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62n1176

淨土全書

清 俞行敏重輯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176-A 淨土全書序
  - No. 1176-B 淨土全書序
  - No. 1176-C 淨土全書序
  - No. 1176-D 淨土全書序
  - No. 1176-E 勸修淨土啟
  - No. 1176-F 淨土文序
  - No. 1176-G 重刊龍舒淨土文序
  - No. 1176-H 重刊龍舒淨土文序
  - No. 1176-I 佛祖因緣
  - No. 1176-J 菩薩因緣
  - 淨土全書目次
  - 淨土原始
  - 淨土起信
  - 淨土定式
  - 修持要約
  - 淨土扶迷
    - 獅子峯如如顏丙勸修淨業文
    - 天台智者大師勸修行人專修淨土
    - 真州長蘆慈覺賾禪師勸參禪人兼修淨土
    - 杭州永明壽禪師戒無證悟人勿輕淨土
    - 蓮池大師序勸往生
    - 丞相鄭清之勸修淨土文
    - 廬陵李彥弼夢記
  - 淨土果證
    - 前文
    - 沙門往生類
      - 慧遠祖師
      - 慧永
      - 曇順
      - 僧叡
      - 道昞
      - 道敬

- 佛馱跋陀羅
- 僧濟
- 慧恭
- 慧虔
- 智仙
- 慧通
- 法琳
- 曇鑒
- 僧柔
- 慧光
- 慧進
- 道珍法師
- 神鸞
- 智者大師
- 法喜
- 道喻
- 智舜
- 慧海
- 二沙彌
- 善導和尚
- 智欽
- 五會法師
- 臺岩康法師
- 自覺
- 善胄
- 懷玉
- 道昂
- 道綽
- 惟岸
- 啟芳圓果
- 辯才
- 法祥
- 大行
- 明瞻
- 志通
- 永明壽禪師
- 省常法師
- 淨觀

- 慈雲懺主
- 潞府宗坦疏主
- 慈照宗主
- 法持
- 本如
- 基法師
- 若愚
- 守真
- 有嚴
- 師贊
- 智廉
- 智深
- 宗利
- 齊玉
- 處謙
- 圓照本禪師
- 清照律師
- 晞湛
- 藏法師
- 孤山圓法師
- 喻彌陀
- 太微
- 久法華
- 用欽
- 善住
- 妙文
- 性澄
- 盤谷
- 必才
- 旨觀主
- 祖輝
- 楚琦
- 寶珠
- 慧日
- 真青
- 蓮池大師
- 佛石
- 祖香

    - 具宗
    - 新[、/(、*、)]
    - 林谷
    - 道樞
    - 萬緣
    - 本冲
- 王臣往生類
    - 烏萇國王
    - 宋世子
    - 劉遺民參軍
    - 張抗學士
    - 馬子雲縣尉
    - 白居易少傅
    - 江公望司諫
    - 葛繁大夫
    - 張廸助教
    - 王仲回司士
    - 李秉中官
    - 胡闔宣義
    - 文彥博潞公
    - 馬圩侍郎
    - 鍾離少師
    - 閻邦榮承務
    - 王衷朝散
    - 鍾離景融大夫
    - 錢象祖郡守
    - 梅汝能縣令
    - 咎定國學諭
    - 馮濟川諫議
    - 王敏仲侍郎
    - 蘇軾學士
    - 張無盡丞相
    - 韋文晉觀察
    - 賈純仁郡倅
    - 吳信叟進士
    - 張掄都憲
    - 朱綱少府
    - 戴百戶

- 金光前代子
- 處士往生類
  - 張野茂才
  - 闕公則
  - 張銓
  - 周續之
  - 庾銑
  - 高浩象
  - 宋滿
  - 鄭牧卿
  - 張元祥
  - 元子才
  - 李知遙
  - 汾陽老人
  - 房翥
  - 孫良
  - 王闐
  - 范儼
  - 陸沅道
  - 孫忠
  - 沈銓
  - 唐世良
  - 計公
  - 沈三郎
  - 陸俊
  - 徐六公
  - 黃打鐵
  - 何曇迹
  - 吳子章
  - 華居士
  - 蓮華太公
  - 顧居士
  - 郭大林
  - 糖擔老人
  - 劉通志
  - 唐體如文學
  - 楊嘉禕文學
  - 郝熙載文學

- 戈廣泰
- 孫大玕
- 俞羨陽文學
- 韓承山
- 喬忠我
- 翟夢鯉
- 沈養素
- 戴童子

- 尼眾往生類
  - 尼大明
  - 尼淨真
  - 尼悟性
  - 尼能奉
  - 尼法藏
  - 尼無為
  - 尼月朗
- 婦女往生類
  - 文帝后
  - 姚婆
  - 溫靜文妻
  - 荊王夫人
  - 馮氏夫人
  - 觀音縣君
  - 陸氏宜人
  - 胡長婆
  - 龔氏
  - 鄭氏
  - 黃氏
  - 朱氏
  - 項氏
  - 裴氏女
  - 沈氏
  - 樓氏
  - 周氏
  - 秦氏
  - 鍾婆
  - 孫氏
  - 梁氏

        - 黃婆
        - 崔婆
        - 鄭氏
        - 周婆
        - 薛氏
        - 于媼
        - 張母
        - 孫氏母
        - 徐氏
        - 朱氏
        - 徐氏
        - 太君江孺人
        - 傅氏
        - 補遺
            - 鍾氏
    - 惡人往生類
        - 張善和
        - 張鍾馗
        - 雄俊
        - 惟恭
        - 瑩珂
        - 仲明
        - 吳瓊
        - 金大公
        - 馮珉
    - 畜生往生類
        - 龍子
        - 鸚鵡
        - 鴝鵒
        - 靈犬
- 念佛現應
    - 前文
    - 請佛形儀
    - 勝會書名
    - 法門最勝
    - 夫婦見佛
    - 鬼不敢噉
    - 念佛却鬼

    - 念佛聰辯
    - 念佛薦亡
    - 念佛眼明
    - 閻王勸婆
    - 睡寢得安
    - 念佛脫難
    - 念佛止疾
    - 念佛免死
    - 念佛辟瘧
    - 舍利迸現
    - 治病得愈
    - 兒孫免難
    - 念佛脫械
    - 念佛鬼敬
    - 女轉男身
    - 念佛生天
    - 佛示念佛十種功德
    - 歷代尊宿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176-A 淨土全書序

蓋聞願生淨土者，必先淨其心，其心淨則其土淨也。欲淨其心者，必專精其法，其法專則其功純也。往生淨土之書，實浩且繁，其持名之專，用功之精，莫尚於王龍舒淨土文矣。余昔嘗閱其書，每置卷三歎，欲廣流通，俾九州四海，若緇若素，若男若女，有厭離娑婆極苦，而忻羨安養極樂者，皆得攝百千萬億三昧於一念佛三昧中，十二時間，純而弗雜，約而易操，力省功倍，期孚效速，華開見佛，永脫輪迴，則此書誠為破障之前陣，割惑之利鋒，淨域之寶筏，入聖之要津，與茲棲水俞惠公居士復原本龍舒，博綜經論，彙為全書，既以自利，兼以利他，觀其直捷信向，願力弘厚，可謂入海而取明月之珠，登山而採連城之璧，無以加矣。刻成，乞余一言以為序。余固知法專而后功純，功純而后心淨，心淨而后土淨，其將旦暮而遇之也，寧止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緣而已哉。

康熙三年仲秋之月　報恩琇頭陀　題

No. 1176-B 淨土全書序

安養國法王子之言曰：淨念相繼，得三摩地。即淨土心不必淨土歟？曰：勢至菩薩欲入於微塵內，轉根本法輪，識淨土成住有因也。曹溪大師之言曰：東方人求生西方，西方人求生何國？即求生不必往生歟？曰：盧祖慮人於一真界起爾我諍端，明淨土跬步可到也。是故黃童白叟不論年，華屋蓽門不論地，動靜閒忙不論時，無人非念佛人，無地非念佛地，無時非念佛時。然則一切人是佛本來人，一切地是佛降生地，一切時是佛成道時，聲聲是佛聲，念念是佛念。龍舒居士於淨土三昧倏然而起，歡喜合掌而告我言：棲水善里有大長者，現淨清身，與我某甲分座說法，令諸眾生同行佛行，同堅佛願，同證佛心，同生佛土。靈山老人為作證明，山僧不覺手舞足蹈，敬書是語於其簡端。

康熙甲辰初冬日靈隱弘禮題於直指堂中

No. 1176-C 淨土全書序

禪宗自達磨西來，派傳五葉，燈續千秋，其間大智利根，一聞徹悟，妙證無上者固多。若凡夫之人，根器頑鈍，雖菩提種子當身具足，而雲深霧重，推盪不開，對以痴漢，廼欲以棒喝喚醒，是猶以盲詔盲，累劫難明，安在其為大慈父耶？釋迦如來為是特說彌陀一

經，單指念佛往生。前哲如慧遠首結蓮社，中峯深懷淨土，宣暢念佛法門，向慕西方極樂。大抵從凡夫所貪着處，猛然善誘，解者不敢以為非，昧者深以為可喜。蓋無智無愚，大共極便之途也。柰何末法浸衰，本原漸晦，即知念佛可以往生，究不識所念何佛，遂令西方有億萬之遙，苦海無回頭之樂。豈知所謂念佛者，非徒以齒舌也，念念是心，念念是佛，纔一動念，西方即爾現前，纔一現前，是名極樂世界。然則念佛往生之說，其諸即心即佛之謂與？以為提宗，離念何處尋宗？以為直證，舍佛將何作證？是知列祖傳燈，頓超生死，眾生篤信，遂脫輪迴，其歸一也。近代蓮池大師重開捷徑，啟廸愚迷，今復澤邈而誨湮矣。茲寶蓮俞君慮安養之虛懸，憫塵沙之罔覺，仰企龍舒之懿訓，宏參經傳之元詮，彙為一書。其文博而不繁，其義括而無隱，殆以嗣揚至教，而廣接群蒙于弗墜者哉。予不敏，諷覽終編，頓生歡喜而為之言。

康熙乙巳仲春既望狀元四明史大成謹序

No. 1176-D 淨土全書序

淨土之說，肇自阿彌陀佛，慈願弘開，彰于釋迦牟尼佛，特告阿難，其言非妄。故西土傳教，流入中華，翕然遵信，如響應聲。至晉慧遠祖師及劉遺民諸君，結蓮社百餘人，篤信專修，其中感佛來迎，脫生淨土者，不勝屈指。嗣後隋有智者，魏有曇鸞，唐有善導，五會臺岩，大振宗風。迨宋永明、省常、慈照諸師，勸修益勵。及王龍舒先生，嚮往愈堅，修持愈篤，臨終立化，淨土之歸較然矣。自利利他，著淨土文十三卷，以詔來學。歲久板翳，呂元益重為刊梓，欲壽其傳。刊至四卷，第九、第十板迸出舍利三顆，見之呂師說序中，章章可攷。此皆精誠所感，示現神通，孰謂佛法無靈驗耶？明蓮池大師亦每每導人念佛往生，其教稍廣。予生也晚，間嘗竊聞其說，而未悉其指。近得龍舒淨土文，虔誦詳覽，恍然見先生一片婆心，真法寶中度世之慈航也。然此書大都接引中下居多，其文浩繁，恐根鈍者不能豁然生信。竊不自揣，括其要旨，畫為淨土定式，刊板流通，普勸道俗。猶慮淨土之蘊未大備也，更博采諸經及餘尊宿所緒論，輯為全書，以擴見聞。所以啟人之信，破人之疑，鼓邁往之志，策銳進之階者，視前哲為粗備。冀令娑婆世界眾生，人人信向；七寶池中蓮花，日日發生。庶幾淨土一門，永播恒沙于無量焉爾。

康熙三年甲辰仲夏　寶蓮道人俞行敏謹題

No. 1176-E 勸修淨土啟

竊以學佛初機，大悲自菩薩心印；利他要行，誘進乃淨業勝因。晉社羣賢，願偕生於極樂；十方海眾，宜彙拔於娑婆。痛生死之難逃，嘆無常之甚速。敢不景仰前哲，鼓倡當來。勸一人以至多人，布沙門之法施；念一佛以至億佛，適淨土之慈航。勉爾同儕，深植善本；常為道侶，勤策真功。一夫退惰，則協力提撕；一子遐昇，則交相接引。庶使眾生不永滯乎迷途，且令善信咸慶登夫寶所。若徒知而不修，累葉常沉黑獄；苟推已而行化，現身即是彌陀。敢冀弘仁，轉加喚醒；立時下手，猛地回頭。一生遂補佛處，曠刼不染纖塵。斯誠超脫輪迴之捷徑，而直馳安養之康衢也。
寶蓮道人謹啟

No. 1176-F 淨土文序

阿彌陀如來以大願力攝受羣品，繫念甚簡，證果甚速。或者疑之，余嘗為之言：阿彌陀佛即汝性是，極樂國土即汝心是。眾生背覺合塵，淪於七趣，立我與佛，天地懸隔。佛為是故，慈悲方便，開示悟入，現諸無量如幻三昧，莊嚴其國，備極華好。復以辯智而為演說，令諸眾生歡喜愛樂，於日用中能發一念。念彼如來欲生其國，即此一念清淨堅固，還性所有，與佛無異。當是念時，不起於坐，阿彌陀佛、極樂國土悉皆現前。如是修習，乃至純熟，幻身壞時，此性不壞。金蓮華臺由性種生，往生其中，如歸吾廬。諸佛菩薩即我眷屬，性無異故，自相親愛。友人龍舒王虛中，端靜簡潔，博通羣書，訓傳六經諸子數十萬言。一旦捐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西方之歸。自是精進，惟佛惟念。年且六十，布衣蔬茹，重趼千里，以是教人，風雨寒暑弗皇恤。閒居日課千拜，夜分乃寢，面目奕奕有光，望之者信其為有道之士也。紹興辛巳秋，過家君於宣城，留兩月，始見其淨土文。凡修習法門與感驗章著，具有巔末，將求信道錄木傳焉。諉予序其書，故為之題其端云。虛中名曰休。
十月旦狀元歷陽張孝祥序

No. 1176-G 重刊龍舒淨土文序

華嚴經云：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然世之所謂修淨土者，不可以不信也。淨土乃西方極樂世界，其中種種殊勝莊嚴，阿彌陀經載之詳矣。阿彌陀乃彼中之佛，未成佛以前，有四十八願，願願度人。眾生願生彼國者，一稱其名，隨念往生。末世之人，皆於命終氣絕之後，令他人稱念十聲，謂之十念，何益於事？却不知

於平日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念念不離西方淨土，念念願見彼佛彌陀，直至命終，不差不亂，蓮臺上品，決定化生，五濁惡世，更不再入。但闡提之人，不信有之，被惡業昏翳，既不能自修，又障他人修，此入地獄如箭射，誠可憫也。譬如遐邦絕域之人，居處服食，極其荒凉，安知有中國富貴快樂？一旦或有語之者，咸以為妄，其中乃至一人聽而信之，念慕中國，大厭彼土，願身沒而生焉。今生中國之人，豈無若輩乎？此世界中，豈無遐邦絕域乎？既有南贍部洲，便有西方淨土，捨此生彼，亦理之常，烏得而不信哉？諸佛無妄語，佛語不誤人。先賢達士及禪門宗師，亦多修淨土，惟龍舒王居士信之篤，修之勤，正念現前，臨終明白，淨土之歸無疑矣。自利利他，又作淨土文十三卷，引三教經書為證，方便利益，開導後人，可謂一念萬年。歲久板翳，不任披閱。吾侄呂元益遜齋，自號康廬隱客，乃先兄道山左丞之子，夙植善本，來生我家，行己立身，靡不在道，饑寒病苦，周恤有恒，道釋諸經，印施饒益，修行淨業，惟己自知。發心重為刊梓，欲壽其傳，願一切眾生悉歸淨土。刊至第四卷第九、第十板，鐵筆有礙，迸出舍利三顆，嵌罅深隱，光彩燦燦，眾驚異焉。此皆阿彌陀佛悲智示現，龍舒居士願力不泯，吾侄信心堅固所致。謂佛法無靈驗，西方無淨土，可乎？

延祐三年歲次丙辰中秋同修淨土信士奉訓大夫前江淮等處財賦都總府副總管古壽呂師說書於潯陽寓舍之信堂

No. 1176-H 重刊龍舒淨土文序

予嘗閱龍舒淨土文，知王居士之用心，普度一切，兼攝三乘，而其接中下二根之功為最多。何者？蓋此事本來現成，不假修證，纔涉有想，便落第二義。而世之人，不皆上根利器也，非示以起信修持之方，證以現世感應之跡，則其能無所緣而發心者鮮矣。此淨土文，乃修行之捷徑，如肯心信受，則無論根器利鈍，持習淺深，現世末後，均得證果，誠世之所不可無者。或者以十聲念佛，恐未能深入三昧，觀想不純，未必臨終受用。殊不知世界皆從想生，遂成幻有，何況專修淨土者，終身禮拜注念，而不能隨意往生，必無是理也。惟直截根原之士，頓空諸幻者，無需乎此，而一切初地學人，舍是則如盲不任杖，倀倀何之？予故謂居士接中下二根之功為最多，在在處處，不可無此書也。

萬曆二年歲次甲戌仲秋吉日紫雲山人宗門後學操守經書

No. 1176-I 佛祖因緣

鼓音王經云：過去久遠劫中，有國名妙喜，王名憍尸迦。祖父清泰國王，父月上轉輪王，母殊勝妙顏皇后。生三子：長曰月明，次曰憍尸迦，三曰帝眾。時有一佛出世，號世自在王如來。憍尸迦棄舍國位，投佛出家，名曰法藏比丘。恭對如來發四十八種廣大行願，普度十方一切眾生。若一願不滿者，誓不作佛。是時諸天散華，大地震動，空中讚言：決定成佛(號阿彌陀)。

悲華經云：往昔刼中，有轉輪王名無諍念，大臣寶海為善知識，同于寶藏佛所發願。輪王云：我作佛時，在於清淨安樂世界，攝受一切眾生。大臣云：我作佛時，在於五濁苦惱世界，度脫一切眾生。無諍念王者，阿彌陀佛是也。寶海大臣者，釋迦牟尼佛是也。似此君臣道合，名為攝折二門。是故阿彌陀佛在彼淨土接引眾生，釋迦牟尼佛在此娑婆教化眾生。

(柔輭自墮者，宜以攝受法門化之，如說安養功德莊嚴等。剛強自是者，宜以折伏法門度之，如說娑婆苦難昇沉等。)

No. 1176-J 菩薩因緣

悲華經又云：爾時寶藏如來復告第一不眴太子(即轉輪王之子)：今當號汝為觀世音。無量壽佛般涅槃(此云入寂滅)，後當成佛，道號普光功德山如來。又告第二尼摩太子：次當作佛，號善住功德寶王如來。汝以願力取清淨土，復號汝為大勢至。

大阿彌陀經云：佛言：彼佛(即阿彌陀)至般泥洹(即涅槃)時，觀世音菩薩乃當作佛，掌握化權，教化度脫十方世界諸天人民，以至蜎飛蠕動之類，皆令得泥洹之道。轉相教化度脫，一如大師阿彌陀佛，無有窮極。復往無央數劫，乃般泥洹。其次大勢至作佛，掌握化權，教化度脫，一如阿彌陀佛，經歷刼數，永無般泥洹時。

淨土全書目次

卷上
序
佛祖因緣
菩薩因緣
淨土原始
淨土起信
淨土定式
修持要約
淨土扶迷

卷下
淨土果證(沙門往生類　王臣往生類　處士往生類　尼眾往生類　婦女往生類　惡人往生類　畜生往生類)
念佛現應

淨土全書目次(終)
No. 1176
淨土全書卷上

宋國學進士　王龍舒先生　著

後學　俞行敏惠公甫　重輯

淨土原始

經言：西方淨土，以七寶莊嚴，常清淨自然，無一切穢雜，故名淨土。其人皆蓮華中生，長生不老。其景序常春，無復寒暑，大受快樂，無一切苦惱，故名極樂世界。其佛，梵語名阿彌陀者，此云無量。以我佛光明，照見十方世界，無有限量。凡念佛眾生，無不知之，故又名無量光佛。我佛壽命，與其國中人民壽命，皆無有限量。雖恒河沙劫，亦無有盡，故又名無量壽佛。我佛有大誓願(誓願見後)度人，其威神不可思議，故至心信向。念其名號者，西方七寶池中，即生蓮華一朵。他日於其中託生，直脫輪迴之外，更得阿鞞跋致(華言不退轉)。
彌陀經云：極樂國土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皆是四寶周帀圍繞。又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池底純以金沙布地。四邊階道，金、銀、琉璃、玻瓈合成。上有樓閣，亦以金、銀、琉璃、玻瓈、硨磲、赤珠、碼碯而嚴飾之。池中蓮華大如車輪，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潔。又常作天樂，黃金為地，晝夜六時雨天曼陀羅華。又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是諸眾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其土眾生聞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是諸眾鳥非罪報所生，皆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又微風吹動諸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種樂同時俱作。聞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
又云：若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其

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
大彌陀經云：阿彌陀佛剎中，皆自然七寶相間為地，或純以一寶為地，光色照耀，奇妙清淨，超越十方一切世界。其國恢廓曠蕩，不可窮盡。地皆平正，無須彌山及金剛圍一切諸山，亦無大海小海及坑坎井谷，亦無幽暗之所，無地獄、餓鬼、畜生以至蜎飛蠕動之類，無諸龍鬼神，亦無雨露，惟有自然流泉，亦無寒暑，氣象常春，清快明麗，不可具言。
阿彌陀佛講堂精舍，皆自然七寶相間而成，復有七寶以為樓觀欄楯，復以七寶為之瓔珞懸飾其側，復以白珠、明月珠、摩尼珠為之交絡徧覆其上，殊特妙好不可勝言。其餘菩薩、聲聞所居宮宇亦復如是。
彼諸天及世人，衣服、飲食、華香、瓔珞、傘蓋、幢幡、微妙音樂，隨意而現。
所居宮宇樓閣，稱其形色高下大小，或以一寶二寶，乃至無量眾寶，悉化現而成。然宮宇有隨意高大，浮于空中，若雲氣者；有不能隨意高大，止在地上，如世間者。其故非他，能隨意者，乃前世求道時，慈心精進，益作諸善，德厚所致；不能隨意者，乃求道時，不慈心精進，德薄所致。所以別進有勤惰，德有大小，示眾見之。
其內外復有自然流泉及諸池沼，與自然七寶俱生。有純一寶池者，其底沙亦以一寶；若黃金池者，底白銀沙；水晶池者，底琉璃沙；珊瑚池者，底琥珀沙。二寶為一池者，底沙亦以二寶；若三寶、四寶以至七寶共為一池者，其底亦如是。
此諸寶池有方四十里者，有方五六十里者，展轉漸大以至方二萬四百八十里，皆菩薩聲聞諸上善人生長之所，若彼佛池其方倍此。
是諸池者，皆八功德水，湛然盈滿，清淨香潔，味如甘露。十方無央數世界諸天人民，以至蜎飛蠕動之類，往生阿彌陀佛剎者，皆于七寶池蓮華中化生，自然長大，亦無乳養，皆食自然之食。
諸菩薩、聲聞、諸上善人，有時浴于其中，意欲令水沒足，水即沒足；欲令至膝、至腰以至於頸，水亦如是；欲令其水如初，即亦如初。調和冷煖，無不順適，開神悅體，滌蕩情慮，清明澄潔，瑩若無形。
既出浴已，各坐一蓮華上，自然微風徐動吹諸寶樹，或作音樂、或作法音，吹諸寶華皆成異香，散諸菩薩、聲聞之上。諸菩薩、聲聞有欲聞法音者、有欲聞樂音者、有欲聞華香者、有皆不欲聞者，其欲聞者輒獨聞之，不欲聞者寂無所聞，各適其意自然快樂。

隨往進修，有在地講經者、誦經者、自說經者、口授經者、聽經者、念經者、思道者、坐禪一心者、經行者，仍有在虛空中講經者、誦經者、自說經者、口授經者、聽經者、念經者、思道者、坐禪一心者、經行者，其間有未得須陀洹者因是得須陀洹，未得斯陀含者因得斯陀含，未得阿那含者因得阿那含，未得不退轉地菩薩者乃得不退轉地菩薩，各隨其質而有所得。
諸寶池中，其水轉相灌注，不疾不徐，波揚無量自然妙聲，或作說佛聲，或作說法聲，或作說僧聲，或作說寂靜聲，說空、無我聲，說大慈悲聲，說波羅蜜聲，說十力、無畏、不共法聲，說諸通慧聲，說無所作聲，說不起滅聲，說無生忍聲，乃至說甘露灌頂一切妙法等。聲聞者喜悅無量，發清淨心無諸分別，正直平等成熟善根，永不退于無上菩提。
于彼世界不復聞于地獄、餓鬼、畜生、夜叉、殺生、偷盜、鬪諍、惡口、兩舌如是等一切惡聲，聞且絕無，況有其實？但有自然清淨之音、自然快樂之事，是故其剎名曰極樂。
池岸上有無數栴檀香樹、吉祥果樹，華果恒芳，異香流布。又有天優鉢羅華、鉢曇摩華、拘牟頭華、芬陀利華，雜色光茂，彌覆水上。
復有七種寶樹。其純一寶樹者，根、莖、枝、葉、花、果皆以一寶。若二寶、三寶乃至七寶為一樹者，根、莖、枝、葉、花、果亦復如是。是諸寶樹種種各自異行，行行相植，列數百千重，間以寶池，亦復如是。乃至周徧世界，榮色光耀不可勝視，清風時發，自成微妙音聲，無可比者。
復有種種自然妙樂，而其音聲無非妙法，清暢嘹喨，微妙和雅。
諸往生者其飯食時，有欲金鉢、銀鉢者，有欲水晶、琉璃、珊瑚、瑪瑙，或明月珠、摩尼珠、白玉、紫金等鉢者，皆隨其意化現在前，百味飲食充滿其中，多亦不餘、少亦不缺，食已自然化去，再欲食時復現如前。
所欲衣服，隨念即至，不假裁縫、擣染、浣濯。
諸菩薩、聲聞眾，其面目皆端正靜好，其材性皆智慧勇健，其所欲言皆豫相知意，心所存念無非道德，形于談說無非正事，動合禮義穆若弟兄，轉相教令欽悅承受，意皆潔清無所貪染，淫泆、嗔怒、愚痴之態盡絕無餘，樂從經道，啟廸慧性，通其宿命。又有道場，樹高一千六百由旬，四布枝葉八百由旬，根入寶地五百由旬，及一切眾寶自然合成，華果敷榮，作無量百千殊麗之色。于其樹上，或時微風徐動，演出無量妙法音聲，其聲流布徧諸佛剎，眾生聞者得深法忍，住不退轉地，無其耳病，以至成就無上菩提。若有眾生見此樹者，乃至成佛，于其中間不生眼病，聞樹香者不生鼻病，食樹

果者舌亦無病，樹光照者身亦無病，觀想樹者心得清涼，遠離貪等煩惱之病，皆得甚深法忍，住不退轉地。
復有無量寶網，彌覆其剎。又有自然德風徐動，不寒不暑，溫柔和輭，不疾不遲，吹諸寶網及諸寶樹，演發無量微妙法音，流布萬種清雅德香。其有聞者，塵勞垢息，自然不生，風觸其身，自然快樂。其間欲作佛者，即令修菩薩行，以至成佛。既成佛已，其有宿願度生，則以弘誓功德，入他方生死界中，作獅子吼，說法度脫。爾時，阿彌陀佛以威神力，令彼教化一切眾生，度脫十方無央數諸天人民，以至蜎飛蠕動之類，往生其剎者，不可勝數；作聲聞得泥洹道者，亦不可勝數；作菩薩以至成佛者，亦不可勝數。如是寶剎，皆阿彌陀佛願力無邊，威神廣大，功德圓滿，自然化現，無窮無極，不可思議，晝夜一劫，說不能盡，今為汝等略言之耳。
十方世界諸天人民，有至心欲生阿彌陀佛剎者，別有三輩。其上輩生者，捨家棄欲而作沙門，心無貪慕持守經戒，行六波羅蜜修菩薩業，一向專念阿彌陀佛修諸功德，是人則于夢中見佛及諸菩薩聲聞。其命欲終時，佛與聖眾悉來迎致，即于七寶水池蓮華中，化生為不退轉地。菩薩所居七寶宮宇，在于空中去佛所為近。
其中輩生者，雖不能往作沙門，大修功德，常信受佛語，發無上菩提之心，專向念佛，隨力修善，奉持齋戒，起立塔像，飯食沙門，懸繒然燈，散華燒香，以此回向，願生其剎。命欲終時，佛亦化現其身，與諸大眾在其人前，即隨往生，亦住不退轉地。次于上輩生者。
其下輩生者，不能作諸功德，不發無上菩提之心，每日十聲念佛，願生其剎。命欲終時，亦夢見佛，遂得往生。所居七寶宮宇，惟在于地，去佛所為遠。
若不能大精進禪定，盡持經戒，必修十善：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婬，四不調欺，五不飲酒，六不兩舌，七不惡口，八不妄語，九不嫉妬，十不貪欲。不靳吝，不嗔恨，不邪見，篤于孝順，謹于誠信，信受佛語，晝夜思維阿彌陀佛，是人命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永不退于無上菩提。
其次，齋戒清淨，一心常念阿彌陀佛，欲生其剎，十晝夜不斷絕者，命終必得往生。縱不能十晝夜，當絕慮去憂，勿與家事，勿近婦人，端身正心，斷除愛欲，齋戒清淨，至心憶念彼佛，誦持名號，止一晝夜不斷絕者，勝于阿彌陀剎中為善百歲。所以者何？以彼剎中人悉為善，無毫髮之惡。若此世界中為惡極多，為善極少，能自修治，其功勝彼，命終亦得往生。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持諸禁戒，堅守不犯饒益眾生，所作善緣悉以施與令得安樂，常憶念佛及彼剎境界，是人命終往生賢

聖圍繞，速聞無上妙法。
諸往生者，皆具足三十二相，究竟深入妙法要義。諸根明利，其初鈍根者成就二忍，利根者得不可計無生忍，皆當一生遂補佛處。復無三種過失：一者、心無虛妄，二者、住不退轉，三者、善無唐捐。所以生于彼者，有進無退，直至成佛。
若有眾生修諸功德，願生彼剎，後有悔心，亦復疑惑，不信有彼佛剎，不信有往生者。其人雖爾，續有念心，暫信暫不信，志意猶豫，無所專據。臨命終時，佛乃化現其身，令彼目見，口雖不能言，其心即喜，乃悔，不勉作諸善。以悔過故，亦生彼剎，惟不能前至佛所。方入其剎邊地，見七寶城，即入其中，于蓮華中受身，自然長大，飲食亦皆自然，其快樂如忉利天人。惟于城中經五百歲，不得見佛，不見菩薩，諸聲聞眾無由供養，以此為苦，示其小謫，是故彼剎名為胎生。當知生疑惑者，失大利益。
世間人民，前世為善，常行佛道者，乃得聞阿彌陀佛名號，固非凡人。若不生信心，亦不信佛語者，乃惡道中來，餘殃未盡，愚痴不解，未當解脫。
又于劇惡極苦之中，勤身營務以自給濟，無貴賤貧富，無少長男女，皆憂財物累念積慮，為心走使無時安息，有田憂田，有宅憂宅，有牛馬六畜奴婢衣食什物悉共憂之，尊貴豪富既有斯患嬰結于心，若貧窮下劣常苦困乏，無田宅亦憂欲其有田宅，無牛馬六畜等物亦憂欲其皆有，適有一物復缺一物，適有是事復缺是事，勤苦若此休息無時，不達于道德，迷沒于嗔怒，貪恨于貨色，坐斯不得道，當入苦惡趣，展轉數千億劫無有出期，痛不可言極可哀愍。
今語汝等，世間之事，擇其善者，勤而行之。愛欲榮華，不可常保，生老病死痛苦，惡露不淨，無可樂者，宜自決斷，端身正行，益作諸善，洗除心垢，言行忠信，表裏相應，既得自度，轉相拯濟。雖現世勤苦，亦須臾之間，後生淨土，快樂無極，長與道德合明，永拔生死根本。吾哀世人，教誨切至，正法難聞，當勤精進，超生淨剎，永離五趣。若不信悟，無益其人，大命將至，悔亦何及。
又云：無量無數劫以前，有世自在王佛出，化度眾生。是時有大國王，往聽說法，遂有覺悟。乃捨國王之位，而往修行，號曰法藏比丘，即阿彌陀佛也。對世自在王發四十八願，願願度人。中一願云：我作佛時，十方無央數世界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十聲念我名號而不生者，我不作佛。是我佛自有誓願度人，惟假人之十念，以表歸依之心。故人至心信向，念其名號者，現世必蒙福佑，消除災障，身後必往生極樂世界。若念名號時，一心觀想阿彌陀佛之形像，臨命終時，必見佛之真身，前來接引。又一願云：十方無

央數世界女人，聞我名號，喜悅信樂，發菩提心，厭惡女身。壽終之後，來生我剎，其身不復為女。以我佛威神廣大，無所不在，而人心念與佛純熟，則自然感通，故佛現其身也。

又云：阿彌陀佛歷大阿僧祇劫，行菩薩行，忍力成就，不計眾苦。常以和顏愛語，饒益眾生。善護口業，不譏他過；善護身業，不失律儀；善護意業，清淨無染。口中常出栴檀之香，身諸毛孔出優鉢羅華香。無量眾生聞此香者，皆發無上菩提之心。手中常出一切衣服、一切飲食、一切幢旛寶蓋、一切音樂，及一切最上所需之物。以此施惠眾生，令生歡悅。以行教化故，致無量無數眾生發無上菩提之心。如是善行，無量無邊，說不能盡。歷無量無數百千萬億劫，功德圓滿，威神熾盛，方得成就所願，而入佛位。是以十方無央數世界諸天人民，以至蜎飛蠕動之類，無所不度。所以一念歸依，遂生其國。皆于七寶池蓮華中化生，皆受自然清虛之身，無極之壽。徧彼剎中，皆諸上善人，無有婦女，皆壽命無央數劫，皆洞視徹聽，遙相瞻見，遙相聞語聲，皆求善道者，無復異人也。

又云：釋迦佛一日容顏異常，侍者阿難怪而問之。佛言：善哉！汝所問者，勝于供養一天下聲聞、緣覺，及布施諸天人民，以至蜎飛蠕動之類，雖至累劫，猶百千萬倍，不可以及。所以者何？以諸天帝王人民，乃至蜎飛蠕動之類，皆因汝所問而得度脫之道。以此觀之，是釋迦佛初欲說阿彌陀佛之時，其存于心而形于色者，已異于平日。則阿彌陀佛所以感諸佛者，固已非常，況于感一切眾生者乎？觀其初發願偈云：我至成佛時，名聲超十方，人天欣得聞，俱來生我剎，地獄鬼畜生，亦生我剎中。是則凡在三界六道輪迴之內者，無所不度可知已。是以此經云：阿彌陀佛現在西方極樂世界，又在十方世界教化無央數諸天人民，以至蜎飛蠕動之類，莫不過度解脫者。是其所以廣度眾生，無有窮極，而人一念歸依，遂生其國，無足疑也。

又云：彌勒菩薩白佛言：世尊！于此世界有幾何不退轉地菩薩往生阿彌陀佛剎？佛言：此世界有七百二十億不退轉地菩薩往生彼剎，及諸小菩薩修習少功德者不可勝計。不但我剎，他方佛剎乃至十方無量佛剎中，其往生者甚多，不可復計。

又云：佛言：天地之間，五道昭明，恢廓浩渺，業報相生，轉相承受，美惡慘毒，皆自當之。善人行善，從樂入樂，從明入明；惡人行惡，從苦入苦，從暗入暗。世人昧此，惡道不絕，故有自然地獄、餓鬼、禽獸、蜎飛蠕動之類，展轉其中，累劫無由出離，惟修淨土，直得超去。

無量壽經云：爾時韋提希號泣白佛言：世尊，願為我廣說無憂惱處，我當往生不樂閻浮濁惡世也。于是世尊放眉間光，徧照十方世

界，諸佛國土皆于中現。時韋提希見已，向佛言：是諸佛土雖復清淨，皆有光明。我今惟願生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
又云：上品上生者，若有眾生願生彼國者，發三種心，即便往生：一者至誠心，二者深心，三者迴向發願心。復有三種眾生，當得往生：一者慈心不殺，具諸戒行；二者讀誦大乘方等經典；三者修行六念，迴向發願，願生彼國。具此功德，一日乃至七日，即得往生。生彼國時，此人精進勇猛，故阿彌陀如來與觀世音、大勢至、無數化佛、百千比丘、聲聞大眾、無量諸天，觀世音菩薩執金剛臺，與大勢至菩薩至行者前，阿彌陀佛放大光明，照行者身，與諸菩薩授手迎接。行者見已，歡喜踊躍，自見其身乘金剛臺，隨從佛後，如彈指頃，往生彼國。見佛菩薩色身眾相具足，演說妙法，聞已即悟無生法忍。經須臾間，歷侍諸佛，徧十方界，於諸佛前，次第授記，還至本國，得無量百千陀羅尼門。
上品中生者，不必讀誦方等經典，善解義趣，于第一義深信因果，不謗大乘，以此功德迴向求生極樂。命欲終時，阿彌陀佛與觀音、勢至、無量大眾眷屬圍繞，持金剛臺至行者前，讚言：法子！汝行大乘，解第一義，是故我今來迎接汝。與千化佛一時授手。行者自見坐紫金臺，如一念頃，即生彼國七寶池中。此紫金臺如大寶華，經宿則開。佛及菩薩俱時放光，照行者身，目即開明，即下金臺，禮佛合掌，經于七日，應時即于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應時即能飛行徧至十方，歷侍諸佛，修諸三昧，經一小劫，得無生忍。
上品下生者，亦信因果，不謗大乘，但發無上道心，以此功德，迴向求生極樂國。命欲終時，阿彌陀佛及觀音、勢至，與諸眷屬，持金蓮華，化作五百佛，來迎此人。五百化佛，一時授手，讚言：法子！汝今清淨，發無上道心，我來迎汝。即自見身，坐金蓮華，坐已華合，隨世尊後，即得往生七寶池中。一日一夜，蓮華乃開，七日之中，乃得見佛。雖見佛身，于眾好相，心不明了，三七日後，乃了了見。遊歷十方，供養諸佛，于諸佛前，聞甚深法，經三小劫，得百法明門，住歡喜地。
中品上生者，若有眾生受持五戒，不造五逆無眾過患，以此善根迴向求生極樂世界。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眷屬圍繞，放金光色至其人所，演說苦、空、無常、無我，讚歎出家得離眾苦。行者見已心大歡喜，自見己身坐蓮華臺，踑脆合掌為佛作禮，未舉頭頃即得往生極樂世界，蓮華尋開。當華敷時，聞眾音聲讚歎四諦，應時即得阿羅漢道，三明六通具八解脫。
中品中生者，若有眾生，若一日一夜受持八齋戒，一日一夜持沙彌戒，一日一夜持具足戒，威儀無缺，以此功德，迴向求生極樂國。

命欲終時，見阿彌陀佛與諸眷屬，放金光色，持七寶蓮華，至行者前。行者自聞空中有聲讚言：善男子！如汝善人，隨順三世諸佛教法，我來迎汝。行者自見坐蓮華上，蓮華即合，生于極樂世界。在寶池中，經于七日，蓮華乃敷，開目合掌，讚歎世尊，聞法歡喜，得須陀洹，經半劫已，成阿羅漢。

中品下生者，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孝養父母，行世仁慈。命欲終時，遇善知識，為其廣說阿彌陀佛國土樂事，亦說法藏比丘四十八願。聞此事已，尋即命終。譬如壯士屈申臂頃，即生極樂世界。生經七日，遇觀音、勢至，聞法歡喜。過一小劫，成阿羅漢。

下品上生者，或有眾生作眾惡業，雖不誹謗方等經典，如此愚人多造惡業，無有慚愧。命欲終時，遇善知識為說大乘十二部經首題名字，以聞如是諸經名故，除却千劫極重惡業。智者復教合掌叉手，稱南無阿彌陀佛，稱佛名故，除五十億劫生死之罪。爾時，彼佛即遣化佛、化觀音、勢至至行者前，讚言：善男子！汝稱佛名故，諸罪消滅，我來迎汝。行者即見化佛光明徧滿其室，即便命終，乘寶蓮華，隨化佛後，生寶池中，經七七日，蓮華乃敷。當華敷時，大悲觀世音菩薩放大光明，住其人前，為說甚深十二部經，聞已信解，發無上道心，經十小劫，具百法明門，得入初地。

下品中生者，或有眾生毀犯五戒、八戒及具足戒，偷僧祇物、盜現前僧物，不淨說法無有慚愧，以諸惡業而自莊嚴。如此罪人以惡業故應墮地獄，命欲終時地獄眾火一時俱至，遇善知識以大慈悲為說阿彌陀佛十力威德，廣讚彼佛光明神力，亦讚戒、定、慧、解脫知見。此人聞已，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地獄猛火化為清涼風吹諸天華，華上皆有化佛菩薩迎接此人，如一念頃即得往生七寶池蓮華內，經于六劫蓮華乃敷，觀音、勢至以梵音聲安慰彼人，為說大乘甚深經典，聞此法已應時即發無上道心。

下品下生者，或有眾生，作不善業，五逆十惡，具諸不善。如此愚人，以惡業故，應墮惡道，經歷多劫，受苦無窮。如此愚人，臨命終時，遇善知識，種種安慰，為說妙法，教令念佛。此人苦逼，不遑念佛。善友告言：汝若不能念者，應稱無量壽佛。如是至心，令聲不絕，具足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稱佛名故，于念念中，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命終之時，見金蓮華，猶如日輪，住其人前。如一念頃，即得往生極樂世界。于蓮華中，滿十二大劫，蓮華方開。觀音、勢至，以大悲音聲，為其廣說諸法實相，除滅罪法。聞已歡喜，應時即發菩提之心。

大悲經云：佛言：我滅度後，北天竺國有比丘名祁婆迦，修習無量種種最勝菩提善根已，而命終生于西方，過百千億世界無量壽國，于彼佛所種諸善根，後當作佛，號無垢光。

菩薩生地經云：佛言：時摩差竭得不起法忍，五百清信士、二十五清信女皆得不退轉地，壽終俱生無量壽佛清淨國。
淨土傳云：阿彌陀佛與觀世音、大勢至二菩薩，悲憫眾生，乘大願船，泛生死海，就此娑婆世界，呼引眾生，上大願船，送至西方。若信心肯往，雖有罪惡，亦必得生。彼土經云：佛能度一切眾生，不能度一切不信之人。蓋信者，一念也。身壞時，惟一念而已。一念到處，則無不到。況佛與菩薩，又招引人往生乎？
華嚴行願品云：是人臨命終時，最後剎那，一切諸根悉皆散壞，一切親屬悉皆捨離，一切威勢悉皆退失，乃至象馬車乘珍寶一切無復相隨。惟此願王不相捨離，於一切時引導其前，一剎那中即得往生極樂世界。是故汝等聞此願王，莫生疑念，應當諦受。
藥王菩薩本事品云：聞是經典，如說修行，於此命終，即往安樂世界，阿彌陀佛大菩薩眾圍繞住處，生蓮華中寶座之上。
法華經云：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
大智度論云：佛是無上法王，諸大菩薩以為法臣。諸臣所尊重者，惟佛法王也。有諸菩薩，自念往昔謗般若，墮惡道，受無量苦。復經無量劫來，雖修餘行，不能得出苦海。後遇善知識，教念阿彌陀佛，即得除滅罪障，超生淨土。我今應當禮謝阿彌陀佛。何以故？父母、親友、人天王等，不能度我出離苦海，惟阿彌陀佛願力攝受，是以得出苦海。偈云：若人願作佛，心念阿彌陀，即得為現身，故我歸命禮。
無為楊傑次公，少登高科，明禪門宗旨。謂眾生根有利鈍，即其近而易知，簡而易行者，唯西方淨土。但一心觀念，仗佛願力，直生安養(即淨土)。故華嚴經載解脫長者子云：知一切佛，猶如影像，自心如水。我若欲見安樂世界阿彌陀如來，隨意即見。是知眾生注念，定見阿彌陀佛。若生彼土，則無眾苦。般舟三昧經云：跋陀和菩薩問釋迦佛云：未來眾生，云何得見十方諸佛？佛教令念阿彌陀佛，即見十方一切諸佛。又大寶積經云：若他方眾生，聞無量壽如來名號，乃至能發一念淨信，歡喜愛樂，所有善根迴向，願生其國者，隨願往生，得不退轉。此皆佛言也。不信佛言，何言可信？不生淨土，何土可生？蘇東坡云：次公晚年，作監司太字，畫丈六阿彌陀佛像，隨行供養觀念。至壽終時，感佛來迎，端坐而化。其辭世頌曰：生亦無可戀，死亦無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釋迦佛在世時，有翁婆二人，用穀一斗，記數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佛云：我別有方法，令汝念佛一聲，得多穀之數。乃教以念西方極樂世界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出寶王

論）。嘗以秈穀校之，一合千八百粒，此數乃二千石之數。佛自以此教二老人，則其功德甚大可知矣。

（真言字本非佛國字，乃譯經者所用，人以其字難識而不讀。佛初說時，止有音聲，今存其聲音，用易識之字代之。又世間點句多差，今用藏經，兩處點句一同，更不須疑。誦此呪者，阿彌陀佛常在其頂，不令冤家為害，現世安穩，命終任意往生。若滿二十萬徧，即菩提芽生。三十萬徧，不久面見阿彌陀佛。今依藏經點句載覽。）

南謨阿彌多婆夜哆　拖伽哆　夜哆隸　夜哆阿彌里　都婆毗　阿彌里哆　悉鞅婆毗　阿彌里哆　毗加蘭帝　阿彌里哆　毗加蘭哆　加彌膩　伽伽那　止哆加唎　娑婆訶

淨土起信

王龍舒云：予徧覽藏經及諸傳記，取其意為淨土文，無一字無所本，幸勿以人微而忽其說，欲人人共曉，故其言直而不文。

淨土之說，多見于日用之間，而其餘功乃見于身後。不知者止以為身後之事而已，殊不知其大有益于生前也。何則？佛之所以訓人者無非善，與儒教之所以訓人何以異哉？故其以淨土為心，則見于日用之間者，意之所念，口之所言，身之所為，無適而非善。善則為君子，為大賢，現世則人敬之，神祐之，福祿可增，壽命可永。庸人稍知佛理者，世必目之為善人，此其效也。由是言之，則從佛之言而以淨土為心者，孰謂無益于生前乎？或曰：從孔子之言而以儒教為心，豈不益于生前，何必淨土哉？曰：此世間法耳，非出世間法。世間法則不出于輪迴，出世間法則直脫輪迴之外。淨土既益于生前，又益于身後者，以其兼世間、出世間法故也。

淨土之說，有理有跡。論其理，則見于日用之間，而未常離，前篇所言是也。論其跡，則見于三時一茶之頃，而不必終日泥，十念法門是也。蓋修持法門有九品，人人皆可以修。雖罪惡之人，佛亦不棄，迴心向善，即為善故。雖屠宰之人，放下屠刀，亦可以修。所以修者不難，亦不妨一切俗事。故在官不妨職業，在士不妨修讀，在商賈不妨販賣，在農人不妨耕種，在公門不妨事上，在僧徒不妨參禪。凡一切所為，皆不相妨。故曰：其修持工夫，見于三時一茶之頃耳。遂可以為萬萬劫不壞之資，用力甚易，而收功甚大。人何為而不修乎？及此不修，可痛惜哉！可痛惜哉！

人驟聞淨土之景象，多不信之，無足怪也。蓋處此娑婆濁世，惟知生長于胞胎，不知彼有蓮華之化生；壽不過百年，不知彼有？河沙之壽數；衣食必由于營作，不知彼有自然之衣食；快樂常雜于憂惱，不知彼有純一之快樂。遂將佛之所言，等于幻妄而不之信。殊

不思佛切戒人以妄語，必不自妄語以誑人。其言可信，無足疑者。故先賢云：佛言不信，何言可信？況自古及今，修此者感應甚多，猶不可以不信者也。

世有專于參禪者云：惟心淨土，豈復更有淨土？自性阿彌，不必更見阿彌。此言似是而非也。何則？西方淨土，有理有跡。論其理，則能淨其心，故一切皆淨，誠為惟心淨土矣。論其跡，則實有極樂世界，佛丁寧詳復言之，豈妄語哉？人人可以成佛，所謂自性阿彌者，固不妄矣，然猝未能至此。譬如良材，可以雕刻物像，而極其華麗，必加以雕刻之功，然後能成，不可遽指良材，而遂謂極物像之華麗也。又或信有淨土，而泥惟心之說，謂現前即是，西方不足生者，謂參禪悟性，超佛越祖，阿彌不足見者，皆失之矣。何則？此言甚高，竊恐不易到。彼西方淨土，無貪無戀，無嗔無痴，吾心能無貪戀、無嗔痴乎？彼西方淨土，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欲靜則靜，欲去則去。吾思衣而無衣，則寒惱其心；思食而無食，則饑惱其心；欲靜而不得靜，則羣動惱其心；欲去而不得去，則繫累惱其心。是所謂惟心淨土者，誠不易到也。彼阿彌陀佛福重山海、力挈天地，變地獄為蓮華易于反掌，觀無盡之世界如在目前。吾之福力尚不能自為，常恐宿業深重墜于地獄，況乃變作蓮華？隔壁之事猶不能知，況乃見無盡世界乎？是所謂自性阿彌者，誠不易到也。然則吾心可以為淨土而猝未能為淨土，吾性可以為阿彌而猝未能為阿彌，烏得忽淨土而不修、捨阿彌而不欲見乎？故修西方見佛而得道則甚易，若止在此世界欲參禪悟性、超佛越祖為甚難，況修淨土者不礙于參禪，何參禪者必薄淨土而不修也？大阿彌陀經云：十方有無量菩薩往生阿彌陀佛國，彼菩薩尚欲往生，我何人哉？不欲生彼，是果勝于諸菩薩乎？不仰藉阿彌陀佛慈力往生彼國，又果勝于阿彌陀佛乎？由此言之，惟心淨土、自性阿彌者高而寡效，修未到者誤人多矣。不若腳踏實地持誦修行，則人人必生淨土徑脫輪迴，與虛言無實者天地相遠矣。

淨土。或問云：今禪者見修淨土，鄙之為愚夫愚婦，此非鄙愚夫愚婦也，乃鄙文殊、普賢、馬鳴、龍樹也。何以故？觀佛三昧經文殊菩薩偈云：願我命終時，滅除諸障礙，面見彌陀佛，往生安樂剎。華嚴？行願品普賢菩薩偈云：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剎。起信論馬鳴菩薩示最勝方便，謂專意念佛，即得往生，終無有退。楞伽經佛告大慧：大名德比丘，厥號為龍樹，初得歡喜地，往生安樂國。以上略舉四大菩薩，其餘菩薩修淨土者不可勝紀，下劣凡夫焉得忽淨土而不修？

參禪一法，固為了悟生死而設。修淨土一法，亦是令眾生了悟生死也。參禪有省，則現世了悟生死。得生淨土，則見阿彌陀佛，而後

了悟生死。況即證無生忍，居不退轉地，直至成佛而後已。大善知識，未嘗不以此教人。初機參學人，何為薄淨土而不修乎。

蓮宗寶鑑云：世人稍利根，便輕視念佛，謂是愚夫愚婦勾當。彼徒見愚夫愚婦口誦佛名，心遊千里，不知此等是名讀佛，非念佛也。念從心，心思憶而不忘，故名曰念。然人之一心，不思正則思邪，不思理則思欲。今人念念思憶五欲，不覺其非，反以念佛為非，不亦惑之甚哉！

人有不信因果，從而不信淨土者。夫因果烏可以不信乎？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若不信此語，何不以目前之事觀之？人生所以有富貴貧賤，有苦樂勞逸，有榮辱壽夭，其禍福種種不同，雖曰天命，天豈私于人哉？蓋以其人前生所為有善惡，故今生受報有禍福，是以此身謂之報身。報身者，報我前生所為，故生此身也。以其前生所為不能純乎善，故今生亦不得純受其福報。有富貴而苦夭者，有貧賤而壽樂者，有榮寵而悴辱者，如影隨形，如響應聲，纖毫不差，故云種桃得桃，種李得李。惟種時少，收穫時多，故作善惡時甚小，受禍福之報甚大，故云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人生為善惡，果報還如此，蓋造化自然之理也。此理可信，則淨土之說必可信，何則？二者皆佛言也。佛誠言于因果，必不妄言于淨土，故因不信因果，從而不信淨土者，此可以解其惑矣。

或者疑云：此間念佛，西方七寶池中如何便生蓮華一朵？曰：此不難知也。譬如大明鏡，凡有物來便現其影，鏡何嘗容心哉？以其明而自然耳。阿彌陀佛頂中光明清淨圓滿，自然照見十方世界，是故此間念佛，西方七寶池自然生蓮華一朵，無足疑也。或又疑：念往生真言者，阿彌陀佛常住其頂，若無量世界眾生念此真言，阿彌陀佛豈能一一徧住其頂乎？曰：亦自然耳。譬如天上一月普現一切水中，豈不自然哉？

人生時，父母妻子，屋宅田園，牛羊車馬，以至檯凳器皿衣服，及細微帶索等物，不問大小，色色認為己物。倉庫既盈，心猶未足，金珠已多，營猶未止，舉眼動步，無非愛着。一宿在外，已念其家，一僕未歸，已憂其失，種種事務，無非掛懷。一旦大限到來，盡皆拋去，雖我此身，猶是棄物，況身外者乎？靜心思之，恍如一夢。古人有言：一日無常到，方知夢裏人，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妙哉此言也。予故用其後二句，續成一偈云：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但念阿彌陀，定生極樂國。蓋業者，謂善業惡業，此皆將得去者，豈可不以淨土為業乎？

昔佛問阿難云：汝欲見地獄人否？阿難云：欲見。佛云：身行惡，口言惡，意念惡，此地獄人也。蓋謂人生善惡，不過身、口、意三

業。若三業俱惡，是為純黑業，所以入地獄；若三業俱善，則為純白業，乃生天堂；若三業中有一業善，則為雜業，亦不入地獄。故身、意雖惡，而口念佛名，亦一業善，遠勝于三業俱惡。況口念佛時，又能心想佛像，則意業善；端正其身，而手提數珠，則身業善。常能善此三業，以修淨土，必上品生。或曰：人誦佛名，連稱不絕，正如呼一人，頻呼不止，其人必怒，則是專誦佛名者，未足為善也。是不然。眾生自無始以來，口業過惡，積如山海，多誦佛名以滌蕩之，猶懼不足，豈可以稱呼常人之名為比也？況佛自開此念誦法門，所以誘掖眾生，善其口業，以漸善其身、意者，至矣。其謂專誦佛名，未足為善者，世俗愚昧之說，非諸佛誘掖眾生之言，何足齒焉？

據佛所言，口業果報多于身、意二業以發，意則未必形于外，出口則遂見矣。舉身為惡，猶有時艱阻，不若口之易發也。且如人有一言稱人或勸人，其人終身受賜，有福及子孫者；一言陷人或唆人，其人終身受害，有累及子孫者，口業豈不重哉？

全持齋戒，又禮佛念佛，讀誦大乘經典，解第一義，以此迴向，願生西方，必上品上生。所謂齋者何哉？不食肉，不飲酒，不淫慾，不食五辛。所謂戒者何哉？殺生、偷盜、邪婬，是謂身三業；妄言、綺語、兩舌、惡口，是謂口四業；貪慾、瞋恨、邪見，是謂意三業。總為十戒。若修淨土者，全持十戒，加以如上文所言功德，固上品上生矣。若止持五戒而修淨土，亦不失中品下生，或下品上生也。若又不能持五戒，豈可以不戒殺生乎？殺生為五戒之首，亦為十戒之首，亦為比丘二百五十戒之首，是不殺則為大善，殺則為大惡，故殺生不可不戒也。凡殺生以資口腹，則口腹之欲何厭？放箸之後，滋味已空，而殺業具在。若殺生以待賓，賓則以平日不殺，亦無過責，況其罪己自當之。經云：來而獨自來，去而獨自去，輪迴獨自行，果報獨自受。觀此，則豈可為人而殺生也？若殺生以祭先祖，豈無素食清羞？孔子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如是，何有不可哉？若然，香誦經，仗佛力，以為薦拔，自得超生，故亦不在殺生也。若止能持此不殺之一戒以修淨土，已不在下品生矣。

楞伽經云：有無量因緣，不當食肉。眾生肉本非所宜食，以耳聞目見慣熟，不知其非。如能斷去，固為上也。如不能斷，且食三淨肉而減省。所謂不見殺，不聞殺，不為己殺是也。如食兼味，且去其一。如兩飡皆肉，且一飡以素。人生祿料有數，若此自可延壽。更當為此眾生念誦資薦，庶可釋冤滅罪。據閻羅王告鄭鄰之言，則至誠為彼念佛，必得超度往生。(觀音感應記云：饒州軍典鄭鄰，誤追至陰府放還。閻王告云：汝還人間，勉力為善。汝見人殺生，但念阿彌陀佛與觀世音菩

薩。彼得受生，汝亦得福。由此推之，足以見念阿彌陀佛，誠可薦拔亡者，增延福壽，不獨身後生西方也。)

下品下生者，乃臨終地獄形相已現，能至心十念南無阿彌陀佛，則變地獄為蓮華，亦生淨土。良由我佛慈悲至深，威力至大，故能如此。然所謂十念者，乃生前自己十聲念阿彌陀佛，非身後倩人念也。生前自念者，臨命終時，佛與菩薩自來迎接，故亦必生淨土。或云：平生殺害眾生，苦虐人民，臨死念佛，便得往生。其所殺所苦之眾生，懷冤負枉，何時而可解乎？答云：生淨土得道之後，然後度脫一切冤親，豈不勝于冤冤相報，彼此無出期者乎？

蓮宗寶鑑云，惡人必不回心念佛。其有念佛者，偽也，非真念也。若真能一心念佛，即取給於臨終之十念，亦必往生。況善人一心念佛，而有不生西方者乎。我輩既修淨土，止愁不到一心不亂田地。若一心不亂，任他千譏萬謗，當巍巍不動如泰山矣，更何疑哉。

淨土指歸云：欲了生死，修行淨業，當發十種信心，念念不忘，決生淨土。一信佛所說法，金口誠言，真實不虛。二信凡夫在迷，識神不滅，六趣循環不息。三信此土修行，未得道果，不免輪迴。四信未出輪迴，雖生天上，不免墮落。五信極樂世界，眾生生者，永無退轉。六信眾生發願，願生淨土，決定往生。七信一稱佛名，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八信念佛之人，阿彌陀佛神通光明，攝取不捨。九信念佛之人，十方世界恒沙諸佛，同以神力，時常護念。十信既生淨土，壽命無量，一生當得無上菩提。于此十種不能深信生疑惑者，雖念佛不得往生。又有一種常情，謂念佛乃老年事，方當少壯，未暇及此，一旦無常，措手弗及。咦！莫待老來方念佛，孤墳多是少年人。今為再設方便，當少壯時，即須信向。每日早晨盥[口*敕]畢，虔心面西，止用十念工夫，專精念佛十聲，即迴向云：願我臨命終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持至半老，加功精進，亦必往生。

是書廼原本龍舒，推廣至教，以補法寶之所未備。凡我善信得是書者，切宜仰體。

佛祖弘慈，公諸同志，轉相勸諭，萬弗束之高閣，及等閒委棄，沉埋法寶，慢褻聖贒，罪莫可逭，戒之戒之。如有遠方善信，欲廣其傳，捐貲重刻，流播十方，功德無量，決定往生，勉之勉之。

淨土定式

(每日早中晚三時，焚香合掌，向西頂禮，兩目上視，儼覩慈顏。先念：)

南謨本師釋迦牟尼佛(一拜)。

南謨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一拜)。
南謨大悲觀世音菩薩，(一拜)。
南謨大勢至菩薩，(一拜)。
南謨一切菩薩聲聞諸上善人(一拜)。
(拜畢，復合掌頂禮，觀想己身在蓮華內，仰對阿彌陀佛，丈六金身在大蓮華金臺上，兩眉中間向上有白毫一條，八稜中空之像，隨念)。
南謨阿彌陀佛(十聲)。
(又觀想觀世音菩薩，丈六金身，在大蓮華內，垂手接引隨念。)
南謨觀世音菩薩，(十聲)。
(又觀想大勢至菩薩丈六金身在大蓮華內，隨念。)
南謨大勢至菩薩，(十聲)。
(又觀想徧界菩薩眾，俱在蓮華內隨念。)
南謨一切菩薩聲聞諸上善人(十聲)。
(復頂禮念大悲菩薩，讚佛，懺罪，廻向，發願偈一徧)。
十方三世佛，　阿彌陀第一，　九品度眾生。
威德無窮極。　我今大歸依，　懺悔三業罪，
凡有諸福善，　至心用迴向，　願同念佛人。
感應隨時現。　臨終西方境，　分明在目前。
見聞皆精進，　共生極樂國，　見佛了生死。
如佛度一切。
(念畢，廻向云：弟子某虔誦聖號，專求臨命終時，仗佛菩薩慈悲接引，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一拜，隨觀想己身在蓮華內，直達西方，親見我佛菩薩。良久，又念：)
南謨西方極樂世界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七徧畢)。
(迴向云：弟子某虔誦聖號，專為超度此南閻浮提今生宿世祖宗父母、伯叔兄弟、子孫妻女、宗親外戚、僕從使女、師徒朋友、恩主冤家、已相識未相識，乃至所殺所食、為絲為綿之眾生，盡生極樂世界。一拜，　又念：)
大悲呪(七徧)。　往生呪(七徧畢)
迴向云：願我今生臨命終時，仗此二神呪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隨觀想己身在蓮華內，直達西方，親見我佛菩薩。良久功畢。餘功誦彌陀經一卷，念佛千聲，或五百聲，或三百聲，隨力念之，不拘多寡。每日如此專志修持，其往生品地必高。
舊法早中晚三時修習者，為通緇素而定也。若出家者，無事擾心，應當六時禮誦。若在家者，世事稍暇，亦須三時禮誦。再或冗忙，只早晚亦可。如萬難脫身，早晨一時，斷不可缺。
凡念佛者，有默持，有高聲持，有金剛持。然高聲覺太費力，默念又恐昏沉，只是綿綿密密，聲在唇齒之間，乃謂之金剛持。三

者隨其意之所之，不必執定，久久自有利益。今之念佛者，只是隨口叫喊，所以不得利益。必須句句出口入耳，聲聲喚醒自心，則自有得力處矣。
若有女人及愚鈍人不能多記者，只用前段十念工夫亦可。不能誦大悲呪，只誦往生呪，或二十一徧，或四十九徧亦可。不能誦彌陀經，只隨力念佛亦可。總之，用工不拘多寡，只在信向不輟，亦必往生。

修持要約

平時齋戒潔已，清心靜慮，面西安坐，閉目默然，觀想阿彌陀佛真色金身，在西方七寶池中大蓮華上座。其身長丈六，兩眉中間向上有白毫一條，八稜中空，光明照耀金色面與金色身，更不得妄有分毫他念。當令閉眼開眼，悉皆見之。如此久久，念心純熟，自然感應見佛金身。此法最為上等。蓋心想佛時，此心即是佛，又勝于口念也。身後必上品上生。
更于行住坐臥、著衣喫飯一切時中，默然舉念南無阿彌陀佛，即返觀自照：這念佛求生淨土的是誰？良久，又念：如是參究工夫，勿令間斷，忽然親見彌陀盡大地是個西方淨土。
蓮宗寶鑑云：修淨土人，凡欲入觀，正念西向，一心觀想阿彌陀佛而坐；或欲行時，一心觀想阿彌陀佛而行；或欲睡時，一心觀想阿彌陀佛而臥。功深力久，或于正觀念時，即得見之；或于睡夢中見之。但辦至誠，必如所願。
觀經云：觀想阿彌陀佛身相光明，如百千萬億閻浮檀金色。(閻浮檀金者，極大極美之金也。)佛身高六十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由旬，(那由他者，萬億也。由旬者，十六里也。)眉間白毫如五須彌山，佛眼如四大海水，清白分明，以無緣慈攝取眾生。兼觀想觀世音菩薩，身長八十萬億那由他由旬，身紫金色，手掌作五百億雜蓮華色，有八萬四千光，其光柔軟，以此寶手接引眾生。次觀想大勢至菩薩，身長八十萬億那由他由旬，舉身光明作紫金色，有緣眾生皆得悉見。隨想已身，亦在七寶池蓮華內結跏趺坐，見佛菩薩，并見諸佛蓮華滿虛空界。如此觀想，善根愈大。倘或未能，且想丈六小像亦可。
大悲懺文云：觀世音菩薩常白佛言：若諸眾生受持大悲神呪，不生諸佛國者，我誓不成正覺。是菩薩全以悲願度人。大勢至菩薩以念佛證無生忍，究其因地，純于念佛上用工，念念無間，打成一片。蓋佛者心也，念佛念心，心心不二，佛佛皆然，一念貫通，是真淨土。念佛之旨，大略如斯。遠公祖師得是三昧，以示百二十二人及十八大賢，同修同證，思專想寂，以至究竟。

六祖讚云：念此一句阿彌陀佛，是萬世出世之妙道，成佛作祖之正因。此句是三界人天之眼目，明心見性之慧燈。此句是十方虛空之無際，廣大一性之圓明。此句是五千大藏之骨髓，八萬總持之要門。此句是渡苦海之舟筏，最尊最上之法門。所有四眾弟子，若要心性明朗，時時念想彌陀名號，念滿成功，徑往西方極樂世界，面見彼佛，親承授記。因誓曰：我若妄語誑眾生，自遭拔舌塵沙劫。永明壽禪師四料揀云：有禪無淨土，十人九錯路，陰境若現前，瞥爾隨他去。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有禪有淨土，猶如帶角虎，現世為人師，當來作佛祖。無禪無淨土，鐵床并銅柱，萬劫與千生，沒個人依怙。

靈芝法師云：博地凡夫，惑業纏縛，流轉五道，百千萬劫，受諸苦惱。忽聞淨土，志願求生，一日稱名，即超彼國。若人肯念阿彌陀佛，超過一切善根。何則？雖修一切福業，若無正信，求生淨土，皆為小善根也。若念阿彌陀佛，發願求生淨土，是為大善根也□□□□□□□□。億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如染香人，身有香氣，如此繫心，任運常遮一切惡念。設欲作惡，心常下耎，惡不能成，如身有香，自然離臭。又復覺心微起惡念，即便憶佛，以佛力故，惡念自息。又若覺他受苦時，以念佛心，憐憫于彼，願其離苦。若斷刑獄，以念佛故，生憫念心，雖依正法，當密作願云：我行王法，非我本心，願生淨土，誓相救濟。

凡修淨土，須是自信自行，自辦工夫，努力向前，灼然要敵他生死始得。若也半信半疑，如何出得輪迴。若是信得及，便從今日發大勇猛，大精進，莫問會與不會，但只執持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如靠一座須彌山相似，搖撼不動，專其心，一其意，或參念，或觀念，或十念，或臆念，或默念，或禮念，念茲在茲，朝也念，暮也念，行也念，坐也念，日日時時，不要放捨工夫。如此把得定，做得主，縱遇苦樂順逆境界現前，只是念阿彌陀佛，無一念退惰心，決定要生西方極樂世界，臨命終時，定生上品。其或力量未充，應須隨力修習，朝昏禮念，縱使家緣冗繁，無忘十念稱名，猛著精彩，積功累行，誓畢此生，同登淨域，方為了事。要知此事，決定不在廣設道場，多點香燭上，決定不在有傳有授，扭捏做作上，決定不在會說會道，廣化人緣上。此等之人，所謂著事相而疎正理，順聲色而背真宗，數他寶而已無半錢者也。須是以念佛為正行，而兼修福德，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所修一切善根，悉皆回向，願生淨土，自然善果圓成。

有行有願，直入無為，此乃佛祖修淨業之本也。今人皈依佛會，或為病苦，或為報親，或為消災祈福，或為修積來生，皆是了還心愿，只求富貴榮華，誇耀塵世，罕有為自己生死發願念佛，往生淨

土者。如此妄想，不合佛祖本願，縱使一生修誦，錯用工夫，臨終不得往生。凡曰作福，盡屬有為，乃世間有漏之因，非出世無為之道。修行佛子宜善思惟，一念回光，願捨娑婆，往生淨土，譬如游子久客他鄉，復歸故里。

凡念佛人，塵根未淨，惡念起時，須自檢點。或有慳貪心、嗔恨心、癡愛心、嫉妒心、欺誑心、吾我心、貢高心、諂曲心、邪見心、輕慢心、能所心，及諸隨染所生一切不善之心，設或起時，急須高聲念佛，斂念歸正，直下打併淨盡，勿令相續。所有深信心、至誠心、慈悲心、謙下心、平等心、方便心、忍辱心、持戒心、喜捨心、禪定心、精進心、菩提心，及一切善心，常常守護，但能依法修持，是為淨土正行。

初學對治昏散之心，數息最要。凡欲坐時，先想己身在圓光中，默觀鼻端，想出入息，每一息默念南無阿彌陀佛一聲，方便調息，不緩不急，心息相依，隨其出入，勿令間斷，行住坐臥，常自密密行持，久久純熟，忽爾心眼開通，三昧現前，即是唯心淨土。

天台十疑論云：一切諸佛，悉皆平等，但眾生根鈍，濁亂者多，若不專心係念一佛，則心散漫，三昧難成，故專令念阿彌陀佛，即是一相三昧。寶王論云：修持一相三昧者，當于行住坐臥，係念不忘，縱令昏寐，亦係念而寢，覺即續之，不以餘業間斷，不以貪嗔等間隔，隨犯隨懺悔，念念常清淨圓明，即是一相三昧也。

又須發救度眾生心，發至誠心，發堅固心，發深心，加以禮拜念佛，如此則現世蒙佛加佑，身後必上品上生。救度眾生心者，願生淨土，見佛得道後，救度苦海眾生，非獨度自身也。至誠心者，直心歸向，無邪曲也。堅固心者，堅持精進，更不退轉也。深心者，用心深至，直透淨土，如探海底明珠也。三世諸佛，與法界眾生，皆由心造，吾心如是，焉得不上品上生。

人生皆如水泡，生滅不常，或一歲二歲，或一十二十，幸而至五六十，亦為難矣。況世間無非是苦，但不思省，故不覺知。不稱意時，固為苦矣，即或稱意，亦無多時。父母妻兒，或疾病死亡，或殺傷離散，或自己大限，忽然而至，平生罪惡，豈得全無？自少至老，積累既多，閉眼之後，不免隨業緣去。或墮地獄，受諸極苦；或為畜生，受人宰殺；或生餓鬼，饑火燒身；或入修羅，嗔恨戰鬪。即有善業，得生天上人間，受盡福報，依舊輪迴，漂流汩沒，無有出期。惟西方淨土，最為超脫輪迴之捷徑，更得不退轉色身，難得趁康健時。辦此大事，當常作念云：吾自無始以來，輪迴六道，不知有此法門，故不出離。今日知之，豈可不即時下手？年高者固當急急勉力，年少者亦不可因循。平時豫備，工力純熟，臨命終時，徑生極樂世界，視死入地府，見閻王受譴責者，相去萬萬

矣。況其工甚易行，盡大藏中八萬四千法門，無如此之要捷者。而人或不知，可痛惜哉！知而不可，尤可痛惜也！

凡受師友之訓誨，恩地之提挈，交游之禮遇，悉皆告以淨土而為之報。以至與一切人，或一飯一茶，一言一坐，下至僕隸，有事我之勞者，皆以此告之，使脫離苦海。即一切知與不知，識與不識，皆以是化之，使共生淨土。又一切飛禽走獸，蜎飛蠕動之類，遇彼宰殺受困時，皆當為念阿彌陀佛數聲，或往生呪數遍，云：願汝往生極樂世界。乃至形相不可見者，亦當作是念言：如此則吾善念純熟，臨終上品上生必矣。大慈菩薩勸修西方偈云：能勸二人修，比自己精進，勸至十餘人，福德已無量。如勸百與千，名為真菩薩，又能過萬數，即是阿彌陀。勸人善道，名為法施。勸修淨土，又法施之最大者。

齋僧供佛，燒香獻花，懸旛建塔，念佛禮懺，種種三寶上崇奉，以此功德，迴向願生西方。或為世間種種利益方便善事，若為子盡孝，為兄友愛，為弟敬長，鄉黨鄰里姻親相接以禮，相與以恩，以至事君則盡忠，為官則盡仁，為下則勤以事上，或教導愚迷，或扶助孤弱，或濟急難，或惠貧窮，或修橋砌路，或施藥散食，或減己奉養以利他人，或臨財饒人以自省約，或教人為善，或讚善止惡，隨力所作世間一切善事，不拘大小，不拘多少，以此迴向，願生西方。常使一念不斷，念茲在茲，必上品上生。

佛言：欲修淨土，當修三福：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二者、受持三皈，具足眾戒，不犯威儀；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解第一義，勸進行者。此三世諸佛淨業正因。三皈，謂皈依佛、法、僧也。

人子于父母，服勞奉養以安之，孝也；立身行道以顯之，大孝也；勸以念佛法門，俾得往生淨土，大孝之大孝也。奉告世人，父母在堂，早勸念佛，更須教以至誠信向，一心專念。寶積經云：世尊父王，頂禮佛足，一心合掌，而白佛言：云何修行，當得佛道？佛言：一切眾生，皆即是佛。汝今當念西方世界阿彌陀佛，常勤精進，當得此道。觀此，則知為人子者，斷當勸進父母矣。

呂文正公每晨興禮佛，祝云：不信三寶者，幸勿生我家，願子孫世世食祿，護持佛法。後呂氏所出，若公著，若好問，若用中，皆貴顯，而奉佛竟酬所願。況求生淨土，取必于自己，而有不可必得者乎？

凡在家菩薩，無檀信之齋供，必須隨順正法，度日資生。或田疇力作，或市井經營，或富有家貲，或日求升斗，勤則不缺，儉則不奢，如此修行，方為佛子。所以潭州黃老，常打鐵以修行；居士龐

公，賣芃篱而養道。喻彌陀畫像為業，戴佛菴發燭資身，可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矣。

善導和尚臨終往生正念文曰：凡一切人，命終欲生淨土，須是不得怕死，常念此身多苦，不淨惡業，種種交纏，若得舍此穢身，超生淨土，受無量快樂，解脫生死苦趣，乃是極稱意之事。如脫弊衣，得換珍服，但當放下身心，莫生戀著。凡遇病時，便念無常，一心待死，叮囑家人，及往來問候人，凡來我前，為我念佛，不得說眼前閒雜之話，家中長短之事，亦不須溫言相慰，祝願安樂。若病重將終之際，親屬不得垂淚哭泣，及發嗟嘆懊惱之聲，惑亂心神，失其正念，但一時同聲念佛，待氣盡良久，方可哀泣，纔有絲毫繫戀，便成罣礙，不得解脫。若得明曉淨土之人，頻來策勵，極為得力，若依此者，決定往生，斷無疑也。知歸子問曰：平生未念佛人，還用得否？答曰：此法僧人、俗人、未念佛人，用之皆得往生，決定無疑。常見世人，平常念佛，禮讚發願，求生西方，甚是勤拳，及至臨病，却又怕死，都不說著往生淨土之事，直待氣消命盡，方始十念鳴鐘，却如賊去關門，濟何事也？生死事大，須是自家著力始得，若一念差錯，歷劫受苦，誰人相代？思之思之。若無事時，常以此法，精進受持，是為臨終大事。

佛言：若人命終之際，豫知時至，正念分明，洗浴著衣，吉祥而逝，光明照身，見佛相好，眾善俱見，定知此人決定往生淨土。

天台十疑論云：臨終念佛，名最後心，其心猛利，一念佛名，即生淨土。蓋垂死時，其心猛健，決定勝于百歲行力，故能感佛來迎，即生彼土也。

蓮池大師曰：念佛法門，不論男女僧俗，不論貴賤智愚，不論老少疲癃，但一心不亂，隨其功行大小，九品往生，故知世間無有一人不堪念佛。試為眾等言之：若人富貴，受用現成，正好念佛；若人貧窮，家小累少，正好念佛；若人有子，宗祀得託，正好念佛；若人無子，孤身自由，正好念佛；若人子孝，安受供養，正好念佛；若人子逆，免生愛戀，正好念佛；若人無病，趁身康健，正好念佛；若人有病，切近無常，正好念佛；若人年少，精神強健，正好念佛；若人年老，光景無多，正好念佛；若人處閒，心無事擾，正好念佛；若人處忙，忙裏偷閒，正好念佛；若人出家，逍遙物外，正好念佛；若人在家，知是火宅，正好念佛；若人聰明，通曉淨土，正好念佛；若人愚魯，別無所能，正好念佛；若人持律，律是佛制，正好念佛；若人看經，經是佛說，正好念佛；若人參禪，禪是佛心，正好念佛；若人悟道，道須佛證，正好念佛。普勸世人，火急念佛，九品往生，華開見佛，見佛聞法，究竟成佛，始知自心，本來是佛。

真歇了禪師云：捷徑法門，惟有念佛功高易進。若不念佛而求出離者，終無所獲。普勸清信，一心念佛，求願往生，決矣不悞。
明教大師云：吾勸學道者，若不能頓悟，且把一句阿彌陀佛，常憶常念，常覺常照。何以故？此時縱然未悟，臨命終時，仗彼佛力，必得往生。既得往生，何愁不悟？諸仁者！要知念佛一門，實乃超出餘門之上。
天如祖師云：世人愚昧特甚，教他念佛往生，每自諉凡夫，如何敢望必待來世再修？不知念佛法門，一念信心，彈指可到，總仗佛力接引，何待來生？先德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斯言誠宜三復。
宗本法師。禪宗淨土難易說。今世人提公案做工夫，只期參禪悟道，不願往生淨土，此法何如？答曰：利根上智之人，可以直參實悟，略有差訛，便成大錯。何以故？參禪悟道者難，念佛往生者易。古德云：參禪要了生死，百無二三；念佛求生淨土，萬不失一。正所謂有禪無淨土，十人九錯路也。法門固有八萬四千，總不如一句阿彌陀佛。

淨土扶迷

獅子峯如如顏丙勸修淨業文(身為苦本，覺悟早修。)

只這色身，誰信身為苦本。盡貪世樂，不知樂是苦因。浮生易度，豈是久居。幻質非空，總歸磨滅。自未入胞胎之日，寧有這男女之形。只緣地水火風假合而成，不免生老病死彫殘之苦。上無絲線可掛，下沒根株所生。虛浮如水上泡，須臾不久。危脆似草頭露，倏忽便無。長年者不過六七十以皆亡，短命者大都三二十而早夭。又有今日不知來日事，又有上床別了下床時。幾多一息不來，便覺千秋永別。(雪峰頌：一盞孤燈照夜臺，上床脫了襪和鞋。三魂七魄夢中去，未委明朝來不來。)嘆此身無有是處，奈誰人不被他瞞。筋纏七尺骨頭，皮裹一包肉塊。九孔常流不淨，六根恣逞無明。髮毛爪齒，聚若堆塵。涕淚津液，污如行廁。裏面盡蛆蟲聚會，外頭招蚊虱交攢。沾一災一疾，皆死得人。更大熱大寒，催人易老。眼被色牽歸餓鬼，耳隨聲去入阿鼻。口頭喫盡味千般，死後只添油幾滴。(長魁詩云：紅紅白白莫相瞞，無位真人赤肉團。敗壞不如猪狗相，只今便作死屍看。)此身無可愛惜，諸人當願出離。如何迷昧底尚逞風流，懵懂漢猶生顛倒。或有骷髏頭上簪花簪草，或有臭皮袋畔帶麝帶香。羅衣罩了膿血囊，錦衣遮却屎尿桶。用盡奸心百計，將謂住世萬年。不知頭痛眼花，閻羅王接人來到。那更鬢斑齒損，無常鬼寄信相尋。個個戀色貪

財，盡是失人身捷徑。日日飲酒食肉，無非種地獄深根。眼前圖快活一時，身後受苦辛萬劫。(淨土文：皮包血肉骨纏筋，顛倒凡夫認作身。到死始知非是我，從前金玉付他人。)一旦命根絕處，四大風刀割時。外則脚手牽抽，內則肝腸痛裂。縱使妻兒相惜，無計留君。假饒骨肉滿前，有誰替汝。(古頌：父母恩深終有別，夫妻義重也分離。人情似鳥同林宿，大限來時各自飛。)生底只得悲啼痛切，死者不免神識奔馳。前途不見光明，舉眼全無伴侶。過奈河橋，見之無不悲傷。入鬼門關，到者盡皆悽慘。世上纔經七日，陰間押見十王。曹官抱案沒人情，獄卒持叉無笑面。平生作善者，送歸天道仙道人道。在日作惡者，押入湯塗火塗刀塗。鑊湯沸若崖崩，劒樹勢如山聳。灌銅汁而徧身肉爛，吞銕丸而滿口烟生。遭剉磕則血肉淋漓，人寒氷則皮膚凍裂。身碎業風吹再活，命終羅剎喝重生。人間歷盡百春秋，獄內方為一晝夜。(延光集：鑊湯爐炭喧幽壞，劍樹刀山聳太清。受罪要終八萬劫，獄卒牛頭始放行。)魂魄雖歸鬼界，身屍猶臥棺中。或隔三朝五朝，或當六月七月。腐爛則出蟲出血，臭穢則熏地熏天。胖脹不堪觀，醜惡真可怕。催促付一堆野火，斷送埋萬里荒山。昔時要悄，紅顏翻成灰燼。今日荒涼，白骨變作泥堆。(寒山頌：胭脂畫面嬌千樣，龍麝熏衣悄百般。今日風流都不見，綠楊芳草髑髏寒。)從前恩愛，到此成空。自昔英雄，如今何在。淚雨灑時空寂寂，悲風動處冷颼颼。夜闌而鬼哭神號，歲久而鴉飡雀啄。荒草畔漫留碑石，綠楊中空掛紙錢。下稍頭難免如斯，到這裏怎生不醒。(寒山云：雀啄鴉飡皮肉盡，風吹日炙髑髏乾。目前試問旁觀者，自把形骸仔細看。)大家具眼，休更埋頭。翻身跳出迷津，彈指裂開愛網。休向鬼窟裏作活計，要知肉團上有真人。是男是女總堪修，若智若愚皆有分。但請迴光返照，便知本體元無。若未能學道參禪，也且勤持齋念佛。捨惡歸善，改往修來。移六賊為六神通，離八苦得八自在。便好替天行化，不妨代佛接人。對眾為大眾宣揚，歸家為一家解說。使處處齊知覺悟，教人人盡免沉淪。上助諸佛轉法輪，下拔眾生離苦海。佛言不信，何言可信。人道不修，他道難修。莫教一日換了皮，縱有千佛難救汝。火急進步，時不待人。各請直下承當，莫使此生空過。(寒山云：百骸潰散離塵泥，一物長靈復是誰。不得此時通線路，骷髏著地幾人知。)

天台智者大師勸修行人專修淨土

設問曰：諸佛菩薩以大悲為業，若欲救度眾生，秖應願生三界，于五濁三塗中救苦眾生，因何求生淨土，自安其身，專為自利，障菩提道？智者答曰：菩薩有二種：一者、久修行菩薩道，得無生忍者，實當斯責；二者、未得已還，及初發心凡夫菩薩者，要須常不

離佛，忍力成就，方堪處三界內，于惡世界救苦眾生。故智度論云：具縛凡夫有大慈心，願生惡世救苦眾生者，無有是處。何以故？惡世界煩惱強，自無忍力，心隨境轉，聲色所縛，自墮三塗，焉能救眾生？假令持戒修福，得生人中，作國王、大臣，富貴自在，縱遇善知識，不肯信用，貪迷放逸，廣造眾罪，乘此惡業，一入三塗，經無量劫，從地獄出，受貧賤身；若不逢善知識，還墮地獄。如此輪迴，至于今日，人人皆如是。此名難行道也。故維摩經云：自疾不能救，而能救諸疾人。又智度論云：譬如二人，各有親眷，為水所溺。一人情急，直入水救，為無方便力故，彼此俱沒。一人有方便，往取船筏，乘之救接，悉皆得脫水溺之難。新發意菩薩，亦復如是。未得忍力，不能救眾生。為此常須近佛，得無生忍已，方能救眾生。如得船者，凡夫無力，唯得專念阿彌陀佛，使成三昧。臨終斂念得生，決定不疑。見彌陀佛，證無生忍已，還來三界，乘無生忍船，救苦眾生，廣施佛事，任意自在。故論云：遊戲地獄行者，生彼國，得無生忍已，還入生死國，教化地獄，救苦眾生。以是因緣，求生淨土。此名易行道也。

真州長蘆慈覺賾禪師勸參禪人兼修淨土

夫以念為念，以生為生者，常見之所失也。以無念為無念，以無生為無生者，邪見之所惑也。念而無念，生而無生者，第一義諦也。是以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則上無諸佛之可念，下無淨土之可生。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則總攝諸根。葢有念佛三昧，還源要術，示開往生一門。故經云：若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乃至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葢以初心入道，忍力未淳，須託淨緣，以為增上。何則？娑婆國土，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現在說法。娑婆國土，觀音勢至，徒仰嘉名；極樂世界，彼二上人，親為勝友。娑婆國土，諸魔競作，惱亂行人；極樂世界，大光明中，決無魔事。娑婆國土，邪聲雜亂，女色妖婬；極樂世界，水鳥樹林，咸宣妙法，正報清淨，實無女人。然則修行緣具，無若西方，褊見緇流，橫生疑謗。切嘗論之，此方之人，無不厭俗舍之煩喧，慕蘭若之寂靜。故有捨家出家，則殷勤讚歎。而娑婆眾苦，何止俗舍之煩喧？極樂優游，豈止蘭若之寂靜？知出家為美，而不願往生，其惑一也。萬里辛勤，遠求知識者，葢以發明大事，決擇生死。而彌陀世尊，願力弘深，一演圓音，無不明契，願參知識，而不欲見佛。其惑二也。叢林廣眾，皆樂棲遲，少眾道場，不欲依附。而極樂世界，一生補處，其數甚多，諸上善人，俱會一處，既欲親近叢林，而不慕清淨海眾。其惑

三也。此方之人，上壽不過百歲，童癡老耄，疾病睡眠，常居大半。西方之人，壽命無量，一託蓮苞，便獲阿惟越致(即不退轉)，佛階決定可期，流轉娑婆促景，而不知淨土長年。其惑四也。若乃位居不退，果證無生，在欲無欲，居塵不塵，方能興無緣慈，運同體悲，迴入塵勞。其有淺聞單慧，或與少善相應，便謂永出四流，高超十地，詆訶淨土，耽戀娑婆，不知自是何人，擬此大權菩薩。其惑五也。若夫信佛言而生淨土，則累繫之所不能拘，劫波之所不能害，謝人間之八苦，無天上之五衰，尚無惡道之名，何況有實。唯顯一乘之法，決定無三。蓋解脫之要門，修行之捷徑，無出此矣。是以了義大乘，無不指歸淨土，前賢後聖，自他皆願往生。凡以欲得度人，先須自度故也。嗚呼！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一失人身，萬劫深悔。故率大海眾，各念彌陀佛，則十萬遙程，不勞而至矣。

杭州永明壽禪師戒無證悟人勿輕淨土

設問曰：但見性悟道，便超生死，何用繫念彼佛，求生他方？答曰：真修行人，應自審察，如人飲水，冷煖自知。諸仁者，當觀自己行解，見性悟道，能如馬鳴、龍樹否？得無礙辯才，證法華三昧，能如天台智者否？宗說皆通，行解兼修，能如忠國師否？此諸大士，皆明垂言教，深勸往生，蓋是自利利他，豈肯悞人自悞？況往生傳所載古今高士事跡，顯著非一，宜勤觀覽，以自照知。又當自度，臨命終時，生死去住，定得自在否？自無始來，惡業重障，定不現前，此一報身，定脫輪迴否？三塗惡道，異類中行，出沒自由，定無苦惱否？天上人間，十方世界，隨意寄託，定無滯礙否？若也了了自信得及，何善如之？若其未也，莫以一時貢高，却致永劫沉淪，自失善利，將復誰尤？嗚呼哀哉！何嗟及矣！

蓮池大師序勸往生

世尊始成正覺，為諸有情普演佛乘。既而機難盡投，于一乘中示三乘法，而復于三乘中出淨土一門。今去佛日遠，進之不能發神解、超聖階，退之倀倀乎有淪墜之患，而匪仗此門，其何從疾脫生死？大矣哉！可謂起末世之沉痾，必効之靈藥也。顧古之効多，今之効尠，其咎安在？則亦口淨土、心娑婆，而堅勇明悟不及前輩云爾。昔有傳往生者，歲久滅沒。予于斷章遺跡中，摘其因果昭灼者，積之成編，俾緇素之流，確知某也以如是解脫而生，某也以如是純一而生，某也以如是精誠之極感格而生，某也以如是大悲大願而生，某也以如是改過不吝、轉業于將墮也而生。某如是上生，某如是中

生、下生，庶幾乎考古驗今，為淨業者左券。客有過我者，閱未數傳，勃然曰：淨土唯心，心外無土。往生淨土，寓言也。子以為真生乎哉？寧不乖于無生之旨？予俟其色定，徐而謂曰：談何容易！如以無生而已一切斷滅，不應尚有唯心；果悟無生，則終日生而未嘗生也。且爾已盡漏心否乎？對曰：不能。噫！漏心未盡，則生緣未休；生緣未休，則托質有所。茫茫三界大苦海中，不生淨土而生何土？六道之匍匐，九品之逍遙，相去殆天淵矣！飾虛論而爭高，吾弗為之；即淨土而之佛乘，未嘗間隔絲毫，而奚乖之有？客乃惘然自失，亟請梓焉。

丞相鄭清之勸修淨土文

人皆謂修淨土不如禪教律，余獨謂禪教律法門莫如修淨土。夫真淨明妙，虛徹靈通，凡在智愚，皆具此性。故釋氏以禪教律假設方便，使之從門而入，俱得超悟。惟無量壽佛獨出一門，曰修行淨土。如單方治病，簡要直截，一念之專，即到彼岸，不問緇白，皆可奉行。但知為化愚俗淺近之說，其實則成佛道捷徑之途。今之學佛者，不過禪教律。究竟圓頓莫如禪，非利根上器、神領意解者，則未免墮頑空之失。研究三乘莫如教，非得魚忘筌、因指見月者，未免鑽故紙之病。護善遮惡莫如律，非身心清淨、表裏如一者，未免自纏縛之苦。其不由禪教律而得戒定慧者，唯淨土一門乎？方念佛時，口誦心惟，諸惡莫作，豈非戒？繫念淨境，幻塵俱滅，豈非定？念實無念，心華湛然，豈非慧？人能屏除萬慮，一意西方，則不施棒喝而悟圓頓機，不閱大藏經而得正法眼，不持四威儀中而得大自在，不垢不淨，無纏無脫。當是時也，孰為戒定慧？孰為禪教律？我心佛心，一無差別，此修淨土之極致也。八功德水，金蓮華臺，又何必疑哉？

廬陵李彥弼夢記

彥弼乾道癸巳，家染疫疾。四月五日，彥弼亦病，粥藥不進。至十九日早，夢一人褐衣，神貌清癯，以手撫摩彥弼肢體，而呼令速起。彥弼惕然問曰：公何人耶？答曰：予即龍舒也。彥弼因告以疾病雖欲支持莫能，將何以愈其疾乎？公曰：記省闕仲雅教汝捷徑否？彥弼曰：然。每日持誦阿彌陀佛不輟。公曰：汝起食白粥即可。既寤，索粥食之，病果隨愈。後見龍舒畫像，儼然如夢中見者。彥弼稔聞居士誨人不倦，所至學者輻輳，謝君以靜逸堂待之。正月十一日，令子姪往承其教，不久回云：居士夜來講書罷，如常

持誦禮佛。至三鼓，忽厲聲念阿彌陀佛數聲，云：佛來接我。言訖立化。是夕，邦人有夢二青衣引公向西而行，傳為勝異。居士未示寂滅前三日，徧囑諸人勉進道業，有此後不復再見之語。自非功力精深，達乎生死者，未易臻此。彥弼一病垂死，荷居士陰賜拯接，遂獲平愈，可謂生死骨肉者矣。或曰：夢因想成，然食白粥之效，安可誣也。謹刻公像，并著感應事跡，用廣其傳。非敢飾辭以惑耳目，伏冀見聞敬信，同霑利益。公姓王，名曰休，字虗中，號龍舒居士云。是歲下元，廬陵李彥弼謹記。
淨土全書卷上

淨土全書卷下

淨土果證

王龍舒云：東晉遠法師倡首修淨土，迨後王敏仲侍郎及錢塘陸居士徧集感應事跡，凡二百餘傳，皆鏤板流傳，今不及盡載。取其齋戒修者，及中人修者，及罪惡人修者，及疾苦中修者，愚復附入近代所耳聞目擊，其中各有奇驗異應者錄之，所以發人之信心也。

沙門往生類

慧遠祖師

晉慧遠，雁門樓煩人。博綜六經，尤善莊老。聞安法師講般若經，豁然大悟，因剃染事之。太元六年，過潯陽，見廬山閒曠，可以息心，遂感山神現夢。一夕雷雨，材木自至。刺史桓伊乃為建殿，名曰神運。以慧永先住西林，故號東林焉。遠住東林三十年，跡不入俗，克志西方，與高僧鉅儒百四十人結為淨社。蓮漏六時，禮誦不輟。遠澄心觀想，初十一年，三覩聖相，沉厚不言。後十九年七月晦夕，方從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無量化佛、觀音、勢至侍立左右。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一一支水洄注上下，演說妙法。佛告遠曰：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後七日當生我國。又見佛馱耶舍、慧持、慧永、曇順、劉遺民等在佛之側，向前揖遠曰：法師之志在吾先，何來之遲也？遠目見分明，與其徒言之，且曰：始吾居此十一年，幸三覩聖相，今復見之，吾生淨土決矣。次日寢疾，至七日端坐入寂，年八十二。時義熙十二年八月六日也。

慧永

晉慧永，河內人。十二出家，既而與遠公同依安法師。太元初，駐錫廬山，刺史陶範捨宅為西林以居之。絕志塵囂，標心安養。後義熙十年示疾，忽斂衣求屣欲起。眾驚問，答曰：佛來迎我。言訖而化，異香七日方滅。唐玄宗追謚覺寂大師。

曇順

晉曇順，黃龍人。幼從羅什法師講釋羣經，什嘆曰：此子奇器也。後入廬山修淨業。時寧蠻校尉劉遵孝刱寺江陵，延順經，始盛弘念佛三昧。宋元嘉二年，別眾坐逝，異香滿室焉。

僧叡

晉僧叡，冀州人，遊學諸方，遠歷天竺，還關中，從羅什法師稟受經義，後預廬山蓮社。宋元嘉十六年，忽告眾曰：吾將行矣。面西合掌而化。眾見叡榻前一金蓮華，倏爾而隱，五色香煙，從其房出。

道昞

晉道昞，潁川人。幼師遠公，通經律，言與行合。念佛三昧，究心無間。義熙十四年，豫章大守王虔入山謁敬，請紹遠師入席，眾咸宗仰。元嘉十二年，集眾念佛，就座而化。

道敬

晉道敬，瑯琊人。祖凝之，刺江州，因從遠公出家。年十七，博通經論，日記萬言。篤志念佛，蚤夜弗替。宋永初元年，謂眾曰：先師見命，吾其行矣。端坐唱佛而化。眾見光明滿室，彌時方滅。

佛馱跋陀羅

晉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迦維衛國人，甘露飯王之裔也。年十六，博學羣經，深達禪律。姚秦沙門智嚴至西域，要師達長安，演法東宮，與羅什法師上下論議。後入廬山，預遠公蓮社，譯出觀佛三昧諸經。宋元嘉六年，念佛而化。

僧濟

晉僧濟入廬山，從遠公學。遠嘆曰：紹隆大法，其在爾乎？後疾篤，誠期淨土。遠遺燭一枝，曰：汝可運心安養。濟執燭憑几，停想無亂。又集眾諷淨土經。五更，濟以燭授弟子元弼，令隨眾行道。頃之，覺自秉一燭，乘空而行。見阿彌陀佛，接置于掌，徧至十方，欻然而覺。且悲且慰，自省四大，了無疾苦。明夕，忽起

立，目逆虛空，如有所見。須臾還臥，容色愉悅，謂旁人曰：吾行矣。右脅而逝。時方炎暑，三日而體不變，異香郁然。

慧恭

晉慧恭，豫章鄱城人，與慧蘭、僧光等同學。蘭、光繫念淨土，臨終皆有奇應。又五年，恭病篤，雨淚叩頭，誓心安養。念不少間，見阿彌陀佛以金臺相迎，恭乘其上。又見蘭等于臺上光明中告曰：長老受生，已居上品，吾等不勝喜慰，恨五濁淹延，相依之晚耳。恭欣然奮迅而逝。

慧虔

晉慧虔，少出家，戒行精確。義熙年中，投山陰嘉祥寺，苦身率眾。後寢疾，屬想安養，祈誠觀音。北寺有淨嚴尼者，宿德篤行。夜夢觀音從西郭門入，清輝妙狀，光映日月，幢旛華蓋，七寶莊嚴。尼驚異作禮，問：大士何往？答云：往嘉祥迎虔公耳。虔疾雖困，神色如常，侍者皆聞異香，泊然而化。

智仙

晉智仙法師，號真教，住白蓮寺十三年，西向十念十二時不暫廢。一夕微疾，命觀堂行人誦彌陀經，未終卷，安然坐脫。

慧通

晉慧通從涼州慧紹禪師咨受禪法，祈心安養。微疾，于禪定中見一人形甚端嚴，語通云：良時至矣。俄而見阿彌陀佛光明燁然，定起以告同學，安然而化，異香三日乃歇。

法琳

晉法琳，臨邛人，專精戒品，止成都靈建寺修淨業。常持彌陀、觀音二經，轉誦之時，輒見一偉貌沙門屹然在前。建武二年寢疾，注念西方，禮懺不息，見諸賢聖皆集，合掌而逝。

曇鑒

宋曇鑒平生片善，迴向西方，誓願見佛。一日，定中見阿彌陀佛，水洒其面，曰：滌汝塵垢，浴汝心念，及汝身口，皆悉嚴淨。又于瓶中出蓮華一枝授之。定起，乃與寺僧敘別。夜漸深，獨步廊下念佛，至五鼓，其聲彌厲。及明，弟子依常問訊，趺坐不動，就而視之，逝矣。

僧柔

齊僧柔，學方等諸經，惟以淨業為懷。卒之日，見化佛千數，室內外俱聞異香，向西敬禮而化。

慧光

齊慧光居洛陽，著華嚴、涅槃、十地等疏，妙盡權實之旨。一日有疾，見天眾來迎，光曰：我所願歸安養耳。已而淨土化佛充滿虛空，光曰：惟願我佛攝受，遂我本願。即彈指罄咳，言氣俱盡。

慧進

南齊楊都僧慧進，年四十餘，居高座寺，誓誦法華，執卷病生。乃發願造百部，以懺業障。化錢造畢，病亦隨愈。願以造經功德，迴向淨土。忽空中有聲云：汝事已辦，願亦已遂，其生淨土，非汝而誰？進答曰：進不敢以冀上品，但下品之下，亦無退轉矣。齊明三年，年八十，無疾而卒。

道珍法師

梁道珍法師講涅槃經。天監中，憩錫廬山，慕遠公淨業。禪坐中，忽見海上數百人，乘寶舫前邁。師問：何之？答曰：往極樂國。因求附載。報云：法師雖善講涅槃經，然未誦彌陀經，豈得同往？師遂廢講念佛，誦彌陀經，歷年不輟。將終四七日，前夜四鼓，見西方銀臺來至，空中皎如白日聲，云：法師當乘此臺往生。時眾咸聞天樂異香，數日不散。

神鸞

後魏曇鸞，少遊五臺，感靈異出家，而性嗜長生，受陶隱君仙經十卷。後遇菩提流支，乃問曰：佛有長生不死術乎？支笑曰：長生不

死，吾佛道也。乃授十六觀經，曰：學此則三界無復生，六道無復往。其為壽也，河沙劫石，莫能比焉。此吾金仙氏之長生也。鸞大喜，遂焚仙經而修淨業，寒暑疾痛，曾無少懈。魏主號為神鸞。一夕，室中見梵僧，謂曰：吾龍樹也，久居淨土，以汝同志，故來相見。鸞自知時至，集眾教誡曰：勞生役役，其止無日。地獄諸苦，不可以不懼；九品淨業，不可以不修。因令弟子高聲念佛，西向稽顙而終。眾聞天樂，自西而來，良久乃已。

智者大師

隋智顗，號智者大師，姓陳氏，潁川人。目有重瞳，孩幼見佛即禮，逢僧必拜。十八出家，于果願寺誦法華經，兼通律藏。往大蘇山禮慧思禪師，師一見乃曰：昔日靈山同聽法華，今復來矣。因授與法華三昧，三七日身心豁然。晚入天台降魔，進行化緣。既息，于新昌大石像前示疾告滅。弟子請問生方，乃曰：吾諸師友侍從觀音皆來迎我，臨終說諸法門，令唱無量壽佛。乃顧大眾，合掌讚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車相現，一念改悔。尚得往生，況戒定熏修。聖行道力，功不唐捐。言訖，稱三寶名，如入三昧。

法喜

隋法喜，常行方等懺法。忽一雉索命，有神人呵曰：法師當往生淨土，豈償汝命？後于病中發願，以一生行業，迴向西方。至心念佛，即見佛菩薩來迎，端坐而化。

道喻

隋道喻居開覺寺，念阿彌陀佛，日夜不廢。造像僅三寸，後于定中見佛，謂曰：汝造我像何小？喻曰：心大即大，心小即小。言訖，見像身遍滿虛空，告曰：汝當澡浴清淨，明星出時，我來迎汝。至時，果見佛來，光明滿室，遂坐而化。

智舜

隋智舜入廬山，踵遠師淨業。大業初，講觀經畢，即示疾。見鸚鵡、孔雀念佛、法、僧，出微妙音，告弟子曰：我今日往生矣。安然而逝。

慧海

隋慧海住江都安樂寺，善經論，精誠念佛。有僧道銓者，至自齊州，齎阿彌陀佛像，微妙工巧，世所未有。問之，則云：此天竺雞頭摩寺五通菩薩，乘空往彼安樂世界，圖繪而來。海感慶逢遇，虔篤禮敬，乃覩神光照爍，于是模寫懇苦，願生彼國。後微疾，夜忽起，依常面西，禮竟跏趺，至曉而逝，儼然如生。

二沙彌

隋汶州二沙彌，同志念佛。長者忽亡至淨土，見佛白言：有小沙彌同修，可得生否？佛言：由彼勸汝，汝方發心。汝今可歸，益勤淨業。三年之後，當同來此。至期，二人俱見佛來，大地震動，天華飄舞，一時同化。

善導和尚

唐善導，貞觀中，見西河綽禪師淨土九品道場，喜曰：此真入佛之津要，修餘行業，迂僻難成，惟此法門，速超生死。于是篤勤精苦，若救頭然。每入佛堂，合掌胡跪，一心念佛，力竭不休，雖寒氷亦須流汗，以表至誠。出即為眾演說淨土，三十餘年，不暫睡眠。護持戒品，纖毫不犯。飲食衣服有餘，並以迴施。好食送大厨供眾，粗惡自食。諸有賙施，用寫阿彌陀佛經十萬餘卷，畫淨土變相三百餘壁。見壞寺及塔，皆悉修營，然燈續明，每歲不絕。三衣瓶鉢，不使人持洗，不與眾同行，恐談世事，妨修行業。展轉相授，有誦彌陀經十萬至五十萬遍者，有念佛日課萬聲至十萬聲者，得念佛三昧往生者，不可勝紀。或問導云：念佛得生淨土否？答云：如汝所念，遂汝所願。于是導自念阿彌陀佛一聲，則有一道光明，隨其口出。十聲以至百聲，光明亦如此。其勸化偈云：漸漸雞皮鶴髮，看看行步蹳踵。假饒金玉滿堂，難免衰殘老病。任汝千般快樂，無常終是到來。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後謂人曰：此身可厭，吾將西歸。乃登寺前柳樹，投身而逝。高宗皇帝知其事，賜寺額為光明。

智欽

唐智欽專習禪業，又禮念萬五千佛名，乃至百遍。後于柳州阿育王塔前然一臂，求生淨土。弟子僧護夜半見庭前光照異常，因問：何

人秉炬？凡三問，空中聲曰：來迎欽禪師耳。護急啟窓，見佛身光明，旛華寶蓋滿虛空中，欽隨佛冉冉而去。

五會法師

唐法照，大歷二年止衡州雲峰寺，慈忍戒定為時所宗。嘗于鉢內覩五色雲，有梵剎曰大聖竹林寺。後詣五臺見異光，果得竹林寺。入講堂則文殊在西，普賢在東，萬眾圍繞而為說法。照作禮問曰：末代凡夫未審修何法門？文殊告曰：諸修行門無如念佛，我以念佛得一切種智。又問：當云何念？曰：此世界西有阿彌陀佛，彼佛願力不可思議，汝當繼念毋令斷絕，決定往生。後臘月朔在華嚴院淨業道場，方憶二大士記我往生，乃一心念佛。忽見梵僧佛陀波利謂曰：汝華臺已就，後三年華開矣。至期謂眾曰：吾行矣。端坐而逝。師嘗于湖東寺開五會念佛，感祥雲寶閣覩阿彌陀佛及二菩薩身滿虛空。又于并州五會念佛，感代宗皇帝宮中聞念佛聲。遣使追尋，乃見師勸化之盛。遂詔入京教宮人念佛，亦及五會，號五會法師。

臺岩康法師

唐少康，縉雲仙都人。十五通法華、楞嚴。貞元中，因詣洛陽白馬寺，見殿中文字放光，探之，則善導和尚西方化導文也。師祝曰：若于淨土有緣，當更放光。言已，光明閃爍。師曰：劫石可磨，我願無易矣。遂至長安光明寺善導和尚影堂瞻禮。忽聞空中謂曰：汝依我教，廣化有情。他日功成，必生安養。乃適新定，乞錢誘小兒念佛。念佛一聲，與錢一文。年餘，無少長貴賤，見師者皆稱阿彌陀佛。念佛之聲，盈滿道路。又于烏龍山建淨土道場，每升座，高聲唱佛。眾見一佛從其口出，十聲則有十佛若連珠狀。師曰：汝見佛者，必得往生。時眾數千，有不見者，悲傷自責，因倍精進。後二十一年十月三日，囑道俗曰：當于淨土起欣樂心，于閻浮提起厭離心。汝曹此時見我光明，真我弟子。遂放異光數道而逝。塔于臺子岩，號臺岩法師。

自覺

唐自覺住真州，常發願，願因觀音得見阿彌陀佛。于是鑄觀音像，高四十九尺。既成，祝願。夜三更，忽有金光二道，阿彌陀佛自光中而下，二大士左右隨之。佛垂手摩覺頂曰：守願勿易，利物為

先。寶池生處，孰不如願。後十一年七月望夕，見一人形似天王，雲間現身，謂覺曰：安養之期至矣。即于觀音像前趺坐而化。

善胄

唐善胄，瀛州人。武德三年病革，謂門人曰：吾一生正信，不慮淨土不生。即令拂拭房宇，燒香嚴待。病久委臥，忽起坐合掌，語侍人曰：安置世尊。令坐，又自陳懺悔。良久曰：世尊去矣。低身似送，因臥曰：向者阿彌陀佛來，汝等還見否？不久吾當去耳。少頃而逝。

懷玉

唐懷玉，台州人。注想淨業，近四十年。布衣一食，常坐不臥。誦彌陀經三十萬遍，日課佛號五萬聲。天寶元年，念佛間，忽見佛菩薩滿虛空中，有一人手擎銀臺，前以示玉。玉曰：吾一生念佛，本望金臺，何為不然？聖眾遂隱。玉彌加精進，至三七日，向擎臺者復來告云：師以精進，得升上品。上品往生，必先見佛。可趺坐以俟佛來。未旋踵間，異光滿室。又三日，異光再發，謂弟子曰：若聞異香，我報身即盡。次日書偈云：清淨皎潔無塵垢，蓮華化生為父母。我經十劫修道來，出示閻浮厭眾苦。一生苦行超十劫，永離娑婆歸淨土。偈畢，香氣四來。弟子有見佛與二菩薩共乘金臺，臺旁千百化佛自西而下迎玉。玉恭敬合掌，含笑長歸。

道昂

唐道昂，魏郡人，師靈裕法師。常于寒陵山寺講華嚴、地論，稽洽博詣，志結四方，願生安養。後自知命極，預期八月，人未之測也。至八月朔日，無所患，問：齋時至未？即陞高座，身含奇相，爐發異香，引四眾受菩薩戒，詞理切至。昂舉目高視，見天眾繽紛，管絃嘹喨，告眾曰：兜率陀天迎我。然天道乃生死根本，由來非願，常祈心淨土，如何此誠不果遂耶？言訖，天樂還滅。便見西方香華伎樂，充塞如雲，飛湧而來，旋環頂上，舉眾皆見。昂曰：今西方靈相來迎，事須願往。但見香爐墜手，即于高座而逝，足下有普光堂等字，遐邇驚嘆。

道綽

唐道綽，并州汶水人。十四出家，習經論。晚事瓚禪師學禪，又篤志神鸞淨土之業。有僧定中，見綽數珠，如七寶大山。平居為眾講無量壽觀經，將二百遍，人各掐珠，口稱佛號。或時散席，嚮彌林谷，六時敬禮，初不廢缺。念佛日，以七萬為限。貞觀二年四月八日歸寂，聞而赴者，滿于山寺。見化佛住空，天華下散焉。

惟岸

唐惟岸，并州人，專修十六觀。因出，見觀音、勢至二菩薩現于空中，良久不滅。岸頂禮雨淚而嘆曰：幸由肉眼得見聖容，所恨後世無傳。忽有二人自稱畫工，未展臂間，聖相克就，已而人亦不見。弟子怪而問之，岸曰：此豈畫工哉？又曰：吾今往生，誰偕行者？小童子云：願從師往。岸曰：可歸告父母。父母聞而笑罵之。子乃歸寺，香湯沐浴，于阿彌陀佛像前趺坐而化。岸撫其背曰：小子何乃先去？遂索筆焚香，向所畫菩薩前作偈云：觀音助遠接，勢至輔遙迎。寶瓶冠上顯，化佛頂前明。俱遊十方剎，持華候九生。願以慈悲手，提獎共西行。遂令弟子助聲念佛，仰目西顧而亡。

啟芳圓果

唐啟芳圓果，汾州人。時有并州僧衒，初念慈氏，期上生內院。年九十，遇道綽禪師，得聞淨土，始迴心念佛，日禮千拜。後有疾，告弟子曰：阿彌陀佛授我香衣，觀音、勢至示我寶手。言訖而逝。七日，異香不散。二師目擊斯事，乃于悟真寺共折楊枝，于觀音手中祝曰：若于淨土有緣，當七日不萎。至期益茂。芳果慶忭，精心觀想淨土。于觀想中，同覺身臨七寶池，池間有大寶帳，見觀音、勢至坐二大寶蓮華，下有蓮華，瀰漫千萬。阿彌陀佛從西來，坐一最大蓮華，迭出光明相照。芳果禮佛，問云：閻浮眾生依經教念佛，得生此否？佛云：如念我名，皆生我國，無有一人念而不生者。又聞釋迦世尊與文殊菩薩以梵音聲稱讚淨土。前又有大殿，殿有三道寶階：第一純是白衣，第二僧俗相半，第三唯僧無俗。佛指謂芳果曰：此皆南閻浮提念佛眾生，遂生于此。芳果既寤，歷與其徒言之。後五月，二人無病，遽聞鐘聲，他人不聞。芳果云：鐘聲乃我事。俱時化去。

辯才

唐辯才，襄陽人。潛修淨土二十年，未嘗自稱。獨與護戎任公善，謂之曰：才必生淨土，期在十年。一日，令弟子報任公曰：向所期已。及任公至，才曰：吾去矣。趺坐而化。眾聞仙樂西來，異香散漫。

法祥

唐法祥住楊都大興國寺三十年，修安養之業，凡有饒益，必用迴向。因疾，弟子聞祥稱佛聲甚厲，又見房西壁有光若鏡，現淨土相，頻伽鼓翼，乃倏然而化。

大行

唐大行居泰山，修普賢懺法三年，感大士現身。晚歲入大藏陳願，隨手取卷，得彌陀經，晝夜誦咏。至三七日，覩琉璃地上佛，及二大士現身。僖宗皇帝聞其事，詔入內，賜號常精進菩薩。後一年，琉璃地復現，即日而終。異香經旬，肉身不壞。

明瞻

唐明瞻晚歲克志安養，或譏其遲暮，瞻曰：十念功成，猶得見佛，吾何慮乎？後因疾，于興教寺具齋別道俗，時僕射房玄齡、杜如晦皆與焉。日過午，整威儀念佛，遽曰：佛來矣。二大士亦至，竦身合掌而化。

志通

石晉志通，鳳翔人。因見智者大師淨土儀式，不勝欣忭。自是不向西唾，不背西坐，專心念佛。後見白鶴孔雀成行西下，又見蓮華開合于前。通云：白鶴孔雀，淨土境也。蓮華光相，受生處也。淨土現矣。乃起禮佛而終。荼毗，有五色祥雲環覆火上，舍利鱗砌于身。

永明壽禪師

錢氏吳越禪師延壽，本丹陽人，後遷餘杭。少誦法華。初為縣衙校，多折官錢勘之，止是買放生命，罪當死，引赴市曹。錢忠懿王使人探之，若顏色變，即斬之；不變，來奏。臨斬，顏色不變，乃

貸命，遂為僧。參天台韶國師，發明心要。于禪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乃獲辨才，下筆盈卷。著萬善同歸集、宗鏡錄，共數百卷。嘗中夜見普賢蓮華忽然在手，因思宿願未決，登智者岩，作二鬮：一曰一心禪定，一曰萬行修淨土。冥心精禱，七拈皆得淨土，于是一意專修。後住永明，日課利益一百八事，夜往別峰行道念佛。旁人時聞螺貝天樂之音，忠懿王嘆曰：自古求西方，未有如此之專切者也。乃立西方香嚴殿，以成其志。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告眾，趺坐而化。茶毗畢，為一塔。有僧每日遶塔禮拜，人問其故，僧云：因病至陰府，命未盡，放還。見殿左有僧像一軸，閻羅王自來頂拜，問：此是何人？主吏云：杭州永明寺壽禪師也。凡人死者，皆經此處，唯此人不經此處，已于西方極樂世界上品上生。王敬其人，供養于此。以此見精修西方者，為陰府所重。

省常法師

宋省常，錢塘顏氏子。十七出家受具，戒行謹嚴，通大乘起信，習天台止觀，續廬山遠公遺風。淳化中，住杭州西湖昭慶寺，專修淨業，結淨行社。相國向公、王文正公旦為社首，士大夫與會者凡百二十人，皆自稱淨行弟子，一時比丘殆千人焉。師乃發誓願云：我與一千大眾，始從今日發菩提心，窮未來際行菩薩行，願盡此報身以生安養國。翰林承旨宋白撰碑，翰林學士蘇易簡作淨行品序，至謂予當布髮以承其足，剜身以請其法，猶尚不辭。狀元孫何題社客于碑陰，孤山圓法師撰師行業。天禧四年正月十二日，端坐念佛，有頃，厲聲唱云：佛來也！泊然而化。

淨觀

宋淨觀住嘉禾寂光菴，修淨土懺法十餘年，謂弟子曰：我後二十七日行矣。至期，二日前見紅蓮華，次日又見黃華滿室，皆有化生孩兒坐于華上，仙帶結束。三日，入龕端坐，命眾念佛，頃之脫去。

慈雲懺主

宋遵式，台州臨海縣人。學行高古，名冠兩浙，專志安養。嘗行般舟三昧九十日，苦學嘔血，入道場，兩足皮裂，以死自誓。忽如夢中見觀音垂手指其口，引出數蟲，又指端出甘露注其口，覺身心清涼，疾遂愈。著淨土決疑行願及淨土懺法行于世。天聖間，將化之

日，炷香禮佛，願諸佛證明，往生安養。至晚坐脫，人見大星隕于靈鷲峰，時號慈雲懺主云。

潞府宗坦疏主

宋宗坦，潞州黎城人，申姓。年十六，落髮受具。少通義學，垂五十年，名播講林。晚于唐、鄧、汝、潁之間，講淨土觀經，勸人念佛，求生安養。聽者如雲，皆稟淨業。政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夢阿彌陀佛告曰：汝說法止六日，當生淨土。覺而白眾曰：吾修求安養，似得因緣相應。適來佛告我得生淨土，敢不信乎？次日，雖覺不豫，講唱不輟。五月四月丑時，自知時至，乃鳴鐘集眾，告曰：因緣聚散，固當有時。淨土勝緣，惟憑時刻。幸望大眾念佛助往。言訖坐滅。滿空雷鳴，白雲覆地，三日方歇。師先有瑪瑙數珠一串，臨終盤于指上，眾人竟不能取。

慈照宗主

宋子元，號萬事休，平江崑山茅氏子。母夜夢佛入門，次旦遂生，因名佛來。十九歲落髮，習止觀。一日，定中聞鴉聲悟道，乃有頌曰：二十餘年紙上尋，尋來尋去轉沉吟。忽然聽得慈鴉叫，始信從前錯用心。于是利他心切，慕遠公蓮社遺風，普勸念佛，受持五戒：一不殺，二不盜，三不婬，四不妄，五不酒。念阿彌陀佛五聲，以證五戒，普結淨緣，欲令世人淨五根，得五力，出五濁也。乃撮集大藏要言，編成白蓮懺儀，為法界眾生，晨朝懺悔，祈生安養。四十六歲，障臨江州，逆順境中，未嘗動念。乾道二年，高宗詔至德壽殿，演說淨土法門，賜號慈照宗主。三月二十三日，于鐸城倪建宅，告諸徒曰：吾化緣已畢，時當行矣。言訖，合掌辭眾，奄然示寂。二十七日荼毗，舍利無數，塔于松江吳覺昌宅，勅賜最勝之塔。

法持

宋法持，居化度寺，修彌陀懺，願促閻浮之壽，早生安養。後小疾，雨淚悲號，祈垂接引，厲聲念佛不絕。忽見佛身丈六，立于池上，即自言曰：我已得中品生。西向而化。

本如

宋本如，號神照，住東山承天寺，與郡守張郁結社。一日升座說法，與眾訣別，退而坐逝。時江上漁人見雲端有僧西去，明年啟塔，顏貌如生，蓮華產于塔前。

基法師

宋基法師學于寶雲，住太平興國寺，精意念佛。一日示疾，為弟子廣談玄旨。眾忽見西方現光，空中奏樂。師曰：阿彌陀佛與二大士俱至。即右脇向西而化。門人夢阿彌陀佛授記為超世如來，或夢師坐青蓮華臺者。法智禪師嘆曰：臥病談玄，臨終見佛，是可敬也。

若愚

宋若愚，居雲川仙潭，建無量壽閣，勸道俗念佛，精勤三十年，與道潛、則章二師為友。潛能詩近名，愚與章惟務實行。將順世，夢神人告曰：汝同學則章，得普賢行願三昧，已生淨土，彼正待汝。愚乃沐浴更衣，命眾諷觀經，端坐默然。忽云：淨土現前，吾當行矣。書偈而化。偈曰：空裏千華羅網，夢中七寶蓮池。踏得西方路穩，更無一點狐疑。

守真

宋守真，永興人。講起信論、法界觀。常于中夜，結無量壽佛往生秘密印，繫念西方。一夕天曉，自覺身登淨土，舉目見佛，因俯伏像前。忽曰：四十八願，能度我者。乃持香華，入殿供養，就坐而化。

有嚴

宋有嚴，住台州赤城崇善寺，依神照學天台教。晚年結茆楮木之下，號曰楮菴。平生篤修淨業，有懷安養故鄉詩，為時所傳。建中靖國元年夏四月，將終，見寶池大蓮華，天樂四列，乃作餞歸淨土詩示眾。後七日，跏趺而化。塔上有光如月，三夕方隱。

師贊

宋師贊，雍州人。為僧童，年十四，念佛不絕。忽遇疾暴亡，俄而復甦，謂師及父母曰：阿彌陀佛來此，兒當隨行。鄰人見空中寶

臺，五色異光，向西而沒。

智廉

宋智廉，居上虞化度寺。初徧參宗門，晚節一意西方。慶元改元秋八月，別眾曰：我夢中見阿彌陀佛，大眾圍繞說法。佛云：諸善人等，當須專心淨業，來生我國。我見勝相，往生必矣。乃書偈曰：雁過長空，影沉寒水。無滅無生，蓮華國裏。書畢，回身向西，結印而逝。

智深

宋智深，號慈川，學于海月。歸嘉禾，開長堂供眾二十年，專志念佛。常以淨業化人，得往生者甚眾。忽示疾，客至，問安談論如常。時客方出門，即遷化，人見紫雲向西而沒焉。

宗利

宋宗利，居新城碧沼，修念佛三昧者十年。後入道味山，築菴名曰一相。越十五年，忽謂弟子曰：吾見碧蓮華徧滿空中。三日，復曰：佛來矣。即書偈云：吾年九十頭雪白，世上應無百年客。一相道人歸去來，金臺坐斷乾坤窄。奄然而化。

齊玉

宋齊玉，號慧覺。初于霅川寶藏寺建淨土會，後住上竺。夜半頂彌陀像，行道念佛。一日謂首座曰：牀前多寶塔現，非吾願也，所欲則淨土耳。可為我集眾念佛。首座鳴鐘，僧至將百餘。玉云：今已見佛。端坐而逝。

處謙

宋釋處謙，精修淨土。一夕，誦彌陀經畢，稱贊淨土，告眾曰：吾以無生而生淨土，如入禪定，奄然而化。

圓照本禪師

宋宗本，常州無錫人。初參天衣懷禪師，念佛有省。後遷淨慈，奉詔入東京慧林寺，召對延和殿稱旨。平居密修淨業。雷峰才法師神遊淨土，見一華殊麗，問之，曰：待淨慈本禪師耳。又資福曦公至慧林，禮足施金而去。人詰其故，曰：吾定中見金蓮華，人言以俟本公。又蓮華無數，云以待受度者。或有萎者，云是退墮人也。有問：師傳直指，何得蓮境標名？答曰：雖在宗門，亦以淨土兼修耳。後臨終安坐而逝，謚圓照禪師。

清照律師

宋慧亨，住武林延壽寺。初依靈芝習律，專修淨業六十年。每對人，必以念佛為勸。建寶閣，立三聖像，最勝殊特。有江自任者，忽夢寶座從空而下，云：亨律師當升此座。適社友孫居士預啟別，亨即在家作印而化。師往炷香，歸而謂其徒曰：孫君已去，吾亦行矣。乃集眾念佛，為說偈曰：彌陀口口稱，白毫念念想。持此不退心，決定生安養。端坐而化，號清照律師。

晞湛

宋晞湛，山陰人。少為儒生，忽厭世出家，與瑩行人建無量壽佛殿于阮、杜，專修淨業，坐不背西。久之，常見佛及二菩薩相。一夕，面西念佛，正坐凝然，作印而化。

藏法師

宋僧藏，汾州人。一生不受道俗禮拜，專修淨土。將終，天樂次第來迎，皆不赴。及西方佛至，別眾而化。

孤山圓法師

宋智圓，居西湖孤山。廣解諸經，刻心淨土。造彌陀疏，及西資鈔，勸發往生。將終，以陶器合瘞。後十五年，積雨山頹。啟視陶器，形質儼然，爪髮俱長。

喻彌陀

宋思淨，姓喻氏，錢塘人，自號淨土子。早侍瑛法師講法華，後專念佛，暇則畫佛像。凡畫，必于淨室寂想，見彌陀光明，乃下筆。

紹興丁巳歲，端坐七日，一心念佛，漠然化去。

太微

宋太微兒時，投錢塘法安法師出家。初授彌陀經，便能背誦。及受具，扃門念佛，精進不怠。常縱步後山，忽聞笛聲，豁然開悟，因畜一笛自娛。有凌監簿者，同志淨業，稱微為淨土鄉長。一日叩門曰：淨土鄉弟相見。微曰：明當相見于淨土，今誦佛正冗耳。翌朝，人怪其不赴粥，往視之，見笛鉢禪椅已焚，跏趺地上而化。

久法華

宋可久，居明州。常誦法華，願生淨土，時號久法華。元祐八年，年八十一，坐化。越三日還，謂人曰：吾見淨土境，與經符契。蓮華臺上，俱標合生者名。一金臺，標成都府廣教院勳公已生其中；一標明州孫十二郎合生其中；一標可久；一銀臺，標明州徐道姑。言訖，復化去。五年，徐道姑亡，異香滿室。十二年，孫十二郎亡，天樂迎空。皆如久所云。

用欽

宋用欽，居錢塘七寶院，依大智學律。聞大智示眾曰：生弘毗尼，死歸安養。出家學道，能事斯畢。即標心淨土，一志不退，日課佛三萬。嘗神遊淨土，見佛大士種種異相，謂侍者曰：吾明日西行矣。即集眾念佛，黎明合掌西望，跏趺而化。

善住

元善住，字雲屋，蘇人。掩關六時念佛，病久不易，終時異香滿室。有安養傳、谷響集行世云。

妙文

元妙文，蔚州孫氏子也。九歲出家，十八受具，二十一抵京，依大德和尚學圓頓教，十有一年始出世。縱無礙辨，若峽倒川奔。及乎閒居簡默，言不妄發，其涵養冲挹，無欲速，不躁進，大類如此。世祖召見，顧謂侍臣曰：此福德僧也。詔居寶集。年逾八十，專修

念佛三昧。延祐六年，預知時至，命諸弟子高稱彌陀佛號，面西趺坐，手結三昧印，泊然而蛻。

性澄

元性澄，字湛堂，俗姓孫，會稽人。母姜氏，夢日輪從空而墮，遂生師。四歲，常戲筆為佛像，授以佛經，即能成誦。至元丙子，投石門殊律師，祝髮受具戒，習天台教觀。至治辛酉，驟召入京，駕幸文殊閣，引見問勞，賜無量壽佛等經。丞相東平忠獻王請升座說法，事聞，寵賚尤渥，賜號佛海大師。晚還越之佛果，篤志淨土，修一心三觀者七晝夜，屢感瑞應。一日月旦，眾以常儀問訊，師遽曰：煩點視衣鉢，用表無常。眾為念佛，止曰：佛須自念。明晨却送別，黎明眾集，端坐而逝。

盤谷

元盤谷，海鹽人。狀貌不揚，而志氣超邁。博覽經史，性躭山水。至元中，歷游五臺、峩眉、伏牛、少室諸名山。嘗云：足跡半天下，詩名滿世間。時駙馬高麗瀋王聞師德望，聘講華嚴於抗之慧因寺。師展四無礙辨，七眾傾服，王大悅。後至松郡搆精舍，勤修淨業，日課彌陀佛號。年七十餘，無疾預告以時，端坐而寂。

必才

元必才，字大用，姓屈氏，台州臨海人。母趙氏，嗜善崇佛。才娠十月，母夢梵僧振錫入堂，覺而生師。七歲善屬句，脫口而就。年十二，挾冊從江西瞿法師祝髮，進具戒。凝重沉默，觀行精勤，孜孜進修，無斯須懈。接人以慈，誨人無倦，順帝特賜佛鑑圓照之號。一日，忽覺頭目岑然，即謂眾曰：吾緣盡矣。乃焚香面西端坐，高聲念佛，盡一晝夜。又告眾曰：汝等勿謂修持無驗，吾淨土緣熟，三昧現前矣。即索浴更衣，為書以別相識，遂合掌而逝。荼毗，有五色光自龕中發火，餘舌根如紅蓮，齒牙若珂貝，舍利滿地，眾取之，一時俱盡。

旨觀主

元旨觀主，字別宗，杭人。戒德甚嚴，刱觀室于龍山之陽，修行念佛三昧。雖避兵竄逐，亦不暫廢。臨終無疾，沐浴端坐而化。

祖輝

元祖輝住四明郡城佛閣，逢人但云：阿彌陀佛，說亦說不得。人因號說不得和尚。鄞縣尉王用享夫婦敬事之。一日，詣其家別云：吾明日行矣。及明，眾集，即入龕端坐，求甘瓜，啖盡一枚，念佛而化。

楚琦

明楚琦，蜀人，篤信西方。因抵燕京，聞樓鼓聲大徹。洪武初，三詔說法京都，皇情大悅。後築室號西齋，一意淨業。嘗見大蓮華充滿世界，彌陀在中，眾聖圍繞。將示寂，書偈示眾曰：吾行矣。人問：何生？答曰：西方。又問：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乃厲聲一喝，泊然而化。

寶珠

明寶珠常遊杭郡嘉禾間，冬夏一衲，乞食自活，宿無恒居。平時惟念佛不絕口，人喚之，纔應對，即連聲念佛，更無雜語。後于海門寺忽若癲狂者，將半月餘。僧呵曰：爾平生實行，當與世人作眼目，何得乃爾？珠曰：既如是，吾行矣。索浴畢，安然而化。

慧日

明慧日，號東溟，姓賈氏，即宋相賈似道之諸孫。似道謫戍時，師尚幼，志求出家。年二十二，從栢子庭講台教，洞了大義。至正間，下天竺災，元臣高納麟請師新之。順帝聞，特賜慈光妙應普濟之號。至洪武二年，召見奉天殿，朱顏白眉，備奏稱旨。太祖顧謂僧眾曰：爾等學佛者，如金剛、楞伽、心經，皆攝心之要典，何不質諸白眉法師？自后召見，但以白眉呼之。五年，辭歸上竺，日修彌陀懺，以臻淨業。十二年七月之夕，夢青蓮華生方池中，芬芳襲人。寤告眾曰：吾生淨土之祥見矣。後四日，趺坐合爪而寂，世壽八十有九。

真青

明真青，湘潭羅氏子。生而顖異，十五補邑弟子員，十九出家。參無字話，聞舟觸岸聲，有省。後遷華頂天柱峯，修大小彌陀懺，密

持梵網心地品及十六觀經為常課。一夕，夢琳宮綺麗，寶樹參差，見彌陀三聖。師方展拜，旁有沙彌授與一牌，書曰：戒香熏修。萬曆癸巳正月，忽抱疾，遂囑弟子曰：吾淨土緣熟，聖境冥現，當于二十九日告終。至夕乃起，別眾曰：吾即逝矣。眾請曰：和尚往生，九品奚居？曰：中品中生也，胡不上品生耶？曰：吾戒香所熏，位止中品。言畢，泊然而化。

蓮池大師

明蓮池大師，字佛慧，姓沈氏，仁和世族子。幼英敏，年十七補邑庠，試輒冠諸生。然志在出世，每書生死事大四字于案。三十一投西山性天理和尚剃度受具，歷諸方，徧參知識。北游五臺，感文殊放光，過東昌，忽有省，作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隆慶辛未，乞食梵村，見雲棲山水幽寂，遂倚壁危坐，絕糧七日。土人陳如玉等為結茅以棲之。村多虎，屢苦傷人，師諷經施食，虎患遂息。歲亢旱，村民堅請禱雨，師擊木魚，循田念佛，時雨隨注，如足所及。眾感異之，相與肩木荷鋤，競闢其地，得碣礎曰：此伏虎禪師雲棲寺故趾也，願為師新之。不日成蘭若。自是四方學徒，日進六時觀念，中夜警策。初，師從參究念佛得力，遂崇淨土一門，著彌陀疏鈔十萬餘言，更錄古德機緣喫緊語，編為禪關策進，以示參究之訣，蓋顯禪淨雙修之義也。又精嚴律制為第一行，著沙彌要略具戒，便蒙梵網經疏發隱等以發明之。師道風日播，朝野感化。慈聖皇太后見師放生文，甚嘉嘆，遣內侍賫紫袈裟齋資往供，問法要，師以偈答之。將入寂，預于六月中旬入城，別諸弟子，不欲明言近乎揑恠，但云：吾將他往。還山，連下堂供眾云：此處吾不住，將他往矣。眾罔測常規，設盂蘭盆，師曰：今歲我不與會矣。有簿記，師密題云：雲棲寺直院僧代蓮池和尚追薦沈氏先宗。後閱簿方見，始知其預留此別語也。七月朔晚入堂，囑大眾曰：明日要遠行，我言眾不聽，直待一撞一跌纔信我也。眾留之，師作三可惜、十可嘆以警眾。次夜入丈室，因示微疾，瞑目無語，眾請城中諸弟子至，師開目云：大眾老實念佛。言訖，命移坐向西念佛，趺坐而逝。先是漏語見大蓮華，終亦不能秘其往生之驗云。時萬曆乙卯七月四日午時也，世壽八十有一。師自卜寺在嶺下，遂奉全身塔焉，世稱蓮宗八祖。

佛石

明佛石，別號法雨老人，錢塘戴氏子。母夢僧以伽黎覆體而生。襁褓，惡聞腥羶。十四，投禮淨明禪師剃染。十八，受戒於蓮池大師。歷游講肆，習天台教觀。甲午，謁紫栢禪師於金陵，親承授記。臨行，囑師云：良賈深藏還武林。即携一傘，肩一蒲團，入山為深藏計。行至十八澗中，林壑幽異，師快甚，遂縛傘於短松蒲團趺坐。抵暮，二虎咆哮，繞師不去。師囑曰：此地我若有緣，汝須速去。言訖，虎即點頭拽尾而去。于是誅茆壘石，搆一小蓬。名流緇侶，相繼踵至。一日，掘地得殘碑斷礎，知為古理安寺，因重建焉。師性孤卓，不動世緣。晚歲謝客，避居峯頂。搆一室，開一壙，曰：吾生可棲，死可葬。崇禎九年七月十五日，忽示微疾。時值新秋，謂弟子曰：今日晴朗，吾欲遠去。弟子曰：師方病，欲何往？師曰：汝謂吾病耶？扶杖出寢室，盥沐趺坐，集眾囑付後事。適有蔡居士至，師撫掌笑曰：居士證明，餘不及待也。弟子請留偈，師走筆書曰：一句彌陀五十年，分明掘地討青天。而今好個真消息，夜半鐘聲到客船。書畢，顧視左右，投筆而逝。

祖香

明祖香，江西新喻人，于山東龍潭寺精修淨業。有居士王傑者，築菴延之。未幾，語傑云：某日當歸家。眾苦留，香云：歸安養家耳。及期，敷座西向坐逝。舉龕入山，化火自焚。

具宗

大清。釋具宗。無錫人。講天台止觀及念佛三昧，誨人不倦。　順治己亥間示疾，約時沐浴，但著一履，密表隻履歸西之意。誦彌陀經畢，念阿彌陀佛十聲，舉筆書大字云：廓落靈虛，無往來處。擲筆而去。趺坐三日，顏色不變。感不信向者，回心奉佛。

新[、/(、*、)]

大清新[、/(、*、)]，諱大真，童身出家武林蓮居菴，受紹覺師之法，行般舟三昧。終時，諸弟子夜同夢見滿空天神，執持香華，唱云：迎新[、/(、*、)]大師生西方也。及旦，弟子聚而候之。師身康念佛，相見如常。過三日午時，忽坐化。

林谷

大清林谷，紹興人，住羅山之西南。破衲蔴鞋，唯勸人念佛為要。至終時，見白雲立佛來迎而化。土人改其菴曰白雲。

道樞

大清道樞，仁和人。每講經，以天台宗旨為大綱，勸人以念佛工夫為前矛。平居勇猛念佛，不勤世緣。　順治乙未年，夢偕神僧登玉屏峯頂。丙申六月，微疾。二十六日蚤，語眾曰：吾夜夢神僧來迓，豈即昔之登玉屏峯者耶？至戌時，忽見幡蓋盈空，蓮華布地，即趺坐合掌，朗誦法華經題七徧，念彌陀佛號百餘聲，安詳而逝，顏色不變，龕几間馥馥若有異香。

萬緣

大清萬緣，俗姓喬，長興人。為人愚鈍，平日詈之弗嗔，譽之弗喜，專持彌陀佛號數十年。　康熙二年六月，無疾忽自縛草龕。有殷任之者，素與師善，謂曰：師既縛龕，我往蘇賣茶，歸當為置褥。師曰：承汝盛心，恐不及待。至九月初一日，微疾，但飲白水。初六日午時，自入草龕，趺坐而逝。先年往生喬忠我，即其族也。

本冲

大清杭郡張家寺禪師本冲，素專法席，開道羣蒙。
康熙十一年九月示疾，旋回首，有頃復甦，謂大眾曰：我平日缺念佛功夫，今去無坐位，汝等當助我念佛。眾為合掌稱念，逾時而逝。觀此，則知念佛法門，超凡入聖，利益非常，斷斷不可須臾緩矣。寶蓮道人特錄，以垂確證。後學切當猛然篤信，真實禮誦，毋視念佛為等閒。

王臣往生類

烏萇國王

烏萇國王，萬機之暇，雅好佛法。嘗謂侍臣曰：朕為國王，雖享福樂，不免無常。聞西方淨土可以棲神，朕當發願求生彼國。于是六時行道念佛，每供佛飯僧，王及夫人躬自行膳，三十年不廢。臨崩，容色愉悅，化佛來迎，祥瑞不一。

宋世子

宋魏世子，父子三人，俱修西方，惟妻不修。有女十四，死七日更生，啟母云：兒見西方七寶池上，父兄三人，已有蓮華，沒當生彼。母獨無，是以暫歸相告，幸母留意。母感女言，頓發信心，念佛不倦。後命終，亦生安養云。

劉遺民參軍

晉劉程之，彭城人。少孤，事母以孝聞。自負其才，不侶流俗。初為府參軍，即隱去。謝安、劉裕交薦不就，旌其號曰遺民。入廬山，依遠公共修淨土，專坐禪作觀想法。方半歲，即于定中見佛光照地，皆作金色。居山十五年，又見阿彌陀佛，身紫金色，玉毫光照，垂手下接，以臨其室。遺民慰幸悲泣，自陳曰：安得如來為我摩頂，以衣覆我。佛乃為摩其頂，引袈裟以覆之。他日，又見身入七寶大池，蓮華青白相間，其水湛湛，如無邊岸。中有一人，項有圓光，胸有卍字，指池水曰：八功德水，汝可飲之。遺民飲水，甘美盈口。及寤，猶覺異香發于毛孔，乃告眾曰：吾淨土之緣至矣。廬阜諸僧皆來會，遺民對佛像焚香再拜，祝曰：我以釋迦遺教，故知有阿彌陀佛。此香當先供養釋迦如來，次供阿彌陀佛，及法華會中佛菩薩眾，以至十方佛菩薩眾。願令一切有情，俱生淨土。祝畢，與眾話別，面西端坐，斂手氣絕，年五十九，時義熙六年也。

張抗學士

晉張抗積善，向佛誓課大悲心陀羅尼十萬徧，願生西方。年六十餘寢疾，一心念佛，謂家人云：西方淨土，只在堂屋西間之內，阿彌陀佛坐蓮華上，翁兒在蓮華池金沙地上禮佛嬉戲。言訖良久，念佛而逝。翁兒乃孫子名，方三歲而亡矣。

馬子雲縣尉

唐馬子雲舉孝廉，為涇邑尉，押租赴京，遭風舟溺被繫，乃專心念佛。五年遇赦，入南陵山寺隱居。一日謂人曰：吾一生精勤念佛，今西方業成，行且往生安養。明日沐浴新衣，端坐合掌，異香滿戶，喜曰：佛來迎我。言已而逝。

白居易少傅

唐白居易官中大夫太子少傅，捨宅為香山寺，號香山居士。晚歲患風痺，出俸錢三萬，繪西方極樂世界一部，依正莊嚴，悉按無量壽經，靡不曲盡。頂禮發願，以偈贊曰：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眾苦。願如我身老病者，同生無量壽佛所。又前答李觀察詩云：近有人從海上回，海山深處見樓臺。中有仙童開一室，皆言此待樂天來。吾學空門不學仙，恐君此語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即應歸兜率天。

(此詩乃中年所作，樂天一生精究內典，勤修上乘，一心超脫輪迴，往生淨土。彼時李師稷觀察浙東，有一商客，在李所治明州，同眾下海，遭風飄蕩，到一大山，瑞雲奇花，白鶴異樹，盡非人間所見。山側有人迎問道：是何等人，來得到此？商客具言隨風飄到。岸上人道：既到此地，且繫定了船，上岸來見天師。同舟人胆小，不敢上去，只有這個商客，跟將上去。岸上人領到一所在，儼似大寺觀一般。商客隨了這人，依路而進，見一道士，鬚眉皆白，兩旁侍衛數十人，坐大殿上，對商客道：你本中國人，與吾地有緣，方得到此。此山即塵世所傳蓬萊山也，既到此地，可要各處看看去麼？商客口稱要看，道士即命左右，引他宮內遊觀，玉臺翠樹，光彩奪目，有數十處院宇，多有名號，只有一院，關鎖得緊，在門縫裡窺進去，只見滿庭都是奇花。堂中設一虛座，座中有裀褥。階下香烟，瀰漫撲鼻。商客問道：此是何處，却如此空鎖着？那人答道：此乃是白樂天前生所住之院。樂天今在中國未來，故關閉在此。商客胸中原曉得白樂天是白侍郎之號，便把這些去處光景，一一記着。別了那人，走下船來。隨風使帆，不及十日，已到越中海岸。商客將所看之景，備細來稟知李觀察。李公盡錄其所言，書報白公。白公看罷，笑道：我修淨業多年，西方是我世界，豈復往海外山中去做神仙耶？故將此兩首絕句，回答李公，以示專修禪門捷徑，不復更思蓬萊仙島。識者咸謂白公脫屣烟埃，投棄軒冕，一種非凡氣骨，想來定是謫仙。但今生更加精進，一心信向西方，直當超脫玄門，徑往極樂世界，所不待言矣。附記于此，以為白公宿根之證云。)

江公望司諫

宋江公望，釣臺人，官諫議。蔬食清修，述菩提文、念佛方便文，以勸道俗。有子早亡，託夢云：大人修道，功業已成。冥府有金字額，題云：嚴州府江公望，身居言責，志慕苦空，躬事熏修，心無愛染。動靜不違佛法，語默時契宗風。名已脫乎閻浮，身必歸于淨土。宣和末，知廣德軍。一旦無疾，面西端坐而化。

葛繁大夫

宋葛繁，澄江人。少登科第，官至朝散。凡公署私居，必營淨室，設佛像。嘗人室禮誦，舍利從空而下。平時以淨業普勸，道俗多服其化。有僧定中，神遊淨土，見繁在焉。後無疾，面西端坐而化。

張廸助教

宋張廸，錢塘人，官助教。從圓淨律師受菩薩戒，咨問淨業法門，篤志修持，誓生安養。每念佛時，揚聲勇猛，至失音猶不已。一日謂圓淨曰：定中見白色頻伽鳥飛舞于前。又三年，西向端坐，念佛而化。

王仲回司士

宋王仲回官光州司士參軍，問無為子楊公曰：經中教人求生淨土，而祖師云：心是淨土，不必更求。如何？楊公答曰：試自忖量，若在佛境，則無淨無穢，何用求生？若未出眾生境，安可不至心念佛，舍穢土而求生淨土乎？司士感悟，欣躍而去。後二年，楊公守丹陽，忽夢司士云：向蒙指示，今已得生，特來致謝。數日而訃至，言司士七日前預知時至，與宗黨言別而化，正感夢時也。

李秉中官

宋李秉，紹興中官也，領御藥院。初學禪于淨慈輝公，有省。晚閱龍舒淨土文，遂日課佛號。與閣長元美、殿長林師文等數十人，結淨會于傳法寺。忽有疾，夢阿彌陀佛以金圓光戴其首。越七日，又見金光滿房。乃囑別親屬，端坐結印而終。

胡闔宣義

宋胡闔，官宣義，平日雖信佛乘，而未諳淨土。年八十四疾革，其子迎清照律師，乞垂示誨。照謂闔曰：公知安身立命處否？闔曰：心淨則佛土淨。照曰：公自度平昔時中有雜念染污否？闔曰：既處世間，寧無雜念？照曰：如是則安得心淨土淨？闔曰：一稱佛名，云何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照曰：阿彌陀佛以弘誓願，塵劫修行，威德廣大，光明神力不可思議，是以一稱其名，滅無量罪。猶如赫日消于霜雪，復何疑哉？闔遂省悟，即日延僧念佛。次日，照復至，闔曰：師來何暮？二大士降臨已久。照于是率眾厲聲念佛，闔乃合掌而逝。

文彥博潞公

宋文潞公諱彥博，平生慕道甚力，專念阿彌陀佛，期生淨土。晨香夜坐，未嘗少廢。每發願曰：願我嘗精進，勤修一切善。願我了心宗，廣度諸含識。每見一切人，則勸以念佛。于京師與淨嚴法師集十萬人為淨土會。如如居士有頌贊曰：知公膽氣大如天，願結西方十萬緣。不為一身作活計，大家齊上渡頭船。臨終安然念佛而化。

馬圩侍郎

宋馬圩，厥祖忠肅公守杭日，慈雲懺主教令念佛，舉家宗奉。圩至心念佛二十五年。崇寧小疾，易衣坐逝。有氣如青蓋，出戶騰空而去。家人皆夢圩往生。上品。

鍾離少師

宋鍾離瑾提刑浙西日，遇慈雲懺主，遂篤信淨土。後知開封，出則盡瘁國事，入則不寐念佛。年夜促家人起，索浴更衣坐逝。舉家見瑾乘青蓮仙樂，迎引西去。

閻邦榮承務

宋閻邦榮，池州人。二十年，持往生呪念佛。將終，家人夢佛放光迎榮。及曉，榮西向趺坐，忽起行數步，立化。

王衷朝散

宋王衷嘉禾人。結社西湖，不問賢愚貴賤僧俗，但願往生者，普請入社。有勸修文行世。後無疾，西向坐化。

鍾離景融大夫

宋鍾離景融，官朝請大夫，常誦觀經，念佛不輟。掛冠結茅儀真東園側，嘗曰：不識彌陀，彌陀更在西方外；識得彌陀，彌陀秖在自己家。一夕，命僧妙應誦普賢行願品，炷香敬聽，兩手作印而化。

錢象祖郡守

宋錢象祖，號止菴。守金陵日，以淨土真修為念。常于鄉州建接待十處，皆以淨土極樂等名之。創止菴高僧寮，為延僧談道之所。自左相辭歸，益進淨業。嘉定四年二月微疾，書偈曰：菡萏香從佛國來，琉璃地上絕纖埃。我心清淨超于彼，今日遙知一朵開。後三日，僧有問疾者，公曰：我不貪生，不怖死，不生天，不為人，惟求生淨土耳。言訖，跏趺而逝。後有人夢空中云：錢丞相已生西方蓮宮，為慈濟菩薩。

梅汝能縣令

宋梅汝能，常熟人，仕至縣令，有志淨業。忽夢僧授紙百幅，鑿破為二八字，以問東靈照。師曰：二八，十六也。豈十六觀經之謂乎？適一僧以經與之，忽不見。由是誦經念佛，自名為往生，以見志。因邑中生公造丈六彌陀像，乃施錢百萬，為之粧飾。殿前池中，忽湧一雙頭白蓮，其華百葉。當年冬，無疾而終。

咎定國學諭

宋咎定國，號省齋，為州學諭。常念佛，讀淨土諸經。每月三八，集僧俗諷經念佛。嘉定四年，夢青衣童告曰：佛令召君，三日當生彼國。至日，沐浴更衣，念佛坐化。

馮濟川諫議

宋。馮楹號濟川。遂寧人。由太學登第。初訪道禪林，晚年專崇淨業，作西方文、彌陀懺儀。後以給事中出帥瀘南，率道俗作繫念會。及知邛州，于後廳設高座，望闕肅拜，著僧衣登座謝官吏，橫拄杖按膝而化。

王敏仲侍郎

宋王古，字敏仲，東都人，官禮部侍郎。慈仁愛物，深契禪宗。又悟淨土法門之勝，著直指淨土決疑集三卷。平生精勤念佛，數珠未嘗去手。行住坐臥，悉以西方淨觀為佛事。有僧神遊淨土，見古與葛繁同在焉，往生有明驗矣。

蘇軾學士

宋蘇軾，號東坡，官翰林學士。南遷日，畫彌陀像一軸，行且佩帶。人問之，答曰：此軾生西方公據也。母夫人程氏歿，以簪珥遺貲，命工胡錫繪彌陀像，以薦往生。因獻頌曰：佛以大圓覺，充滿河沙界。我以顛倒想，出沒生死中。云何以一念，得往生淨土。我造無始業，本從一念生。既從一念生，還從一念滅。生滅滅盡處，則我與佛同。如投水海中，如風中鼓橐。雖有大聖智，亦不能分別。願我先父母，在處為西方。所遇皆極樂，人人無量壽，無性亦無來。

張無盡丞相

宋張商英，初以夫人向氏激發，留神內典，號無盡居士。嘗著發願文云：思此世界，五濁亂心，無正觀力，無了因力，自性惟心，不能悟達。謹遵釋迦世尊金口之教，專念阿彌陀佛，求彼世尊願力攝受。待報滿時，往生極樂，如順水乘舟，不勞自力而至矣。

韋文晉觀察

宋韋文晉，立行孤潔，建淨業道場，普度含識。六月某日，忽面西跏趺，合掌念佛而化，異香內外皆聞。

賈純仁郡倅

宋賈純仁，霅川人，官郢州倅。潛心淨業，長齋念佛。因微疾，西向宴坐而逝。頂上白光圓相，異香滿室，經宿不散。

吳信叟進士

宋吳子才，字信叟，致仕之後，預作一棺，夜臥其中，令童子擊棺而歌曰：吳信叟，歸去來，三界無安不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胎，及早回頭歸去來。自亦從而和之，緣熟時，無疾而化。

張掄都憲

宋張掄，官兩浙都總官。期生淨土，刻勵念佛。闔門長幼，靡不從化。鑿池栽蓮，日率妻子課佛萬徧。孝宗皇帝親書蓮社二字賜焉。

朱綱少府

明朱綱，京都人，業儒，中鄉舉，三上春官不第，乃就職，官二府致任，專修淨土，日課佛三萬，十五年無少怠倦。臨終坐榻上，兩手擎珠，念佛不輟，異香滿室，乃云：佛來也。連聲稱念而逝。

戴百戶

明戴百戶，前衛世襲也，與陶百戶共辦事巡撫標下。時錢塘江有殺人巨盜，號滿江紅者，黨勢熾盛，官吏不敢捕。巡撫潛召二人，手給一牌，諭曰：我有機密事，著汝二人去幹，如不能辦，當携棺來見。語畢，即退入內衙，二人展牌視之，乃捕滿江紅也。相對無策，[拚-厶+女]身入賊巢，多方誘致，即正典刑。滿江紅臨刑，痛恨二人，誓必索命。二人懼，棄職持齋，誦經念佛，多行善事，以解此冤結。二人雖異地而修，然同時回首。戴百戶豫別親屬，至期坐脫，良久又醒，謂親屬曰：陶兄臨時念差，錯走路頭，故我來與汝等說知，明日我當去。次早復坐脫，鼻垂玉柱，異香滿室不散。

金光前代子

大清金光前，正黃旗代子，起身戎伍，目不識字，然見有義之事，則必銳意為之。其妻龔氏，傳是廬州孝廉之女，痛遭離亂，皈心西方，且粗知書史，凡遇梵典，晨夕持誦，光前為之感動而篤信焉。　順治癸巳冬，奉討不庭，相携入閩，道出武林，聞具德和尚說法靈隱，同往參問，親承開示，自此潛心念佛，愈切愈堅。辛丑夏，還京，駐節錢塘江干，金忽示疾，龔為延醫，光前止之曰：我昔與汝親叩靈隱，今正欲于此作轉身之活計，求和尚一證明耳，何以藥為。龔大笑曰：不意光前亦得到此田地。遂徙帳入崇聖菴，葢欲夫死得其所也。菴居旬日，龔造二棺，謂人曰：妾與金公偕行矣，顧無人為公畢後事耳，事畢，我當往矣。光前聞之，即怡然長逝。龔乃作書致靈隱，求為兩人秉炬，併囑飯僧修懺等事。至七日畢，屏絕飲食，晝夜不臥，一心念佛。女伴多來勸止，堅持勿聽。又七日晡時，視日蚤暮，覺身稍倦，倚棺而盹。少頃醒曰：時至矣。端然趨寂，顏色如生。其鋒之勇捷，即龐氏女亦不是過。圭峰禪師云：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隨情轉，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其光前夫婦之謂乎。靈隱和尚為光前舉火云：人于生死顛危，公于生死自在。只者自在底，便是成佛作祖[打-丁+(霸-雨+西)]柄。舉世間人，瞻之仰之。千載之後，留于崇聖菴，作一段佳話。又為龔氏舉火云：世被情愛

牽連，爾唯生死獨斷。棄此身如脫敝屣，訂歸期如書契券。善女子是真精進，真法供養，亦是靈山會上第一種大行大願。
蓮池大師曰：聞之古德云：士大夫英敏過人者，多自僧中來。然迷而不返者十九，不昧宿因者十一。其故何也？五濁惡世，多諸退緣，賢者所難免也。故戒禪師後身為東坡，青禪師後身為曾魯公，喆禪師後身躭富貴，多憂苦。東坡最為親近法門，而曾公已不之及。彼喆老之後身，其迷抑又甚矣。古今知識所以勸人捨五濁而求淨土也。然則劉遺民而下諸君子，所得不既多乎？

處士往生類

張野茂才

晉張野，居潯陽，兼通華梵，尤善屬文。舉茂才，屢徵散騎常侍，俱不就。入廬山蓮社修淨業。義熙十四年，與家人別，入室端坐而逝。

闕公則

晉闕公則遠公，白蓮社中人，已亡。友人于東京白馬寺為作忌祭，忽林木殿宇皆金色，空中有聲云：我是闕公則，所祈往生極樂寶國，今已達矣，故來相報。言訖不見。

張銓

晉張銓，野之族子也。高逸好學，耕鋤間帶經不釋，屢徵弗就。庾悅以其貧，舉為潯陽令，笑曰：古人以容膝為安，屈志就祿，奚榮之有？乃入廬山，依遠公蓮社，研窮內典，多有悟入。宋景平元年，無疾西向念佛，安坐而卒。

周續之

宋周續之，鴈門人。十二通五經五緯，號十經童子。養心閒居，公卿交辟，皆不就。事廬山遠法師，預蓮社。文帝踐祚，召對辨析，帝大悅。或問：身為處士，時踐王庭，可乎？答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為桎梏；情致兩亡者，市朝亦岩穴耳。時稱通隱先生。後居鍾山，專心念佛，愈老愈篤。一日向空云：佛來迎我。合掌而逝。

庾銑

梁庾銑，新野人，武帝召為黃門侍郎，不赴，六時念佛。一夕，見道人自稱願公，呼銑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後四年，願復至，遂化去。空中言：上行先生已生安養。

高浩象

梁高浩象，東平人，杜門靜坐，專誦無量壽經。嘗在觀中，覺自身泛紅蓮于池面，初未見佛，乃即華上傾心禮佛，遙想金容，光輝遠映。一夕，見眾菩薩來迎，即時化去。

宋滿

隋宋滿，常州人。計荳念佛，積三十石。開皇八年九月，飯僧畢，坐逝。人見天華異香，滿乘空西去。

鄭牧卿

唐鄭牧卿，滎陽人，舉家念佛。開元中病篤，有勸進魚肉者，確乎不許。手執香爐，願求往生。忽異香充蔚，奄然而逝。舅尚書蘇頲，夢寶池蓮開，牧卿坐其上。

張元祥

唐張元祥，居常念佛不輟。一日，促家人云：西方聖人，待我齋畢同往。齋事訖，焚香跏趺，面西而化。

元子才

唐元子才居潤州觀音寺，誦彌陀經念佛。忽小疾，夜聞空中香氣樂音，似有人言：粗樂已過，細樂續來，君當行矣。念佛而化，異香數日不散。同寺元子平後亦聞空中音樂，即西向坐化。

李知遙

唐李知遙，長安人，善淨土教，五會念佛，為眾師範。後因疾，忽云：佛來迎我。洗漱更衣，索香爐出堂頂禮，乃聞空中說偈云：報

汝李知遙，功成果自招。引君生淨土，將爾上金橋。就牀端坐而化，眾聞異香。

汾陽老人

唐汾陽老人于法忍山借一空房止宿，晝夜念佛。貞觀五年命終，時大光徧照，面西而逝。人見乘蓮臺云。

房翥

唐房翥暴死，至陰府見閻羅王。王曰：據案，薄君曾勸一老人念佛，已生淨土。君承此福，亦合生淨土。翥曰：先許金剛經萬卷，巡禮五臺，未欲往生。王曰：巡禮誦經，固為好事，不如早生淨土。王知志不可奪，放還。以此知勸人修者，非徒往生，又感動幽冥也。

孫良

宋孫良，錢塘人。隱居閱大藏，尤得華嚴之旨。依大智律師受菩薩戒，日誦佛萬聲，二十年不輟。忽日命家人請僧念佛，以助往生。僧集，念佛方半餉，望空合掌云：佛及菩薩，已荷降臨。退坐而化。

王闐

宋王闐，四明人，號無功叟。凡禪林宗旨，天台教門，無不洞達。著淨土自信錄。晚年專心念佛，西向坐化，異香芬郁。焚龕時，獲舍利如菽者百八粒。

范儼

宋范儼，仁和人，絕心世務。其子不能治家，儼不之顧，但云：我自是寄客耳。日誦法華，念阿彌陀佛，專心不懈。忽見普賢菩薩，乘六牙白象，放金色光，報儼云：明日卯時當行。越一夕，佛菩薩來迎，就座，合掌而逝。

陸沅道

宋陸沅道，號省菴居士，住明之橫溪。晨起焚香趺坐，目不他瞬。首倡偈曰：盥手清晨貝葉開，不求諸福不禳災。世緣斷處從他斷，劫火光中舞一迴。然後念誦，不緩不急，聲如貫珠。每日法華一徧，彌陀萬聲，一意西馳。年八十五，四月六日沐浴整衣而逝。洎殮，忽聞蓮華馥郁之氣，皆不知來處。近挹之，葢出自口中也。

孫忠

宋孫十二郎，名忠，四明人。早慕西方，于郡城東築菴念佛。後因病，請僧百人繫念。忽仰空合掌，手結雙印，怡然而化。闔城聞天樂異香，漸向西沒。二子相繼念佛，亦坐化。

沈銓

宋沈銓，家錢塘，同妻施氏，專心淨土。平時諸善，悉用回向。後及妻前後命終，皆感化佛，持錫接引而去。

唐世良

宋唐世良，會稽人。持戒念佛，年老疾病，猶不就枕。誦彌陀經十萬過，謂家人云：佛來接我。言訖作禮，即便坐逝。利行人時在道味山，夜夢西方異光旛華天樂，空中聲云：唐世良已歸淨土。

計公

宋計公，四明桃源鐵工也。年七十，兩目喪明。里中眷學諭以擘窠圖印施，勸人念佛。計公初授一圖，念滿三十六萬聲，念至四圖，兩目瞭然。如是三載，念滿十七圖。一日念佛，忽氣絕，半日復蘇，曰：佛令分六圖與眷學諭，是勸導之首；分一圖與李二公，是俵圖之人。囑其子往謝之。言訖，沐浴向西而化。

沈三郎

宋沈三郎，晚歲回心念佛。因病，請僧念彌陀經，易衣而終，縮膝欲起。二子局于名教，以易龕為難，曳其脛直之。將入殮，忽舉首出衣被，矍然而坐。舉家大驚，二子急前扶衛，乃以肘節捶之。子曰：助父坐脫耳。竟坐逝。茶毗，有白鶴二十九隻，飛鳴雲表，久之西去。

陸俊

宋陸俊，錢塘人。少事公門，久之棄去，以淨土為業。每對佛懺悔，垂淚交頤。道友相見，說淨土因緣，纔十餘句，便悲咽感嘆。臨終，請圓淨律師開示西方諷觀經。至上品，淨曰：可以行矣。俊曰：眾聖未齊，姑待之。少頃，忽起就竹牀，面西端坐而逝。

徐六公

宋徐六公者，嘉興人，務農為業。夫婦蔬食，精勤念佛四十年。預作一龕，臨終，易布衣草履，入龕端坐。頃之，曰：佛來迎我。即化去。

黃打鐵

宋黃公，潭州人，本軍伍，以打鐵為生。每鉗鎚時，念佛不輟口。一日無疾，託鄰人為寫頌云：叮叮噹噹，久鍊成鋼。太平將近，我往西方。即化去。其頌盛傳湖南，人多念佛。

何曇迹

元何曇迹，年十八，持菩薩戒，念佛一宵，四鼓即起念誦。人云：太早。答云：見佛金相旛華來迎。遂脫去。

吳子章

元吳子章，蘇州人。世業醫，與兄子才同參雲屋和尚。精勤念佛，合門奉法。至正間，無疾，合掌稱佛名化去。

華居士

明華居士，江干人。醇朴無偽，與人不欺曲。中年屬業諸子，獨處一室，不涉世事，朝暮惟孜孜念佛而已。後將卒，自知時至，更衣正寢，手整冠，端坐別眾而逝。其子先已作棺，于是易龕如沙門故事。舉龕之日，觀者如堵，遠近嚮慕焉。

蓮華太公

明蓮華太公者，越人，一生拙朴，惟晝夜念佛不絕。命終之後，棺上忽生蓮華一枝，親里驚嘆，因號蓮華太公云。

顧居士

明顧源，金陵人，自號寶幢居士。幼能詩，善草書。中年一志淨業。後微疾，集僧俗道友，十念阿彌陀佛，唱和相續。語人云：我決定往生矣。人問：何故？曰：我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世界，金色佛以袈裟覆我，我身已坐蓮華中。時一眾聞蓮華香，諸子悲戀不已。居士曰：汝謂我往何處？何處即此處。此處若明，何處不了？乃屏人曰：毋多言亂我心。空中諸佛迎我，三鼓行矣。至期，怡然含笑而逝。

郭大林

明郭大林，湯陰人。平生端潔雅素，出世為懷。遇僧教以念佛，遂一心淨土。年七十六，一日無疾，與子別云：明午當去。至時坐脫。

糖擔老人

明糖擔老人住杭城艮山門內，平時賣糖為生，口中念佛不絕。忽一日，挑糖擔出，見人便曰：汝及早喫我糖，我將歸去也。更至數相識家，約曰：煩儞明日來幫我擡棺，我要歸去。識者訝之，且信且疑。次早，謂其妻曰：可備酒食，以待來人餉。時識者皆至，老人引令擡棺。到家，沐浴更衣，拱手語眾曰：我當自寢于棺，不勞汝等將身坐棺中，怡然就寢，遂長往矣。眾咸驚異。

劉通志

明劉通志，京都人，精懇念佛。年五十二得疾，念益切。鄰人李白齋先卒，通氣絕，自旦至午復甦，謂家人曰：適見一舟，云往淨土，乘舟三十六人，白齋與焉。我亦一數，但衣未鮮潔，又忘帶念珠，命我易衣取珠，舟艤相待。家人急為易衣，珠掛其項，須臾而逝。

唐體如文學

明。唐廷任，浙之蘭溪人，號體如居士。孝友醇慤，出自天性。少遊黌校有聲，已而覺世無常，傾心至道。參雲棲，受念佛三昧，遂力行之，凡十三年如一日，唯篤志以西方為歸。萬曆癸卯，值耳順仲冬之旦，忽謂諸子曰：新春十有一日，吾行矣。數日前，禮誦如平時。至期盥漱，整衣端坐，手結印，口稱佛名，含笑而逝，如入禪定。

楊嘉禕文學

明楊嘉禕，字邦華，泰和人，世家子也。年十三，持不殺戒，蚤虱無所傷。二十三，肄業南雍。俄疾作，以萬曆乙巳仲冬十九日卒。卒之先，夢遊地獄，見地藏大士于冥陽殿。覺而放諸生命，延僧誦經念佛。謂人曰：吾將逝矣，青蓮華現吾前，得非淨土境乎？遂晝夜念佛不輟。命息燭，曰：汝輩假燭為明，吾不須燭，常在光明中耳。問：何所見？曰：蓮開四色。問：見彌陀否？曰：見彌陀現千丈身。問觀音，曰：身與彌陀等。問勢至，曰：不見也。言訖，忽躍起拈香，連聲語曰：彌陀經功德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吾已得上品矣。寂然而逝。

郝熙載文學

明郝熙載，錢塘人，法名廣定。生平忠信不欺，以德行稱于黌校。晚歸佛禪誦，夙夜匪懈。萬曆辛亥春二月得疾，每睡覺云：吾夢于山中求見佛，佛未見，見百鳥叢集，如是累日。至二十七食時，忽舉首視窓外，謂其子世翰曰：今日別是一乾坤矣。顧家人為置銀錢，俄而曰：吾向恐見官備用，今無用此。三鼓云：有二童子來迎，佛坐蓮華臺現吾前，吾往矣。吉祥而逝。

戈廣泰

明戈以安，法名廣泰，錢塘人。性至孝，素積善行，而深自韜晦，不求人知。晚歲精誠奉佛，與靈芝、僧玄素結春秋二社，念佛誦華嚴五經。忽謂人曰：吾大限將至，當為西歸資粮。遂自室課誦，昕夕不輟，預定歸期。于臘月二十一日前二夕，母子環視悲哽。居士笑曰：生必有滅，奚悲為？吾方凝神淨域，面覲彌陀，若等慎勿以情愛亂我。正念諄諄，惟囑玄素助念無間雜語。至期，寂然而逝。

孫大玕

明孫叔子，法名大玕，自幼警敏端確。年十二，隨父鏡吾居士，奉四十八願彌陀像，入雲棲，因受五戒。歸而斷葷血，息交游，罷呫嗶，矢志念佛，誓取金臺，而勤苦不惜身命。俄而見兩比丘，持蓮華，以一心淨土印可。復見化人，誦金剛經一晝夜。乃矍然起坐曰：彌陀觀音，皆來迎我。結金剛拳印，大呼阿彌陀佛數聲，泊然而寂。時萬曆辛亥十一月十一日也。

俞羨陽文學

明俞羨陽，名汝廉，少補仁和弟子員，力學有聲。萬曆間，應試房考，欲薦榜首，主考稍抑置，固爭不得，寧待來科，遂下第。是年三十一歲，隨喪父，日從高僧游，泣血寫經，以報親恩。因沉心釋典，長齋奉佛，修淨土教，晨昏念佛不輟。晚年常拄杖持筐飯，賑濟蟲鳥，遇僧至，典衣齋之。天啟癸亥正月朔，親友來賀節者，即語之曰：予今上元日永別矣。初六日寫遺像，越二日備棺衾諸斂具，至十五日寅時，呼兒媳至榻前曰：神僧來迎。辰初予去，自起沐浴，整衣冠畢，登榻跏趺而逝，時年七十有二。後其孫灝于　順治辛卯中經魁，旋登甲第，亦不虛羨陽所學云。

韓承山

大清韓承山，平湖縣褚湖涇人也。為人誠朴，力務農桑，積累家業田園約千餘金，居恒惟持齋念佛而已。年八十一，　康熙元年四月之夕，忽謂其子曰：明日汝可徧請親族來家，我欲與之話別。子依命請至，設席相待，對眾言曰：我止有七日住世，特與汝等作別，當盡歡而散。至期，沐浴更衣端坐，子女親屬悉令環坐念佛，自亦念佛，良久不動，近視之，已委蛻矣。

喬忠我

大清喬忠我，長興西門湖墊渡人。鬻竹器為生，兩手削竹，口中念佛不輟。禮拜烏瞻普聞和尚，每瞻山結制時，亦入禪堂坐七。　康熙元年三日前，預告親朋子女曰：我將歸去。至十月朔，更衣向西，正坐念佛。來探視者，俱令念佛相助。對同道師僧曰：而今一別，當于蓮華池中相會也。言訖，悠然而逝。瞻山和尚，予所久交。其徒法慶、古帆來棲，予以淨土相質，因為予言其所躬送者，以堅予信。予自五月發願，虔修至此，纔半載耳。乃平湖則有韓承山，長興則有喬忠我，兩人異地同歸，一時並見，斯亦奇矣。固知

盡大地是西方，盡眾生是佛人，自信不及耳。普願閱是書者，咸生信樂，共赴蓮池，庶幾仰副阿彌陀佛之弘願云。

翟夢鯉

大清翟夢鯉，法名淨震，仁和臨江人。素行誠樸，篤信淨土，十念無違，兼誦金剛。年踰古希，精神矍鑠。　康熙戊申七月下浣，忽示微疾。至八月十三日，緇素親友皆來探視，乃謂眾曰：感蒙垂顧，須念佛助我往生。手自輪珠，毫無倦意。頃云：本欲即去，無奈錯過，明早去罷。次日辰刻，眾又畢集，念佛而逝。

沈養素

大清沈養素，法名智恩，仁和臨江人。耑修淨業，寒暑靡間。年登七十五六，涉險如夷。時稱佛號，誦金剛，嘗展法華三十餘部。康熙戊申八月，偶抱小恙，遂自言曰：我當追踪翟夢鯉也。因與子云：九月十五，我歸去矣。子云：十五欠利，十六日好。高聲曰：寧可上前，莫使退後。至十四日，念佛而逝。身有異香，數日不散。此與翟君同里熏修，今乃前後接踵，去留自主若此，蓋亦罕矣。普願覽者，感發而興起焉。

戴童子

大清童子戴公烈，徽州休邑人，流寓塘棲鎮水北界。生自儒門，週齡失母，為兒戲時，不踰禮法。年十二，始習舉子業，英英露穎。十三，益聰敏，動止類成人。然賦質清弱，因醫痲疹，致傷胃氣，乃就醫吳門。寓所有蓮池大師竹牕隨筆數種，每取其書，反覆細閱，若有會心。七月初六日午刻，忽端坐，謂其祖曰：助我念佛。遂朗稱佛號。其祖和之，始則聲高，漸至聲低，終乃無聲，尚見唇動。頃之，唇亦不動，兀然而化。時　康熙癸丑歲也。此童殆宿具善根，臨終顯現正念，惺然得未曾有。四十八願有云：十方世界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十聲念我名號而不生者，我不作佛。彌陀經云：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極樂國土。信斯言也。此童其流亞歟？故特錄之，以垂不朽。

予自六十初度，方始發願虔修，室人卓濟，永步趨予功。纔五年餘，臨終便爾洒然，復託夢生天，業已附載卷終，用勸眾信矣。茲　康熙八年歲次己酉元旦，予佛前燈燭四支，俱結異常巨華，其三華宛如蓮臺甫，後一華忽現佛像一尊，依山趺坐，面目儼

然，衣褶分明。適有親族來賀歲者，悉令瞻禮，皆嘆希有。此固佛祖顯靈，以堅予信。予自是益加精進，謹告諸方善信，切宜懋勉，慎毋忽諸。寶蓮道人特記。

尼眾往生類

尼大明

隋尼大明，每入室禮念，先著淨衣，口含沉香。文帝后甚重之。將終之日，眾忽聞沉香滿室，俄而光明如雲，隱隱向西沒焉。

尼淨真

唐尼淨真，居長安積善寺。衲衣乞食，誦金剛經十萬徧，篤志念佛。語弟子曰：五月內，十度見佛，兩度見寶蓮華上童子游戲，吾已得上品生。言訖，跏趺而化，祥光滿菴。

尼悟性

唐尼悟性，居廬山念佛，虔願往生。忽聞空中音樂，謂左右曰：我已得中品生，見同志念佛精進者，皆有蓮華待之，汝等好自努力。言訖而逝。

尼能奉

宋尼能奉，錢塘人，專修淨業。嘗夢佛光照身，及聞空中善言開慰，告其徒曰：吾往生時至。少頃，聞奉念佛聲甚厲，奔往視之，則合掌面西坐逝矣。異香滿室，樂音西邁。

尼法藏

宋尼法藏，居金陵，勤志念佛。夜見佛菩薩來，光明照寺，奄然而化。

尼無為

明蕭山來氏女。幼誓不嫁，蔬食念佛。年二十，薙髮結茆，專修淨業。三十游方參學，凡所歷處有病苦者，隨物取與，煎湯服之即

愈。嘉靖間，宮中時疫，風聞于朝，召赴有驗，賜無為心禪師之號，送歸故廬。將終日，有神僧投宿，無為却之再三，神僧勸誡而進。權宿禪牀，睡醒不見，知是神僧，便起坐。偈云：六十四年活計，今朝撒手歸西。得個菩提三昧，依然明月清風。即逝。茶毗一團舍利，塔于冠山。

尼月朗

大清尼月朗，松江世族吳氏女。父母欲為擇配，力阻弗擇。年十七，遇杭州尼千江化緣齋僧，懇求出家。次年春，隨祖母諸眷屬天竺進香，乘便竟至千江庵住足，示無歸意。眷屬咸往勸之歸，決志不允。眾知不可

婦女往生類

文帝后

隋文帝后獨孤氏，雖處王宮，深厭女質，常念阿彌陀佛，以八月甲子命終。時永安宮北，種種音樂，自然震響，異香滿室，從空而至。帝問闍提斯那：是何祥瑞？對曰：淨土有佛，號阿彌陀，皇后業高，超登彼國，故現此瑞耳。

姚婆

唐姚婆，上黨人。因范行婆勸念阿彌陀佛，臨終見佛，菩薩來迎，告佛言：未與范行婆相別，請佛暫住少時。佛住空中，候范婆至，姚婆立化。

溫靜文妻

唐溫靜文妻，并州人，久患在牀。靜文勸以念佛，一年不絕，遂見淨土。乃告靜文言：我已見佛，後月定去。又以食獻父母云：今得隨佛往生，願父母及夫專心念佛，來西方相見。言訖而終。前三日，見蓮華大如車輪。

荊王夫人

宋元祐間，荊王夫人王氏，與婢妾精修淨業。唯一妾懈怠，夫人斥之。妾悔悟精進，久之謂他妾云：吾今夜當生西方。是夜異香滿室，無疾而終。明日他妾告夫人：昨夢化去者，託致起居，云蒙夫人訓誨，已獲往生，感德無量。夫人云：使我亦夢，乃可信耳。其夜夫人夢見亡妾，敘謝如前。夫人云：西方可到否？妾云：可到，但從妾行。夫人隨之，見池塘廣大，紅白蓮華，大小相間，或榮或悴，種種不同。夫人問云：何以如此？妾云：此皆世間發念修西方人也。纔發一念，池內便生蓮華一朵。若願心精進，則華日日敷榮，以至大如車輪。若願心退轉，則華日日萎悴，以至殞滅。次見一人，坐蓮華上，天衣飄揚，寶冠瓔珞，莊嚴其身。夫人問云：何人也？妾云：楊傑也。又見一人，朝服坐于華上。妾云：此馬玕也。夫人云：我當生何處？妾引行數里，遙望見一金壇，金碧照耀。妾云：此夫人化生處，乃上品上生也。夫人既覺，訪問楊馬所在，則傑已亡，而玕無恙。是知精進不退者，雖身在娑婆之內，其神識已在淨土矣。後夫人于生日，秉爐焚香，望觀音閣而立。子孫方具獻壽之儀，已立化矣。

馮氏夫人

宋廣平郡夫人馮氏，名法信，贈少師許珣之女，適承宣使陳思恭。少多疾，往見慈受深禪師，教以持齋念佛，精修淨業。夫人盡去葷血，衣埽塔服，專以西方為念。行亦西方也，坐亦西方也，起居食息亦西方也，語默動靜亦西方也，酌水獻華亦西方也，誦經行道亦西方也。剎那之念，秋毫之善，一以為西方之津梁。十年間無惰容，心安體健。一日忽書偈云：隨緣任業許多年，枉作老牛為耕田。打疊身心早歸去，免教鼻孔受人穿。族黨怪之，夫人云：支那緣盡，行即西歸，何怪之有？乃臥疾，忽矍然而起云：吾神游淨土，面禮阿彌陀佛，觀音左顧，勢至右盼，百千萬億清淨佛子，稽首慶我來生其國。若宮殿林沼，光明神麗，與華嚴十六觀經所說同。明日安然化去，家人聞妙香芬馥。三日茶毗，舉屍如生。

觀音縣君

宋吳氏縣君，其夫都官員外郎呂宏，亦悟佛理，夫婦各齋戒清修。吳氏有二侍女，亦絕葷血，勤力助為勝業。其一頗好禪理，既病，猶怡然笑語而逝，如委蛻然。其一奉戒克苦，或終月不食，但日飲吳氏所呪觀音淨水一盞而已。忽見金蓮捧足者三，又數日見其膝，又數日見其身，又數日見其面目，其中乃阿彌陀佛，左右則觀音、

勢至也。又悉見其堂殿國界，皎如指掌，曉然知其為淨土。問其詳，則云：彼皆清淨男子，經行遊樂，無女人也。又問：彼佛如何說法？云：我得天眼，未得天耳。故但見問答指顧，而不能聞所說也。如是者三年，未嘗一日不在目前。忽感疾，自言往生，乃終。吳氏事觀音有靈感，每于淨室列置瓶缶數十，以水注滿，手持楊柳誦呪，必見觀音放光入瓶缶中，病苦者飲水輒愈。所呪水積歲不壞，大寒不凍，世號觀音縣君。

陸氏宜人

宋宜人陸氏，錢塘人，朝請王瑮妻也。嘗誦法華，篤意淨土，禮懺一會，念佛萬聲，凡三十年。因微疾，忽聞天鼓自鳴，人方驚異，即面西端坐，雙手結印而逝。

胡長婆

宋胡長婆李氏，上虞人。夫喪後，日夜高聲念佛及誦彌陀經，凡十餘年。一日，見有僧覆以緋蓋，曰：汝十五日子時往生。問：師何人？曰：是汝所念者。婆遂會別諸親。至期，有異香光明，端坐而逝。七日焚化，齒如白玉，舌如紅蓮，睛如葡萄，皆精堅不壞，舍利不可數計。次日，焚處生一華，如白[璽-玉+(卸-卩)]粟云。

龔氏

宋，錢塘龔氏，晝夜念佛，誦彌陀經。後有疾，請亨律師指示。陳說未終，端坐而化。老妾于氏，亦念佛不輟。一夕，夢龔氏告云：我已生淨土，汝七日當生。至期亦逝。

鄭氏

宋鄭氏，錢塘人，日課觀音經，念佛不輟。後病中索浴，浴畢，西向坐，問家人云：聞磬聲乎？淨土諸聖且至。已而合掌喜躍曰：佛菩薩來，觀音手執金臺，如來接我登座。遂奄然而化。

黃氏

宋黃氏，四明人。早喪夫，因歸父舍，精修淨業。臨終見佛來迎，結印徐行，儼然立化。家人篩灰于地，以驗生處，見蓮華一朵生灰

中。

朱氏

宋雲川朱氏，念佛三十年，忽斷食四十日，唯飲水念佛。夢三僧各執蓮華，謂曰：吾先為汝種此華，今當往生。既寤，請僧助念，端坐而逝。

項氏

宋項氏，名妙智，鄞縣人，寡居。二女悉令為尼，精勤念佛。一日忽曰：我欲坐脫，錯與作棺。女曰：佛用金棺，無嫌也。母喜。俄而異香滿室，西向結印，微笑而逝。

裴氏女

宋汾陽裴氏女，專志念佛。報盡日，索火焚香，言：佛以蓮臺迎我，我當往生。已而天華飛墜，安坐而化。

沈氏

宋沈氏，慈谿人。自幼蔬食念佛，歸章氏，一心不變。施米貸被，以濟饑凍。後微疾，念佛尤力。忽見佛菩薩、諸天聖眾普現目前，燈光千點，纍纍然狀若虹橋，即日吉祥而逝。

樓氏

宋樓氏慧靜，適寺簿周元卿。嘗披玩傳燈，發明見地。尤以淨業為真修，念佛不輟。晚年被疾，忽見蓮臺紫色，化佛無數，異香滿室。語家人，亟令念佛，頃刻而化。

周氏

宋周氏妙聰，周元卿之女也。因感其母華臺往生之瑞，篤志念佛，期生安養。病中請僧行懺，自見其身着新淨衣，在樓閣上作禮念佛。謂家人曰：勤修淨業，西方相待。右脅西向而逝。

秦氏

宋秦氏淨堅，家松江。厭惡女身，與夫各處精持齋戒，閱華嚴、法華、光明般若經無虛日。晨昏修彌陀懺，禮佛千拜。久之，有光明入室，面西安坐而終。

鍾婆

宋嘉禾鍾婆，誦彌陀經，念佛二十年，為常課。一日，語子曰：見大白蓮華，無數眾聖在此端坐，聳身而化。

孫氏

宋錢塘孫氏女，常念佛持呪。因病，請清照律師至，謂曰：久病厭世，願求往生。師為談淨土因緣，大喜。至夜，夢師持藥一盞，服之流汗，身心輕安。三日後，語侍人曰：迦葉尊者來此，好金蓮華座。即瞑目結印而化。

梁氏

宋梁氏女，居汾陽，兩目俱盲。遇沙門勸令念佛，越三年，雙目開明。後忽見佛菩薩幡蓋來迎，即日命終。

黃婆

宋潮山黃婆，持金剛法華，專心念佛。忽患痢疾，但飲水不食。鄰菴僧善修，夢婆來謂曰：將往西方。越二日，婆西向念佛，端坐而化。遠近皆見紅霞覆婆之屋。

崔婆

宋東平梁氏乳媼崔婆，淄州人。平生茹素極愚，不能與同輩爭長短。主母晁夫人留意禪學，崔朝夕在旁，但誦阿彌陀佛，虔誠不少輟。不持素珠，莫知其幾千萬徧。年七十二，得疾不下床，然持念愈篤，忽若無事時。倡偈曰：西方一路好修行，上無條嶺下無坑。去時不用着鞋襪，脚踏蓮華步步生。諷咏不絕口。人問：何人語？曰：我所作。曰：婆婆何時可行？曰：申時去。果以其時去，用僧法焚之，舌獨不化，如蓮華然。

鄭氏

元鄭氏，淨安錢塘人，念佛日無虛度。得疾，聞空中聲曰：汝行有期。母得自怠，又見佛身金色，即奮起面西端坐，召其出家子義修諷彌陀經，倏然而化。其女夢母報曰：吾已得生淨土，可聞之諸修師云。

周婆

元鄞縣寶幢市周婆，精修淨土。遇歲首，持不語，晝夜常坐，盡月而止。遇暑月，則施茶湯，歷久不廢。一夕，夢大荷葉徧覆一市，覺自身持數珠行道葉上。既而微疾，鄰人夜見幢幡寶蓋來入其家。黎明，婆已合掌念佛逝矣。

薛氏

明薛氏，武塘世族女也。生時，母夢長庚入懷。後歸周，生子五人而寡。秉節目，誓供觀音大士，香煙結蓮華，人異之。專心淨業，好施不倦，念佛十五年如一日。萬曆丁亥五月，得疾，醫進乳粥，確乎不許，逐絕粒，屏藥石。至九月六日，延僧禮懺，且曰：四日足，吾事畢矣。乃西向對彌陀像，晝夜繫念，囑諸子翊贊，禁諸婦女母入。是日，索水灌手，誦甘露真言，着淨衣，戴誌公帽，長跪佛前，念然香讚佛偈，唱三皈依，禮三拜，輪珠念佛一百八徧。逮午，趺坐結印而化，神氣熙然，較生存倍更開朗。一時在側者，俱聞蓮華香滿室中。諸子奉命入龕，觀者數千人，歡喜頂禮云。

于媼

明。于媼。北京昌平州邵村民于貴之母，久積念佛。一日，浣衣甚潔，謂其子曰：予將生淨土。子未信。至期，取几置庭心，坐几上脫去。異香天樂，鄉人皆聞。

張母

明張母陶氏，為長水守約居士繼室。居士奉佛，母化之日，課誦無間。居士出禮普陀，母謂二子曰：吾平日參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二語，今始悟。初四日，吾行矣。及期，端坐而逝。次日，居士歸成殮，俄而棺上出青蓮華五朵。居士大駭異，自愧恒常與俱，不知其道行如此。遠近見聞，靡不嘆慕。

孫氏母

明中官孫名之母，一生齋戒念佛。年老微恙，自知時至，告其子欲坐脫。子哀泣止之不得，乃為作龕。至期入龕，安坐化去。

徐氏

明陸母徐氏，嘉定人，孀居，刻志淨業。夫昔有千金出貸，焚券不取，奩飾罄以施人，恒于佛所禮誦不輟，如是者十載。一夕，忽呼侍人曰：看東方光發否？我往生時至矣，汝輩可助我。遂高聲念佛，合掌而逝。

朱氏

明陳母朱氏，吳郡嘉定人，濬川居士室也。孝慈天植，素向三寶。年八十一，其子參雲棲歸，導以念佛往生，遂篤志淨業。越二載，示疾。卒之前三日，堂前大呼母名者三。母云：有二青衣在此。時病久孱困，忽躍起，竪脊端坐。諸子勸其寢息，乃吉祥而逝。迎尸中堂，仰臥之，尸自轉西向。一時駭異，以為精誠所感致云。

徐氏

大清餘姚徐氏，司馬執策徐公姑也。適烏山胡振嶽，貲產饒裕，舉四子一女。年四十餘，夫喪，遂託委家事，深居閫內，未嘗一入寺廟，亦不持長齋，惟每日晨興盥漱焚香，至心禮念阿彌陀佛千聲，如是者二十餘載。一日無疾，忽謂家人曰：有金童玉女多人，執綵旗寶蓋在此迎接，越三日當與偕行。屆期黃昏時，呼家人永訣，云：頃即去矣。長幼環集，並無他誡，但囑云：人當念佛。正身端坐而逝。

太君江孺人

大清杭郡太君孺人江氏，餘杭儒宗訒公嚴先生繼配，都諫灝亭公沆之生母也。太君產於望族，賦質賢淑，秉性仁慈。年十五，適訒公。孝以承先，慈以逮下，積德裕後，勤儉治家，凡五十餘年。初，訒公皈依蓮池大師，篤信淨土。太君方青年，即奉教虔修。每鷄鳴，輒起長跪佛前，誦經持呪，念佛千聲。諸薰香炳燭盥飲之役，悉不呼睡。婢或勸之，母自苦曰：習勤固我素，況自了身後

事，乃以累若輩，豈學道人所宜。　康熙戊申二月，示微疾，數日旋差。至三月六日，晨起課誦，一如平時。達旦，仍寢疾進藥，弗飲，曰：我無他病苦，但覺肢體憊甚，當不復起。安睡移時，忽大聲曰：觀音菩薩來矣。趣具湯淨體巾，拭畢，甫就枕，又毅然欲起坐。子婦恐過勞，力止之。復臥片刻，瞑目而逝。殮時，顏色紅潤異常，手足綿軟，心頂猶熱。此足驗太君善根夙植，德盛功深，致感菩薩親來接引，臨終正念惺然。其往生安養，永享無窮之樂壽，所必然矣。至如子孫振振，甲第聯翩，躬膺榮寵，食報於塵世者，特其緒餘耳。

傅氏

大清塘棲鎮西小河沈易生室傅氏，法名德蓮，素敦信向，持齋念佛。沈以瞽目賣卜，所得餘貲，悉以飯僧。四方瓢衲，聞風雲集，接踵而至。傅氏不憚勤勞，虔誠齋供者十有六載。　康熙壬子七月，忽示疾，伏枕旬餘。至閏七月初一子時，索湯沐浴更衣，謂親屬曰：我有金童玉女來相接引。因命扶起，前行數步，端坐椅上，合掌念佛，瞑目而逝。瞻山法慶和尚為說偈曰：老婆弘願自剛強，典座行堂一力當。大道本無男女相，真心不落斷常光。生前夙植華開日，展臂高超往上方。豈讓靈昭能撒手，蓮生火內更馨香。

（此係予比隣，眾所共知。多年禪宿，回首洒然，不過如是。在俗女流，臨終之際，動止恬適，自然而然，豈易得哉？直令人敬羡不置。寶蓮道人特記。）

補遺

鍾氏

明鍾氏，仁和張後溪繼室。年四十夫喪，遂持長齋，篤信念佛者四十餘載。居常每聞天樂鳴空，又夜常聞戶外佛聲浩浩，啟視杳無人跡。如是異徵，屢屢槩見。泰昌元年臘月十六日臥病，二十四日絕食，止飲白湯數日。至次年元旦，為家人言：見徧室蓮華，并有幡蓋懸于床前，口中念佛不輟。戌時，吉祥而逝。

惡人往生類

張善和

唐張善和，殺牛為業。臨終，見羣牛作人言索命。善和大恐，告妻云：急請僧為我懺悔。僧至，諭之曰：十六觀經說：若人臨終，地獄相現，至心十稱南謨阿彌陀佛，即得往生淨土。善和云：便入地獄也。不暇取香爐，即以左手擎火，右手拈香，面西專切念佛。未滿十聲，乃云：我見阿彌陀佛從西來，與我寶坐。言訖而逝。

張鍾旹

唐張鍾旹殺雞為業，病革，見一緋衣人驅羣雞來叫云：啄！啄！四畔上啄，血流被面，受大痛苦。有僧為舖像燒香，念阿彌陀佛，兼令鍾旹一心專念。頃之，香氣滿室，恬然而逝。

雄俊

唐雄俊，寓成都，膽勇過人，不守戒律。嘗罷道從戎，尋復為僧。因聞經言，一稱佛名，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乃大喜曰：賴有此耳。自是雖為惡，而念佛不輟。丁未二月暴亡，經宿忽甦，言至冥司，主者曰：誤追汝，然汝念佛，本無深信，今還人世，宜倍精進。人以為地獄漏網。既而入山，齋戒念佛。越四年，辛亥三月，緇輩咸集，告曰：吾時至矣，爾輩還城，見吾親知，為吾語曰：俊以念佛，得生淨土。母以為地獄漏網人也。語笑之間，端坐而化。

惟恭

唐惟恭住法性寺，慢上凌下，親狎非類，酒徒博侶，交集于門，暇則念佛。寺僧靈巋者，同惡相濟，里人為之語曰：靈巋造惡，惟恭繼跡，地獄千重，莫厭雙入。恭聞曰：我雖積業，罪無所逃，然賴淨土教主憫我愆尤，扳我塗炭，豈復墮惡道耶？乾寧二年病革，巋自外還，見伶人數輩，少年麗服，問所從來，答曰：西來迎恭上人耳。一人懷中出金瓶，瓶中蓮華，其合如拳，俄頃增長如盤盂，光彩交映，望寺疾馳，而忽不見。巋至寺，聞鐘聲，恭已逝矣。

瑩珂

宋瑩珂，受業霅川瑤山，酒炙無所擇。忽自念梵行虧缺，恐從流轉，令同住取戒珠禪師所編往生傳讀之。凡讀一傳，為一首肯。既而室中面西設禪椅，絕食念佛。越三日，夢佛告曰：汝尚壽十年，且當自勉。珂白佛言：設有百年，閻浮濁惡，易失正命。所願早生

安養，奉事眾聖。佛言：汝志如是，後三日當迎汝。至期，命眾誦彌陀經，乃曰：佛及大眾俱至。寂然而化。

仲明

宋仲明居山陰報恩寺，素無戒檢，因感疾，謂同學道寧曰：我今心識散亂，何藥可治？寧教以隨息念佛，明如所教。至七日，力已困憊，寧又令想目前佛像。久之，忽見二菩薩，次復見佛，瞑目而逝。

吳瓊

宋吳瓊，臨安人。先為僧，退道返俗。前後兩娶，生二子。屠沽之事，靡所不為。常庖厨殺雞鴨等，則持而唱云：阿彌陀佛子，好脫此身去。連稱佛號，乃施刃。每切肉，念佛不輟。後目上生瘤如雞卵，遂大憂怖。搆草菴，分散其妻子，念佛禮懺，晝夜如不及。紹興二十三年，告人云：瓊來日戌時去也。人皆笑之。次晚，以布衫換酒，飲畢，書頌云：似酒皆空，問甚禪宗？今日珍重，明月清風。端坐合掌念佛，叫云：佛來。即化去。

金大公

宋金奭，會稽人，網魚為業。忽猛省，持戒精進，日課佛號萬聲，久而弗替。後無疾，語家人云：阿彌陀佛與二菩薩俱來迎我，我歸淨土去也。焚香端坐而化。邑人聞異香，天樂終日不散。

馮珉

宋上虞民馮珉，少事游獵，見巨蛇持矟，將往刺之。時蛇在巖下，欲噬黃犢，珉推巖壓之。至死，蛇屢為祟。珉修懺念佛經年，蛇不能害。一日，請同社淨侶誦彌陀經，合掌而化。

畜生往生類

龍子

菩薩處胎經云：有一龍子謂金翅鳥曰：我自受龍身，未曾殺生，觸嬈氷性。壽終之後，當生阿彌陀佛國。

鸚鵡

唐貞元中，河東裴氏畜鸚鵡，常念佛，過午不食。臨終，十念氣絕，火化之，得舍利十餘粒，烱然耀目。僧慧觀者，用陶甓建塔，以旌其異。成都尹韋皐為之記，有了空相于無念，留真骨于已斃之句云。

鴝鵒

宋黃巖正等寺觀公，畜鴝鵒能言，常念佛不輟。一日立化，穴土葬之，俄而舌端出紫蓮華一朵。靈芝律師嘗為之讚，有立亡籠閉渾閒事，化紫蓮華也太奇之句焉。

又

潭州人養一鸜鵒，俗名八哥兒。見僧念佛，亦學念佛，遂捨與僧。此僧常教念阿彌陀佛。後斃，僧為小棺埋之。塚上生蓮華一朵，開棺看其根，自口中生。人為偈云：有一飛禽號八哥，解隨僧口念彌陀。死埋平地蓮華發，人不回心怎奈何。蓋阿彌陀佛有誓願云：眾生念我名號者，必生我國。凡言眾生者，上自天人，下至微細蟲蟻之類皆是。以此觀之，則此八哥兒必生極樂世界，為上善人矣。人而不知，人而不修，可痛惜哉！事在潭州城外，因此而名其城門。

靈犬

大清杭郡橫河橋東街普慈寺僧天一，畜一犬，每遇蓮社眾信齊集，誦經念佛，犬即蹲伏而靜聽者有年矣。　康熙五年六月六日，俗例猫犬同俗，狗例浴此犬于池，次早死于圊側。僧眾憐之，為說三皈依，持呪焚埋。犬忽起立，聽法音竟，復合前爪而仆，如合掌然，一眾驚嘆。犬既現此神異，則知平日蹲伏時，必竭誠信向，口雖不能言，而心自默念，其往生安養，作上善人無疑矣。犬尚有此顯應奇跡，人之虔修淨土者，更當何如耶？天一為之誦曰：荒荒古苑半蘼蕪，幸有靈尨義未辜。踏徧苔蘚迎善客，吠殘蘿月警頑夫。遺骸自把真心顯，公案誰參佛性無。多載盡誠緣忽謝，茶毗莫異海山狐。特錄之，以與鸚鵡鴝鵒並垂不朽。然二禽猶能出口，犬則惟是默持，實亘古希有之異云。

念佛現應

龍舒云：極樂國土，雖去此百萬世界，論其迹則不勝其遠。然佛之慧性，含虛空世界，故無所不在。是以一切眾生，舉意動步，皆在佛之性中。至心懇切，無不應驗。謹將傳記所載，耳目所經，現世感應者錄之。

請佛形儀

天竺雞頭摩寺五通菩薩，以神力往安樂國，見阿彌陀佛，陳云：娑婆眾生願生淨土，無佛儀形，請垂降許。佛言：汝應先行，尋當現彼。五通還，聖儀已至，一佛、五十菩薩各坐蓮華在樹葉上，遂傳寫流布。

勝會書名

長蘆宗賾禪師遵遠祖遺範，建蓮華勝會，普勸念佛。一夕，夢一人烏巾白衣，丰貌清美，揖而曰：欲入公蓮華勝會，乞書一名。賾問：何名？答曰：普慧。書已，又云：家兄普賢亦乞併書。賾覺而檢華嚴？離世間品有二菩薩名，因思佛子助佛揚化，必有聖賢為之幽贊，然則與此會者豈小緣哉？遂以二菩薩為會首云。

法門最勝

唐慧日泛泊渡海，達天竺，參訪知識，咨稟捷徑要法，天竺學者皆讚淨土。至健馱羅國東北大山，有觀音像，日乃七日叩頭，又斷食，畢命為期。至第七日夜，忽見觀音現紫金身，坐寶蓮華，垂手摩日頂曰：汝欲傳法，自利利他，惟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當知淨土一門，勝過諸行。說已忽滅。日回長安，普勸念佛。

夫婦見佛

宋葛濟之，句容人，稚川後也。世事仙學，妻紀氏獨精誠念佛。元嘉十三年，方在機杼，忽覺空中清明，因投杼仰瞻四表，見西方有佛現身，寶蓋幢幡映蔽雲漢，喜曰：經言無量壽佛，其即此耶。面佛作禮，濟之驚異就之，紀氏指示佛所，濟之亦見半身，俄而隱沒，祥雲五彩，親里咸睹焉。自是多歸佛法。

鬼不敢噉

佛世有一國，鄰于羅剎，雖剎食人無度。王約：自今國中，家以一人，次第送與，弗得枉殺。有奉佛家，止生一子，次當充行。父母哀號，囑令至心念佛。以佛威力，鬼不得近。明晨往視，見子尚在，將之而還。羅剎之患，由此遂息。

念佛却鬼

望江陳企，嘗妄殺人。後見鬼現，企畏懼，急念阿彌陀佛，鬼不敢近。企念佛不已，鬼遂不現。後常念佛，臨終坐化。後半年，附本家孫女妙光云：我因念阿彌陀佛，已生極樂世器。舉動言語，一如平生。親戚相知皆來看。至兩三日，家人云：惜乎你在生時，不曾傳得喜神供養。企遂現，儼然如平生。唯面帶少顏，蓋西方長生不老。其頭如佛之螺髻，蓋成佛之漸也。

念佛聰辯

隋南嶽慧思禪師，精心事佛，因夢阿彌陀佛與之說法，自是聰慧過人，辯才無礙。

念佛薦亡

宋鎮江張繼祖，篤信西方。其乳母死，多為念阿彌陀佛追薦。一夜，夢母來謝云：荷君念佛，已生善趣。

念佛眼明

宋懷寧縣營田庄，有阮念三嫂，患兩目將盲，常念阿彌陀佛，遂得開明。

閻王勸婆

宋鎮江金壇縣株林村蔣婆，年七十許，死至陰府。命未盡，當還。閻羅王問云：汝能念經否？對曰：不能。王云：汝不能念經，當念阿彌陀佛。既放還，蔣婆謂：閻羅王教我念佛，更無可疑。故常念佛，近百二十歲方終。其生淨土，斷可必矣。

睡寢得安

宋劉仲慧，湖州長興人，患夜夢恐怖。有教以念佛者，遂至誠高念一百八徧，然後就寢。當夜神魂晏然，自是繼念不輟。

念佛脫難

宋晉江邵彪，字希文。為士人時，夢至一官府，人皆稱安撫。彪自喜曰：豈非予及第後作安撫乎？行至前，見一官問曰：汝知汝未及第因否？對云：不知。令引彪去，見一大鑊煮蛉蜊，見彪，乃作人聲叫彪姓名。彪遂念阿彌陀佛，方念一聲，蛉蜊皆變黃雀飛去。彪後果及第，至安撫使。以此見殺生阻人前程，不可不戒。又見佛力廣大，不可不敬。官職自有定分，而人不可以苟求者也。

念佛止疾

宋王龍舒，附舟至鎮江，閘中闕水，不能行。乃于金山借四經，即阿彌陀經也，欲校勘刊板廣傳。舉筆之時，右手有風，其指自掉，寫字不便。乃舉指念阿彌陀佛，與觀世音菩薩，數聲禱告，乞除風疾，以成就寫此經。禱畢，指遂不掉，以至終帙無恙。以此見佛與菩薩，只在目前，但人信心不至耳。(龍舒自記)

念佛免死

有一老婦雙瞽，令小兒牽行，常念阿彌陀佛。一日，息于舊屋之下，屋忽傾倒，小兒走去，老婦在下，乃有二木相拄，護于老婦之上，得不壓死。

念佛辟瘧

宋李子清，久瘧不愈。龍舒居士授之一方，教以臨發之際，專志念佛，然後服藥。子清信而行之，當日減半。次日復念，遂全愈。自是篤信念佛。

舍利迸現

宋贛州廉中大夫恭人，繡丈六身阿彌陀佛。方及半，忽有舍利現綵縷中，舉宅驚嘆。

又

真州鍾離少師任氏夫人，修西方雕阿彌陀佛像，長四寸八分，龕飾甚嚴，常頂戴行道。其像眉間忽迸出舍利，大如黍米，光彩照人。

治病得愈

宋秀州一僧，常念阿彌陀佛，為人治病。有病者請往，常得痊愈。州人敬信如佛。

兒孫免難

宋鎮江村落間，有一老人，每有事，必合掌至額，念阿彌陀佛。其孫方二三歲，因隨母至田野，忽失之，老人尋訪不見。後數日，人告云：在溪外。果尋得之，見足跡徧于灘上。其溪甚深，不知此兒何緣過彼，又久而無恙。人以為其祖至誠念佛所感也。

念佛脫械

元至正十五年，張士誠攻湖州，江浙丞相與戰，擒四十人，囚檻送戮。夜宿西湖鳥窠寺，適大猷謀禪師徐步廊下，囚因求救。師教至，心念南無救苦救難阿彌陀佛。中有三人信受其語，念不絕口。天曉，發囚易枷鎖至，三人刑具不足，惟繫以繩。既而審鞫，知良民被虜者，遂得釋。

念佛鬼敬

明海昌村民某，有老媪死，附家人言平生事及陰府報應甚悉，鄉人環而聽之。有一人在眾中，忽攝心念佛，媪謂曰：汝常如此，何患不成佛道？問：何故？曰：汝心念阿彌陀佛故。問：何以知之？曰：見汝身有光明故。村民不識一字，瞥爾一念，尚使鬼敬，況久修習者乎？是故念佛功德，不可思議。

女轉男身

大清杭郡府治前管米山皂隸王三官之母，孀居年老，日唯念佛。所積十餘金，悉向靈隱施捨。　康熙元年五月，寢疾亡去。半日復甦，曰：我去投一男胎，因彼處纔請收生婆，時辰未到，故我轉來與你們說。更憩半餉而沒。

念佛生天

大清仁和塘棲鎮卓孺人，法名濟永，乃左春坊卓朗彝之姊，而為予元配也。生平性直心慈，篤信佛法。尊禮玉林、具德兩大師，間亦施捨僧尼。遇貧苦疾痛者，必矜恤之。辛丑歲，予六十初度，得王龍舒淨土文，心切向往，遂專修淨業。卓亦依法修習，日課念佛，誦彌陀經，已五六年矣。今　康熙丁未閏四月初二日辰刻，忽示微疾。初三日戌時，忽自坐起，瞑目安然而逝。及殮時，顏色如生，歡容可挹。眾咸嘉嘆，逆知其必歸善地矣。至五七之夜，託夢與兒媳陳氏云：前者有天神執長柄香爐迎我，故我即去。因問云：曾知死否？答云：初猶朦朧不知，今已知矣。我今不喜着艷服，直入臥內。開箱換一荳茶色衣，一月白色衣，洒然而去。蚤起，媳詳述其夢。予檢視箱中，果有此二色衣焉。又是夜老婢桂香，亦夢孺人層臺端拱，高坐前廳。所帶俱冠纓珠絡，若諸天狀。又復現此一相，則其生天無疑矣。謹據實具錄，一字無虛，用告眾信萬萬。及蚤念佛，發願往生。臨命終時，自有妙境現前，決然不爽。此其明驗也。寶蓮道人特識，以堅已信，并以勵法界之共信者。

佛示念佛十種功德

若人受持一佛名號者，見世當獲十種功德利益。

一、晝夜常得諸天大力神將，并諸眷屬，隱形守護。
二、常得二十五大菩薩，如觀世音等，及一切菩薩，常隨守護。
三、常為諸佛晝夜護念阿彌陀佛，常放光明攝受此人。
四、一切惡鬼若夜叉、羅剎皆不能害，一切毒蛇、毒龍、毒藥悉不能害。
五、一切火難水難，冤賊刀箭，牢獄枷杻，橫死枉死，悉皆不受。
六、先所作罪，皆悉消滅。所殺冤命，彼蒙解脫，更無質對。
七、夜夢正直，或復夢見阿彌陀佛勝妙色身。
八、心常歡喜，顏色光澤，氣力充盛，所作吉利。
九、常為一切世間人民恭敬、供養、禮拜，猶如敬佛。
十、命終之時，心無怖畏，正念現前，得見阿彌陀佛，并諸菩薩聖眾，手持金臺，接引往生西方淨土，盡未來際，受勝妙樂。

歷代尊宿

廬山遠祖師，悟摩訶般若深旨，號東方護法菩薩，而六時念佛，三覩聖像，往生淨土。　天台智者大師，妙悟法華，一家教觀，萬代宗祖，而生則面西，辯十種疑，疏十六觀，極談淨土。　百丈大師，馬祖傳道嫡子，天下叢林共宗，而祈禱病僧，化送亡僧，悉歸淨土。　永明壽禪師，得無礙辯才，柱石宗門，偏贊西方上上品生，敬及冥府。　死心新禪師，繼席黃龍，宗風大振，而切意淨業，著勸念佛文，令人發哀起信。　真歇了禪師，嗣丹霞淳公，洞下一宗，至師大顯，而卓庵補陀，專意西方，有淨土集行世。　慈受深禪師，得法于長蘆信公，專心念佛，而謂修行捷徑，無越淨邦，建西方道場，苦口勸眾。　圓照本禪師，道續天衣，宗弘雪竇，法雷震地，師表兩朝，而淨業兼修，標名上品。　石芝曉法師，嗣月堂洵公，洞徹教部，以淨業化人，嘗集大藏諸書，有樂邦文類行世。　寂堂元禪師，學禪于密庵傑公，篤行念佛三昧，感金甲神自天而降，夢紅蓮華從地而出，由是十洲蓮宗大行。　中峯本禪師，得法高峯妙公，學者仰如山斗，而云禪者淨土之禪，淨土者禪之淨土，有懷淨土詩百首，勸人念佛。　優曇宗主，居廬山東林善法堂，著蓮宗寶鑑，奉旨板行，為淨土中興。　王以寧侍制，自稱彌陀弟子。　晁悅之翰林，答趙子昂書，稱西方淨土，是真語實語。　陳瓘侍制，作延慶寺淨土院記，極贊念佛。以上略舉諸大尊宿，其餘尊宿修淨土者，不可勝紀。

蓮池大師曰：自遠祖至優曇，歷代尊宿無不崇奉，淨土下士大夫安可不斷疑決志、勇猛銳進哉？

淨土全書卷下(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